

年卷

期

5

2

第

第

貢獻月刊

第五卷 第二期 (即38期)

目錄

今日之希臘

Sir Havelst Samuel 著

秋十譯

阿斯德洛夫斯基論

P. Kropotkin 著

麗尼譯

莎士比亞

小泉八雲講

采石譯

京遊心影

陳醉雲

去國恨

孫福熙

歸魂

樊珏

鷓鴣

陳醉雲

雪夜

鳳歌

呂修與其木乃伊的對話

G. Leopardi 著

子愷譯

小鏡子

西雪柯夫著

適夷譯

姓荷蘭拉的

莫泊桑著

霞史

編後進行

青嵐譯

啓事：本刊自五卷一期起改爲月刊，以六冊爲一卷，一年兩卷。第三十七期爲五卷第一期。四十三期爲六卷第一期。自五卷一期起價目略有改動，如下表。五卷以前定閱諸君，仍照定價寄奉。

定價

每冊大洋兩角

預定半年六冊大洋一元一角

全年十二冊大洋兩元

(國外另加郵費每期六分)

廣告價目

每期半面二十元

全面四十元

哈同路民厚里六三二號
嚶嚶書屋發行

本代處
開明書局
新書局
光華書局
現代書局
春潮書局
聯雲書局
泰中圖書局
新字圖書局
金風書局
愛文書局

今日之希臘

ST. HERBERT SAMUEL 著

秋士譯

我們住在英國的人，或者不能充分了解希臘現經發生的大變革。對於任何未嘗留心近年大事的參觀者，主要的印象必將大吃一驚。過去二十年間，希臘的領土增加了一倍。而人口的增加還不祇一倍。以往的人口是二百五十萬，現在增到六百五十萬。雅典的擴張更快。因為房屋的增建，把它和它的法洛倫區與拜里厄士海口接連起來，成了歐洲東南部最大的城市，遠超過君士坦丁；亞克羅波利塔高矗在一個新起的市鎮上，附近的居民足有一百萬。

世界很少注意到小亞細亞和其他戰爭區域大量難民的遷移。一九二一年的災荒以後，差不多有一百五十萬無家可歸的難民聚集在希臘，在那裏安排房舍和生計。加上離開希臘的囚民及一些小數的遷移，兩三年的期間內，永久改變居留國的人民，不下二百萬。我想不出歷史上曾經有過，在這樣短少的期間，這樣大量的遷移。

這種可驚的印象，加上內部向前發展的動作，就更為可驚。十年的戰爭，繼以政治的分裂，又加上大量移民突

然的注入，並沒有把一個活動的野心的民族弄到筋疲力竭的地步。一個全盤的經濟計劃——完密而且廣大——已經預備好，也許已經開始進行。

在最近一次的參觀中，我得到一個機會，探詢政界和高要人們的意見，以及久駐該國的英國人們的意見，我尋出一個共通的感覺，就是希臘已經從混亂和險惡中，浮出了一個有秩序和迅速進展的好印象。不過為要實現這種希望，相當的條件是清清楚楚的需要的。這些條件，對於每個外國考察者，如同對於每個希臘人一樣，都是很明晰的擺在前面。

第一是一個長期的和平。如果西方各國經過四年的戰事，已經感到疲乏，那末，它們就可以了解，連續十多年的戰爭所有影響會怎樣。巴爾幹民族的喜戰性，是在歐洲現代史中著稱的。這種緣故，強半由於他們受了土耳其民族長期的壓制。土耳其治下的任何國，所有的理想是自由，而不是和平。最受稱賞的是戰士，唯一的愛國主義是

屬於戰士的；唯一的民族史是一串時勝時敗的革命。這種趨勢是堅正不移的。幾世紀染成的思想態度，不是一代兩代能夠改變過來的。但是現在小亞細亞的希臘居民已經撤回，並且幾乎整個希臘語言的地域已經自由了，大概可以希望這一個國家將要走向和平的道路。在國際聯盟——最近已有兩次排解了在往日要訴諸戰爭的糾紛——的保護之下，這個國家大概可以希望免去戰爭，這是第一個得享幸福的條件。

第二顯然是安定的穩固的政治。經過一番狄克推多的短期經驗，希臘人民已經恢復了民主政體。他們不肯陷入那種落後的政治組織——其他幾個地中海濱的民族所認為應行的道路。中央的兩黨，共和黨和保王黨，聯合起來建立一個有效的政府，這兩黨曾經在議會裏佔雄厚的多數。最近修正過的憲法中，定現有一個第二議院，這是希臘五十年來所未有的組織；這條規定現在已經到了宣佈有效的日期。下議院的選舉法採用比例代表制。剛剛舉行過一次普通選舉，結果就引起各方面的攻擊；但是在未達到進一步的經驗以前，還沒有禁止廢棄這種選舉制的主張。

集中在政治方面的民衆心理——許多英國的考察家時時評爲過火的——慢慢的減退了；別方面的活動，工業的和實業的，漸漸吸引住一代青年人的才力。過去幾日內又

有一次政治的危機，引起柴彌爾 (Zaimis) 政府的辭職，怕要影響到它的建設事業，這一件事要使得對於希臘的進步懷着同情的觀察者灰心起來。

第三個條件是國家財政的穩定。這乃是現政府主要的目的。幸而有加番德利 (M. Gannadaris) 這樣一個財政總長，因為他在一種穩固的財政計劃上，所有的靈敏而有效的努力，在希臘以及任何地方，都博有寬廣的信用。爲一切所依賴的金融，在過去的十八個月中，差不多沒有什麼變化，由實施獲得的價格，給予這個月以合法的效力。同時一個新的發行紙幣的銀行——定名希臘銀行——已經建立，把金融上的設備完全與一般銀行商業分開來。

這樣三個條件——長期的和平，穩固的政府，健全的財政——能否得到是不可預知的。希臘同地的隣國有許多問題等待疏通，不過其間沒有什麼危險。國際財政委員會——創立在三十年前——的存在，給外國的投資以相當的信託，再有一個穩固的金融和一個相抵的預算，就足以使它堅固了。

此外，有許多謀發展的政策正在擬議中。希臘政府對於外國資本和外國建設人材的輔助，并不曾有夜郎自大的意思。雅典飲料的供給，依然靠着海得利安 (Helian) 所建築的水槽；現在將要做得適合於現代的需要。有一個

美國公司起來擔任這一項工作，今後不數年間，這個擴張的城市，不但飲料和洗濯得到充足的供給，並且可以用來洗淨空中的飛塵，擴大城中的花園。最近與一個英國的團體簽定一個四百萬磅的借約，作為第一次撥付金，用來建設全國的幹路，改修現存的道路。馬其頓地方斯特魯馬（Struma）和瓦達（Vardar）兩河流域的排水計劃曾經開始進行；不久就可以開闢出一大塊地皮來，做為殖民地用，並且可以防免瘧疾的流行。英國沙郎尼吉（Salandji）探險隊曾經受過瘧疾很苦的折磨，現在就要防止了。

在別的方面，也曾採用他國的幫助；首都及其他大城的警察行政，全都採用由英國警察團介紹進來的蘇格蘭制；斯塔丟（Stambul）與奧林比亞大神廟間的交通，用比加底勒（Picadilly）和利金（Regent）兩路的原則來管理。西方日歷的採用，也是現代化的另一徵驗。參觀者從二十幾方面歸納起來，所得的結論是：彷彿一種活潑有力的脈搏奮起全國的生命，可望有一期顯著的國家進步。

設想大不列顛突然間要收容本國籍的一千萬人口，紛雜的從海外歸來；大部分是貧困的；要為他們預備房舍，田地，和工作；要盡力的把他們安排到我們的工業，農業，政治系統等複雜的組織之內——其間的困難，應同希臘六年前所遇到的差不多。像她那樣少的人口，已經收容

了一百四十萬的客民。其中有一百萬是希臘人，被土耳其戰敗後從小亞細亞趕出來的。有三千是亞美尼亞人，其中很多是第一次衝進來的，還有許多到其他目的地去了。餘下的是從君士坦丁，東托力士，保加利亞，南俄羅斯，和高加索來的希臘人。希臘民族直到現在的主要工作，便是解決這個可怕的難題。

關於客民的安排，幸而有三十八萬回教人和五萬保加利亞人同時從希臘退出去，空出他們的田地和房舍。又有許多區域，特別是馬其頓，從前人口還不夠多，有着大塊積水的和未開墾的土地，祇要把水洩出去，就可以成為良好的農田。假如這些人口遷到一個已經人滿的和充分進展的國家，這種地位將要成為不可能了。雖然是這樣，也就夠為難的了。工作是廣大的，而且是迫切的；所需的費用，遠超過當地的財力。

但是經過許多月的功夫，希臘用盡了她的力量來應付這洪水般流入的難民，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祇有紅十字會和其他義勇團體來做她的助手。到了一九二三年的夏天，國際聯盟出來幫助她。越過方在進行的計劃，英吉利銀行為她籌備了一百萬鎊；以充急需。過了不久，因着國際的担保，又借了一筆款供給廣大的用途；又有一個委員會，會員是屬於國際的，乃是為她預備的專門家的組織；

希臘政府同人民對於這一項工作，用了非常的力量。到現在已有五年的功夫，這個偉大的工程，將近完竣了。

我曾經參觀過這樣三個移民區。緊接着雅典，有一個新的區域已經建立起來，它的名字就叫做拜倫。其間有差不多一萬的居民，大部分是屬於中產階級的。不遠又有一個很大的新區，那裏的居民是屬於很多不同的工業的工人。在伯羅奔尼撒，亞戈城背下邊的平原裏，我參觀過一個農村，居民約有一千五百人；位置在一大片沃壤之間，其先是低濕的強半荒廢的地方，現在這些移民用鑿河的法子把它整理出來。村中的人耕種附近的田地，同時有許多家是從事別種職業的。他們能造地氈，做各種的手工；他們又精於養蠶，又在附近的拿波利亞灣打魚。

這些希臘的新居民，程度都很好，人們常常說，平均起來，程度要高過原來的人民。一同遷移的團體，有工匠和商店經理，有商人和農人，有律師和醫生。如果他們帶來的資本和貨物是少的，那末他們帶來的技巧和藝能是很多的。農人擅長種植煙草，葡萄，蔬菜，小麥，玉米，棉類；手藝人從事於上等地氈，陶器，家用器具的製造。天然的，各個移民有着不同的性格，不過，從大體說來，他們給與參觀者的印象，正如他們曾經給與國際委員會諸委員，以及與他們相熟的別的人們的印象，他們實在是一羣

自尊的，自立的，勤勉的人民。這樣一羣人的注入，起初是一種負擔，後來逐漸成爲一種力量了。有上幾年的功夫，這些移民將在希臘的產物，稅收，整個國家的財富上有大量的增加。

移民的一小半定居在雅典，沙倫尼吉，和其他別的城市；一大半定居在農業的區域。國內各部散布着新起的村莊。不過大多數是集中在南馬其頓，實際上有五分之四的農業移民定居在那一省。結果馬其頓現時在希臘邊境內的這一部分，性質要完全改變過來。居民交換遷移的結果，種族大致成爲相同的。不再是一個種族混雜的馬其頓了。

根據國際委員會的報告，在一九一二年間，該地的希臘人佔百分之四十三，而現在則佔百分之八十九了。舊時佔百分之四十的回教人，已經全數離開。舊時佔百分之十的保加利亞人，現在只剩了百分之五。其他的成分，從百分之九縮減到百分之六。巴爾幹的局面，藉着這一次的變遷，一定是更加穩定了。

在西托列斯——希臘的一部分——仍有一大部分回教居民，約佔全數三分之一；他們派遣自己的四個代議士到希臘議會裏做他們的代表。君士坦丁的希臘居民也還留居在那裏。雖然有這種例外，希臘與土耳其的國界，同時已經成了種界，由此兩國間的仇恨，希望可以逐漸消除了。

很容易想見，要有多少複雜而且困難的問題，要國際聯盟所指定的委員會來應付。整百的村落，其中是櫻色磚紅門牌的平房，設備是極合適的，或者建築和布置方面，有點太過於一致；田地的面積，有大片的，有零段的，滿染着春禾的綠色；城市以內及其周遭，有着單一的街道或寬廣的郊野——這些都是無限的接洽，計劃，管理等零星事務集成的結果。這些人民必得加以分配，使每個移民區的種族竭力趨於一致；田地必得公平的分割；與隣近居民的糾紛必得避免或調解；向來未有的田地測量是必得要做的；委員會自身應負責建築的新房舍不下七萬所——國家建築的三萬所在外；同時要預備田地和應用器具；許多村莊要有新的飲料供給；瘧疾，已開始在許多地方流行，必得加以撲滅；田間的溝渠和樹木的種植，必得加以推廣；客民帶來的工藝要加以鼓勵；新的工藝，如棉花和苧麻的種植，要加以提倡。

這一切的問題，以及許多別的，用盡了委員會的人力和財力，藉着不斷的努力，以及希臘政府積極的輔助，創始的困難大部分都勝過，工作的大半也已經告成了。當然，要做的還有許多方面。而一代人所負的職務是這樣廣大，進行是這樣迅速，是一定能夠團結一致的。但是關於已經得到的成功，國際聯盟的助力不可泯沒。對於希臘，

國際聯盟曾經擴大了她的經濟富源，鼓起了她的民族精神。

國內許多地方將要建築新的幹路，對於農業和國內商業的發展，定有相當的功效；並且可以引起旅行的興趣。有了良好道路通到較遠的地方去，參觀者的數目一定要增加，較好聯絡的設備也一定鼓勵起來。話雖這樣說，慣行的路是已然做得很好的；在旅行的中心各地，很少有不舒服的地方。比起那些著名地方的便利來，自然是平常的。這些道路方便的接連，古文明的遺跡的豐富，兩邊田野無上的美景，一定使得希臘不久可以與意大利，埃及，帕拉斯丁爭長，成為世界各地旅行家聚集之所。

百年以前，希臘的復興已經開始，英國人民就是關切的伺察者，給予完全義務的扶助。政治家們在危機的時候給他幫助，詩人和學者，歷史家和考古家，都曾幫助過它的進展。結果算是副了期望。新希臘，從一個危險的時期出現，土地增加了一倍，人民團結成一致，對外關係化為簡單，如果內部的穩定可以確保，在她面前應當看見一線和平的自立的進步之紀元，這樣就可以滿足了一個拜倫或一個格蘭斯頓的大好希望。

(原文見英國 *Times* — London Independent Conversations)

阿斯德洛夫斯基論

P. Kropotkin 著
L. L. An-nala 譯

貧非罪

阿斯德洛夫斯基，生於莫斯科一個小小文官的家中，而且如同那時的優美少年們一樣，他從十七歲起始，便已經成了一個莫斯科劇場的熱心拜訪者了。我們聽說，在那時候，他與他的同伴們最喜愛的談話，便是舞台。他進了大學校，但是兩年以後，因為與一位教授的爭論，便不得不退學，而成爲了一個老商業法院中的低級書記。在那兒，他才得着他最好的機會，可以熟悉那莫斯科商人們的世界——他們仍然是古俄羅斯傳說之保守者，仍然是與外界隔絕着而成立了另外的一個階級。阿斯德洛夫斯基早期的與最好的戲劇中之一切典型，幾乎全都從這個階級取得的。祇是到後來，他始把他的觀察的範圍放大起來，而把受教育社會中的各階級收了進去。

他的第一喜劇，「家庭快樂之圖畫」是一八四七年寫的。三年以後，他的第一篇戲劇「我們自己會把牠了結」

或說破產，便出現了，而這個便立即給了他以偉大的戲劇家之名譽。牠是發表在一個雜誌上的，而且在俄羅斯全土都是甚爲風行（演員沙杜夫斯基曾在莫斯科各私人的住宅中，將牠廣爲宣讀），但是，牠却始終未曾被允許上舞台排演。莫斯科的商人們，甚至還在尼古拉一世之前控告了這位作者，而阿斯德洛夫斯基便因此撤去了他的文官差事，而以嫌疑人物，被置於警查們的監視之下。直到許多年後，當亞力山大二世承繼他的父親而即位之第四年——即是一八六〇年——這篇戲劇才在莫斯科上演。但是，雖然在此時，檢查官們仍然要堅持着在劇尾插入一個警察長，以表明着裁判的正義，終於是會戰勝破產者的邪惡。

在一八五三年與一八五四年之中，阿斯德洛夫斯基接連著出兩部極有力量的著作——「莫坐他人的雪車」與「貧非罪」。前一篇的取材並不是很新穎的，一個商人家生

長的女兒，偕着一個貴族逃跑了但是他知道，她既不能要求他父親的原恕，又不能從她拿得錢來的時候，他便拋棄了她，並且虐待她了。但是這個題材却是處置得十分地新鮮，而各個人物的地位都是描寫得恰恰適度，竟使這篇戲劇，無論是在文學的或者是舞台的品質方面，都可以成爲阿斯德洛夫斯基所曾寫出的最好的戲劇之一篇。至於「貧非罪」，更在俄羅斯的各處，產生了一個無窮大的印象。在這本戲劇裏，我們所見到的，乃是一全個家庭的古老典型的人物，家長便是一個富足的商人，他除了慣於把自己的意志放在他的環境的身上以外，甚麼其他的生活觀念也是沒有的。然而，在外觀上他却愛好「文明」的——即是說愛好一種酒館式的文明：他的衣飾都是西歐時髦的裝束，他並且努力在他的家中——至少也當他在時髦的酒館在他所交的友朋們面前——仿效着西歐的習俗。然而，他的妻子却簡直是他的奴婢，而全家的人，一聽到了他的聲音也便都要戰慄起來了。他有一個女兒，正與他的書記米地雅——一個非常胆小，但也頗爲誠實的人——互相戀愛着，母親也是很希望她的女兒可以和這個書記結婚的；但是，她的父親却已經認識了一個相當富有而年老的製酒家，他的裝束，是依照着最新式的時髦的，他所飲的不是麥製的威士忌酒，而是香檳，所以在莫斯科的商人界

中，講到時髦的問題與禮儀的規矩，他便很可以佔得一方的勢力。他以為那位女兒是應嫁與這人的。然而，因為她的叔父魯賓托爾德索夫的干涉，她終究得了救援了。魯賓從前也如他的哥哥一樣的富足，但是，因為他不能滿意於他的環境的這種愚笨的，享樂的生活，而且也沒有法可以跳出這個環境而到一個較好的社會空氣之中去，所以他便祇有沉醉於飲酒——在重重的沉醉之中了，正如古代的莫斯科所時常見着的。他的富有的哥哥，也來幫助着他把他的財產耗盡，而現在呢，卻只穿着破爛的大衣，週遊到各個下層階級的旅寓中，做着說笑的技人，以求得一杯的杜松子酒。一個錢也沒有，穿着他的破爛的衣服，既凍而餓，他來到這個青年書記的房中，請求着借宿一晚。

戲劇的進行，正是在聖誕節的時候，而這個便給了很好的機會於阿斯德洛夫斯基，好把實際的俄羅斯風味的各種歌唱與聖誕節的假面跳舞，都介紹到戲劇中去了。在這種歡樂的時候，托爾德索夫並不在場；當歡樂過半，父親便突然同着他所選擇的新郎出現了。一切的「俚俗」的快樂，現在都應當告了停止，父親，因為對於他的時髦的朋友是滿了尊敬的，所以便立即命令他的女兒與他所選擇的這人成婚。女兒與她母親的眼淚，都是全無用處的；父親的命令是非聽從不可。但是，正在此時，魯賓托爾德索

夫便進來了，穿着破爛的衣服，帶着說笑者的滑稽怪像，墮落得雖然可怕，然而却仍是一個人類。而父親一見着了這個弟弟，他的驚異是可以想見的。而魯賓托爾德索夫，當他在各處遊蕩的時候，便已經聽到了這製造匠的一切過去的事實的，既已知道了他的哥哥的計劃，所以便當着賓客的面前，開始說出了這位將來的新郎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那位新郎，見着自己在他的朋友的家中受了大辱，便感覺了滿腔憤怒，而離他去了。於是得賓托爾德索夫便告訴他的哥哥，設若他想把女兒嫁給了那個年老的人，那應該是如何大的罪過。雖然他被命令着，要他離開這屋子去，但是他却仍然堅持着，站在人羣的後面，開始哀求道：「哥哥，把你的女兒給與了米地雅（那青年的書記）罷！他，至少，會要在他的屋子之中，給我一角之地。寒冷與飢餓，我已經受得夠了。我的年代已經漸漸過去，在這種嚴霜之中，我仍然要去做着我的滑稽的怪臉，以求得我的一塊麵包，這於我已經是很困難了。祇有米地雅卻會讓我在我的晚年之中老老實實地過活呵。」母親與女兒也都贊助了叔父的話語。最後，父親因為他朋友的受侮辱，氣還未平，但也祇得大聲喝道：「好吧，但祇莫把我當作野獸看待！我的女兒我將不嫁與那人。米地雅，去娶了吧！」這篇戲劇算是有了一個快樂的結局；但是，觀衆們却

將會覺得讀者反過方來也未嘗不可。父親的怪想，要直到他女兒終身的苦難與不幸來到了以後，才可以打消，這個或許是許多此種事實所應有的結果。如格利波葉多夫的喜劇，岡查洛夫的「阿布洛契夫」以及俄羅斯文學中許多的傑作一樣，這篇劇本也是那麼典型地俄羅斯的，令人易於忽視其寬廣的全人類的意義。牠似乎是典型地莫斯科的；但是，祇要改換了幾個名字與風俗，改換了一些細節，並且把社會的階級相當地高升或下降一些；再把一個保持有他自己的常識的貧窮的親戚，或誠實的朋友來代替那位沉醉的魯賓托爾德索夫，那麼，這篇劇本便無論是在任何民族，在社會上的任何階級，都可以應用了。牠是深沉地人性的，這便是那使牠得到了無限的成功，而使牠成爲俄羅斯五十年來的每個舞臺上所愛好的腳本的原因了。我所說的，當然不至於是那種牠從那些所謂國家主義者，特別是那些斯拉夫主義者所得的蠢笨地誇張的狂熱，他們甚至於在那魯賓托爾德索夫看出了「真正地俄羅斯的靈魂」之化身——一個雖然已經深深地墮落了，但却仍然保存着是「腐敗的西方」所從不會有過的總行的人！稍有意識一點的俄羅斯人，並不至於說得如此過甚的地步的；但是，他們却可以明瞭，阿斯德洛夫斯基的此劇與其他各劇所貢獻出來的，是如何奇異的一種從實際生活以引出的觀察之

火冒了；週身的紅火直冒——便是這麼的一回事。真的呀，多少次數，我都是這麼的，不因為一點事兒，將人咒咀呢。

迦巴諾華：沒有什麼人比你還高貴，所以即便也樂得隨意所欲呵。

狄科：帶住吧，什麼話！聽我告訴你！我要告訴你，我所遇見的那種冤孽的事情。我曾在禁食節禁了食，並且幾乎是要舉行聖禮了，但是，這個時候惡魔便把一個混蛋鄉人帶到我的眼前來了。他是來討錢的，來討他曾經供給了我們木柴的錢。也是因為我的罪孽呵，所以他便湊巧恰好在這樣的一個時候出現了！當然，我犯了罪了，我毆打他，我好端地毆打着他，幾乎是打得很重要的。你看吧，我的脾氣！後來，我又求他的饒恕，我向他鞠躬，一直到他的腳下，我以我的話語向你發誓吧，真的。我所告訴你的都是實在的，我向他鞠躬，一直到他的腳下。便是在那個地方，在那個有污泥的地方向他鞠躬，一直到他的腳下；真的呢，在許多人的面前！這個便是我的脾氣所給與我的報應。

迦巴諾華夫人的確是與狄科對配得非常之好的。她也許要比他的朋友開化一些兒，但是，她却更是一個無畏暴

虐的專制者。她的兒子已經結婚了，並且還多多少少地愛着他的年青的妻；但是，他却仍然在他母親的管轄之下，正如他還祇是一個小孩一樣。當然，這位母親是很憎惡她的年青的兒媳迦德妮娜的，而且還儘能力所及地去虐待她。她的丈夫也沒有力量來保護她，設若他能夠從屋子裏溜出來，那便也再幸福沒有了。設若他們不是與他的母親住在一處時，他或許也可以向他的妻多能表示一點兒親愛；但是，既然是在大家庭裏住着，時常在家庭的暴虐的管轄之下，他也祇好把她當作全家庭的一部分而已。迦德妮娜：却正與他們相反，是一個幽嫻的人兒，生長在優美的門庭，在未嫁給那年的迦巴諾夫以前，也曾享受過極充分的自由。現在，在她的可怕的姑姑的管轄之下，除了一個軟弱的丈夫間或可以幫助她說一兩句話以外，其餘是什麼人也沒有的，她實感覺到非常的不幸。同時，也還有一點兒細小的情節——她對於雷雨，有一種很大的恐懼。這種特性，是在佛爾迦河上游的各山城中所特有的；我自己也曾知道有許多受過了很好的教育的婦人們，當她們一次為這種驟然的暴雷暴雨所駭住了以後，她們終身對於這種雷聲，便都存有一種很大的恐懼的。這種暴雷，在她們的確是有一種驚人的偉力。

恰好遇着迦德妮娜的丈夫，要離開他的家鄉兩個星

期；同時，迦德妮娜有一次在散步場上，無意中遇見了一個青年人，狄科的姪兒波里斯，而從他得到了很多的厚意；同時，她的丈夫的妹子，却是一個非常輕佻的姑娘，常常從外圍偷出，去與她的情人幽會的；一半因為這位小姑的從惠，在這幾日中她便與那個青年人會了一二次面，而戀愛於他了。波里斯，從她一被娶到這裏來，他便是始終很敬禮她的第一人；他自己也是苦於狄科的壓迫的，所以她便覺得一半同情於他，而一半戀愛他了。但是，波里斯的性質，也是非常軟弱，而且優柔不決，當他叔父狄科命令他離開這個城市的時候，他祇有立即聽命了，並且祇能用那種通常的抱歉的字樣，說是「環境」那麼快速地把他和迦德妮娜分開。丈夫回來了，當他，當他的妻與他的老母親迦巴諾華在佛爾迦河畔散步的時候，一場可怕雷雨襲住了她們，在一種立刻便會死去的致命的恐懼之中。迦德妮娜，她終於在那散步場上的避雨的地方，在許多八衆的面前，把她丈夫不在家時所經過的一切事情全都說出了。牠的結果，可以在下面我從同一譯本之中所引來的一塊裏面知道。這事的背景，也是在佛爾迦河畔的高岸之上的。在那沉寂的河畔的黃昏之中，漫行了一些時間以後，迦德妮娜忽地認出了那波里斯，而向他跑去。

迦德妮娜：在這最後，我又看見了你了！（在他的懷

中哭泣着。沉默。）

波里斯：好吧，上帝已經允許了我們一同哭泣。

迦德妮娜：你還不會忘却我麼？

波里斯：唉，你怎麼說忘却呢？

迦德妮娜：呵，不是，不是那樣的，不是那樣的！你不發怒麼？

發怒麼？

波里斯：爲什麼要發怒？

迦德妮娜：請原恕我罷！我並未會對你懷有絲毫的惡意

呀！我祇是自己也管不住我自己，我全不知道我所說

的所做的是什麼。

波里斯：不要說起那些事罷！不要說起！

迦德妮娜：好，你怎麼了呢？你現在是要去幹什麼的？

波里斯：我要去了。

迦德妮娜：你上那兒去？

波里斯：還得很哩，迦德雅！到西比利亞去。

迦德妮娜：把我從這兒帶走罷，同你一道兒去。

波里斯：我不能夠，迦德雅！我不是由我自由的意志去

的，是我的叔父差遣我去的，他已把馬兒預備好了，

在那兒等待着；我現在祇要求一分鐘的時間，我

要去對我們那塊時常相見的地方，作一個最後的告別。

迦德妮娜：去吧，上帝保護你！不要爲我而憂傷吧。起

初，你或許會難過，可憐的小孩子，但是，以後，你便要開始遺忘了。

波里斯：爲甚麼要如此說我！我至少也是自由的。你怎麼樣了呢？你的姑姑怎樣的對待你？

迎德妮娜：她重刑拷問我，她將我關鎖起來。他對每個人，甚至於我的丈夫，都是說道：「不要相信她吧，她是貧滑而欺騙的。」他們整日地都是跟隨着我，並且還當面將我訕笑。每一句話語，他們都要拿你來辱罵我。

波里斯：你的丈夫呢？

迎德妮娜：他一刻是恩愛的，但一刻兒又發怒了，他整日地祇是喝酒。我憎惡他，憎惡他呵！他的恩愛比他的拳拳還壞！

波里斯：你覺得悲慘麼，迎德雅？

迎德妮娜：悲慘得很，悲慘得很呵！死了倒還好些！

波里斯：誰曾夢想到因爲我們的戀愛，而使我们必須來忍受如此的痛苦呢？我那時候便應當逃避了的。

迎德妮娜：我們初見的一日，於我便是一個魔難的日子呵。快樂，我所知道的簡直可說沒有；祇有悲痛，祇有悲痛，呵，是怎樣的悲痛呀！而且，現在在我的面前，仍然是怎樣多的悲痛呀！但，那要成就的事情，

有甚麼好想的呢？現在我正是見着你，他們現在總難把你從我這裏奪去；而且我也以不必顧忌什麼了。

我所需要的——一切就是要見你。現在，我的心兒已經是安靜得多了，如同一個重担從我的身上放下一樣。我時常想着你是在惱怒我，你是在咒咀我……

波里斯：你怎麼！你怎麼那樣！

迎德妮娜：不是，那並不是我的意思，那並不是我所要說出來的！我要你知道的，是我因爲想念你而害病了；現在，我已經得見你了……

波里斯：他們不會在這兒闖見了我們吧！

迎德妮娜：停一刻兒吧！停一刻兒吧！我有些事情要對你說！我已經忘却了！我有些必須要說的事情！我的頭全都紊亂了，什麼我都不記得了。

波里斯：時候到了，我要去了，迎德雅！

迎德妮娜：等一刻兒，一刻兒吧！

波里斯：來呀，你有甚麼要說的？

迎德妮娜：我直接地告訴你吧。（思索了一會兒）是的，當你在大道上旅行着的時候，請不要漏過了一個乞丐，請你每個給他們一些錢，請他們爲我這犯罪的靈魂祈禱。

波里斯：呵，這些人怎麼可以知道我離開了你時，我的

心中是如何難受呵！我的天呀！上帝應許，將來有一
個日子，他們也可以覺得這種悲慘，猶如我現在所感
覺的一樣吧。迦德雅，告別了！（擁抱她，並且想走
開去。）惡黨！鬼徒！呵，設若有一日我強壯了起來
的時候！

迦德妮娜：停住，停住！讓我最後一次看你一回吧！（
注視他的臉面。）現在，一切於我都已完畢了。我的
末日已經來到了。現在，上帝保護你，去吧，趕快地
去吧！

波里斯：（走開幾步，復又癡立）迦德雅，我覺得有些
兒害怕！在你的心裏，有什麼懼怕麼？我一路前去，
將因為想念你而痛苦萬分呵！

迦德妮娜：不要，不要這樣！藉着上帝的名義，你去
吧！（波里斯欲回轉身向她）不要，不要，已經夠
了！

波里斯：（咽泣）上帝保護你吧！——祇有一件請求上
帝的事情，讓她早日死了，免得她再受痛苦！——別
了！

迦德妮娜：別了！

（波里斯去了。迦德妮娜的目光追隨着他，站了一
會，思想全都昏迷了。）

第四場

迦德妮娜：（獨自）

我要向甚麼地方去呢？家庭麼？不，家庭和墳墓——
全是一樣的。是的，家庭，或者墳墓……墳墓！墳
墓還比較好些……樹枝的下面，小小的一座荒墳……
多麼甜蜜的啊……陽光溫暖的照着牠，美麗的雨點下
降在牠上面……春天的時候，青草生長起來，柔和而
甜密的青草呵！——雀鳥在樹間飛翔，並且歌唱，而
且把牠們的幼雛帶來；而且花兒也要開放了，黃的，
紅的，藍的……各種各色的花兒（夢想地）各種各色
的花兒，——多麼幽靜呵！多麼甜蜜呵！我的心也將
要如牠一般地開展了！但是，關於生命，我不要再
想！再生活吧！不，不，不必，生命是不好的……於
我，一切的人們都是可惡的，屋子是可惡的，牆也是
可惡的！我不到那兒去！不，不，我不去！設若我
再到他們那兒去，他們都要前來談論，我要這個幹什
麼呢？呵，天已經暗了！甚麼地方又在歌唱哩！他們
歌唱些什麼？我猜想不出來……現在死了吧……他們
歌唱些什麼呢？都是完全一樣的：或者是死神要來，
或者關於我自己……但是，生存我是不能夠的！死也
是一個罪過……他們不會為我所禱的；設若有一個

人愛我，他將要爲我祈禱，他將要把我墳墓中的兩手疊成十字！呵！是的……我記得。但是當他們把我捉住的時候，他們會要把我勉強地帶回的……呵，快些！（走到河畔。高聲。）我的親愛的人兒！我的戀戀的人兒！別了！（迎巴諾華夫人，迎巴諾夫，古里金及工人等，手持火把上。）

「雷雨」是近代俄羅斯舞台上最好的戲目之一。從舞台的觀點看來，他是完全的可以嘆美的。每一場都是非常深刻，感情也發展得極其迅速，其中插入的十二個人物中的每一個，都是演劇藝員們所喜愛的。狄科，華爾華拉（那位輕佻的小姑），迎巴諾夫，古德里雅西（華爾華拉的情人），與那年老的機器工匠，不，甚至於那個祇在台上出現了兩分鐘，那帶有兩個男僕的老婦——這些每一個腳色，那扮演着他們的男女演員們，都可以從他們找出一種深刻的藝術之快樂來；至於迎德妮娜與迎巴諾華夫人這兩個腳色，更是任何偉大的女演員都不敢輕視的。

關於這全劇的主要觀念，我將要把我在本書中各論評之中已經談過一次或二次的話語，再在此處來重復一次。起初見面的時候，迎巴諾華夫人與她的兒子，都似乎是獨特地俄羅斯的典型——在西歐是再也不會那種典型的。但是，如此的一種斷言，似乎是不大正確的。像那種屈服

的迎巴諾夫一樣的人，也許在英格蘭是非常稀少的，或者，至少其狡猾底屈服性的程度，也無論如何不會如雷爾中所描寫的過甚。即如是在俄羅斯的社會中，迎巴諾夫這類的人，也不是十分典型的。至於他的母親，迎巴諾華夫人，我們中間的每一個，雖在英吉利的環境之中，也總都不祇見過她一次的。真的，誰人不知道那些祇發展她自己的威權的快樂，而把她的女兒留在她的身邊，防止她們的結婚，虐待她們一直等到她們都年老得頭髮也白了的那種老婦人呢？她們，或者也更以千萬種的方法，在她們的家人面前發展她們的暴虐。狄更司便是深深地明瞭迎巴諾華夫人這等人物的，而她們也仍然在這島土上生存着在，猶如在別的地方一樣。

後期戲劇

阿斯德洛夫斯基的技能既然與年俱進，而且對於俄羅斯生活的視察範圍，也一年一年地擴大起來，所以他也便從商人以外的社會之中取來了許多人物了，而在他的後期戲劇之中，他甚至於貢獻出了那種崇高地吸引的，進步的模型們，如「可憐的新婦」，巴拉霞（在那美麗的喜劇「

暴燥的心」亞尼雅（見「狂歡節也有牠的末日」），可愛的牧歌劇「森林」中的佛勃勒斯查斯德利夫茲挨夫（「不幸先生」），等等。至於他從聖彼得堡的官吏或富豪，與「公司發起人」等人的社會中所取材的那種「不管的」（不高興的）典型，阿斯德洛夫斯基更深地明瞭他們，而獲得了那種奇異地真實的，冷酷地暴戾的，雖然在表面上還儼是「體面的」典型，這種藝術的寫實，從來沒有一個戲劇作家會描寫得如他這般成功的。

阿斯德洛夫斯基所寫的戲劇與喜劇，一共約有五十餘篇，而每一篇對於舞台都是十分地美好的。在牠們裏頭，沒有一個無意義的腳色。一個偉大的男演員或女演員，無論是扮演那些最小的，祇在台上出現幾分鐘而祇說幾句話的腳色，但你却總可以覺得在那個腳色中有着充足的材料；去創造出一個完全的性格來。至於主要的人物，阿斯德洛夫斯基充分的明白，在人物的創造上面，應當為那些演員，留下一個很大的餘地。所以，有些腳色，設若沒有這種同工的合作，便一定是非常悽淡而且不能完整的；但是若在一個真正的演員的手中，那麼，這些腳色們，便要產生出很多深刻地從心裏底和戲劇底扮演的材料來。這便是任何一個戲劇藝術的愛好者，其所以因排演或者高誦阿斯德洛夫斯基的戲劇，而可以感覺得一種深的唯美的樂

趣之原因。

寫實主義，我所說的那種意義，在這幾頁中已經幾次指示過了——即是對於人物，事情，都作一種實際的描寫，而且同時也屈從於那理想的目标——這寫實主義便是阿斯德洛夫斯基的戲劇之顯明的特質。其結構之簡單，如屠格涅夫的小說一樣，是非常地動人的。但是，你却可以看見人生——真正的人生與其一切的瑣細——都在你的面前發展出來了，而從這些瑣細裏頭，那結構便在不知不覺之中生長出來了。

「一場一場地，全都是那麼平凡，正如日常的事件一樣！——但是，從牠們裏面，一場可怕的戲劇却完全不知不覺地長成了。你簡直可以說，那並不是一場喜劇在你的面前排演着，祇是人生自己在你的眼前顯示出來——我們的作者似乎祇是為你拆開了一層牆壁，而把這個或那個室中所進行着的一切顯示給你看了。」這是我們的一位批評家，斯加比契夫斯基，所解述於阿斯德洛夫斯基的作品之話語。

阿斯德洛夫斯基在他的戲劇之中，引入了從俄羅斯生活的各個階級中所取材的無限複雜的人物；但是，他却把那種羅曼式的人類典型之「善」與「惡」的分類，完全拋棄了。在實際生活上，這兩種東西，本是混合在一處的，

而且還互相浸入着；雖然是在今日。英吉利的劇作家還不能夠構想一種戲劇出來，設若他不借助於一個「惡漢」；但是，阿斯德洛夫斯基却從沒有想到有插入那種常套的人物之必要。他也並不覺得一篇戲劇是必要仰賴於那種常套的「戲劇的衝突」的。我再引用一次那同一批評家的話語吧。

「他的喜劇是不可以歸入於那種通常的原則之下的，如義務與心欲之爭鬥，或者是那種可以喚起一種死亡的結局之情慾的衝突，或者是善與惡或進步與無知的對抗等等。他的喜劇，祇是表現着一種複雜的人類間之關係。正如我們在實際生活中所見得到的，人類在這些喜劇中，是駐立於各種不同的彼此間所必然的關係之上的，這些關係，當然，都有牠們的過去的來源；而當人類因為了這些關係拉攏來了以後，衝突也是必然地要由這些同樣的關係之中興起的。這些衝突之結局，通常都是難以逆料的，也正如我們在實際生活之中所時常見到的一樣，牠們都祇是取決於一種十分偶然的事情。」

如同易卜生一樣，阿斯德洛夫斯基，有時甚且是不想從事於說出這種戲劇到底是如何地結束的。

最後的一點，阿斯德洛夫斯基從不因爲他的同時代人——五十年代的作者們——的悲觀主義，而自己也便要成

爲一個悲觀主義者。雖然是在他的戲劇中所描寫出來的最可怕的突擊裏面，他却仍然保存着他那生命之歡樂的意識；雖然許多不可避免的人生的悲痛仍然是會有的。他從不畏縮於描寫着人類苦難的黑暗的方面，而貢獻了許多商人階級中最討厭的家庭暴君，後來更又貢獻了一批實業的「發起者」的階級中的更爲討厭的典型；但是，無論在什麼方面，他却總是在計劃着去表明那較好的勢力仍然是進行的，或者，至少也去提示着那些較好的份子的可能的勝利。如此，他便可以免於沉墜到他的同時的作家們所特著的那種悲觀主義，而且也沒有那種如我們可以從幾個他的近代的追從者所看得出來的「歇斯狄里」的心情。即使是有一些，如在他的某種戲劇中，人生是圍罩着一切的暗淡的光景的——如在「人人都可以闖見了罪過與不幸」一劇中；而此劇乃是取材於鄉民生活之一頁，它的實際的黑暗，有如托爾斯泰的黑暗之勢力，然而講舞台的適合，却更較勝一籌，在此時，雖然沒有甚麼可以來補救這人類的愚蠢之暗淡，但是，至少，在那自然的鑑賞之中，也有希望的光芒出現。

可是，却有一件事情——而且是很重要的——他阻住了阿斯德洛夫斯基在國際的戲劇文學中獲得他的有力的戲劇天才所應授與的那種重要的位置，並且阻住了他私

承認爲我們世紀中的最偉大的戲劇作家之一。我們在他的戲劇中所見到的那種戲劇的衝突，都未免過於單純了。在現代社會的各階級，各層次所發生的衝突中，我們的時代的許多智識的人們的混亂天性與巨大的社會問題等所構成的那些更悲慘的問題與紛亂的狀態，他的劇中都是未

眞美善

四卷一號次目

曾提及的。但是，我們也可以說，那種能以這位莫斯科的作家所對待於他，在他的環境所見得的那種單純問題的大手腕，來同樣地對待於這些現代人生問題的戲劇家，却仍然還沒有來到呢。

目賭的新俄……	美國 Dreiser 著	虛白譯	小泉八雲……	鶴君
魯男子：(戀)……(廿一)吻錯了人……	病夫	夫	介紹新俄無產階級的兩個偉大作家……	病夫：虛白
巴黎的春天……	邵洵美	夫	五月……	崔萬秋
他鄉人語……	葉洛鼎	夫	都會交響曲前奏曲……	張若谷
關於女作家號……	張若谷	夫	殘夢……	張若谷
美與醜……	虛白	夫	最後的勝利……	張若谷
黑玫瑰……	保加利亞 Elina Polin 著	趙景深譯	感傷……	佳玲
日本近代兩大女作家……	崔萬秋	夫	母愛……	阿茅
南京人萬歲……	傅彥長	夫	樂園……	法國 A. Franco 著
復活……	葉秋原	夫	清道之晨……	願仲彝譯
雪萊的初戀……	孫席珍	夫		周承慧

莎士比亞

小泉八雲譯
采石

英國戲劇之人文主義派，是由一羣大學生建立穩固的，著名的 Marlowe 爲之領袖。在這羣人出現之後，遂有最偉大的人物出來在英國文學上——或者在一切近代文學上。這不是一個學生，甚至於不是一個受過完善教育的人；也不是屬於上等階級的。他是一個以演戲爲職業的演員，這是說他採取一種在當時，即在數代以後，還認爲賤卑的職業。但他所做的，自希臘文化最高時期之後，沒有一個人能夠做的，在無論那一國裏；或許有幾處他還勝過希臘人之上。這個天才作家是這般的遠超過他的時代，在他死後好幾百年尚未被認爲天才作家。大家都這樣說沒有一個人能了解莎士比亞，直至他年老的時候；英國民族不能了解莎士比亞，直至這民族老大的時候。在十六與十七世紀之初，讀莎士比亞作品的人祇像現在十三四歲學生所讀的一樣——這是說，他們不過當故事讀，一點也沒有想到他是世界上一個智慧的怪物。然而這十六世紀還是個大大的智慧時代，它了解莎士比亞較之後來的幾代所證明的實要多得多了。在英國文學最退化的時期，復辟時期，莎

士比亞是這樣的少人了解，那時的人們竟以爲他們能夠重新把這些寫得好些！沒有再可以證明智慧的退化的了。今日莎士比亞之位置在一切文學上是最偉大的人物了。他幾乎翻譯到各種文明的文字裏；他的戲劇時常在歐洲舞台排演；德國，法國，西班牙，意大利，俄羅斯，最大的學者都來批評他，研究他；爲他而產生的文學書籍有這許多，一個人一生還不能希望完全讀完他。不是論千數是論萬數的書籍，關於他的人物，他的戲劇的意義，對他的生活與他的藝術的關係，對他的主觀性，對他的客觀性，對他的戲劇之年譜，對他的靈感之來源，對他的詩的末尾之音節 (Verse ending)，及對他的作品所想像得到的一切。莎士比亞成了比名著還大，一個世界的名著；他是一種科學。做一個莎士比亞學者，在今日文學界中可以得到很大的名望；兩年之前，有個最大的學者宣言，當他應聘去演講莎士比亞時，他對這個題目也有些害怕，有些戰慄，因爲這對他是太大了。與一切大題目一樣，莎士比亞題目也有他的危險。整百的人以他們的命來研究莎士比亞，

在對莎士比亞推理，詮釋。有些人甚至因研究莎士比亞而發瘋。這曾經產生出這奇特的效力的——這效力不但與時俱減，反繼續增加起來——優秀的智識是藏在一個可憐的未受過教育的演員的腦子裏，這個人開始過他的生活，是在最不順利的最不快活的情形之下。

第一件事我想給你們的心以印象的，是莎士比亞必定不可認他為一個平常人或著作家，却是一個在文學上的現象，相當於近代的拿破崙底政治的，軍事的，與經濟的能力的現象。因為，假若不如此，他永難希望對莎士比亞了解一點東西。你們必須記牢莎士比亞不僅是個最偉大的，也是最難了解的著作家。這不是說他的文字的困難，或者他的思想的困難，這困難是在於理會他的人物之深奧——這是說，他的人類本性的智識之深奧。這大大的莎士比亞之謎，換言之，是「莎士比亞怎麼知道的？」一個人創造出幾百個人物，其中個個都是實在的，完全的，與別個不同的，而一切人物都是完全真的，完全活的，十分有趣味的，永無在一個情形之下不自然的。僅僅創造出如這樣的一個人物在普通文學裏就可以成為名著，可以獲得數百年的稱讚，可以成為神聖的偉業；如上帝的工作，這是一種生命底創造。但莎士比亞創造了幾百個人物。我不能常常把它重述；因為你們不會觀察出這全個的意義，直等到我

使你們確信別的英國大戲劇家連一個人物也不會創造出的時候。他們給我們能移動而會說話的如活人般的形像，正如魔鬼或夢中之像活人。你們愈和他們相識，你們愈少從他們中找出真來。有時候他們確如雲霧般的互相溶合着。他們是幻象。讀了 *Ran Fenon* 所有的戲劇，*Walter* 所有的戲劇，*Benmont* 與 *Pelcher* 所有的戲劇，與其他戲劇家所有的戲劇之後，你們將可以看出他們並未清楚的留下在你們的記憶裏。不僅是因為你們忘了他們，只是你們把他們互相混亂了。這在莎士比亞的戲劇裏，是永不會碰到的。每個人物在莎士比亞裏能夠感得到，聽得到，而且使得親熱熱像一個老朋友。把你們的手放在他的胸上，你們將覺得心的跳動。我還要說一件東西比這還要強些——這是較容易忘却你們所熟知的活人，比之忘却莎士比亞的大人物中之一個。

這兒我說，我要請求你們忍耐一些，因為我所講下去有幾點，對於你們看來也許有些討厭；但我想這是必需的，爲了想使你們可以得到對於莎士比亞與別人不同處之意義的概念。我不想告訴你們在書本上能找得到的東西，却是你們在關於莎士比亞的書本上所不能找得到的東西。這是說，讓我們想去了解莎士比亞底人物的能力的秘密。你們每個人總看見過一隻貓兒。你們看過不但一次

了，怕一千多次了；當小孩時你們一定與貓兒遊戲過，所以你們有過很好的機會研究這動物的身體之各部。現在你們中有幾個，不去管這個經驗，能夠從記憶裏畫一囀精確的貓兒的圖像？或者你們中一二人能夠的。但是你們能夠畫不止一種姿態的貓兒嗎？或者你們中一個能夠畫到二種或甚至三種姿態。到那兒，我想你們的能力中止了。這是很可疑的，是不是你們曉得過一個人能夠從記憶裏畫出無論那種姿態的貓兒來。我還可以說一匹馬，恰恰一樣的；但一匹馬真的還要難得多了。

你們當中自然有比別人畫得好的。你們從你獨自當中認識一二人有這種優秀的能力。你們叫它天才，或聰慧，或諸如此類等等。但是你們是否曾經想一想過天才或聰慧的意義？為什麼你們中一個人能夠從記憶裏畫得比其餘的好？這是因為他有過人的能力。但什麼是能力呢？記憶是其一——那種特別形式的記憶我們叫它表現的能力，把事物使之簡短而且用簡單的文字，你們中一個人能夠畫一隻貓兒比其餘的好，不是都因為手腕的靈敏，是因為，當他想到一隻貓兒時，立刻在他的腦子裏形成一個較為生動的正確的動物的圖像，比之你們其餘的從記憶裏所能形成的。但我們尚未解釋這個極簡單的事實之半。為什麼一個學生的腦子能夠形成心靈的圖像比其餘的腦子所能形

成的要精密些？這定是生理上的不同。這種生理的不同，是如照相感光版上所謂感光性的不同。你們知道，有幾種感光版攝取東西只須一秒十五分之一，七十五分之一或一百分之一，而別種感光版很慢很慢，要三四秒鐘規定一個影像，——且事情常常如此的，當在長久的暴露中，這影像也許會模糊或毀壞了。我不想把這個儘管比較下去。這種腦的過人的感光性，是常常與很發達的生理學上的所謂神經組織相符合。我不是說這種發達，必需擴展到被視為有特別天才的人的全部腦子。愈是天才特殊，這神經的感光性也一定愈加特殊——就是，限制到大腦某種特殊部分。我們不能再多說下去了。假若你們問這種個人與個人之間不同的理由，我將回答是遺傳性的堆積；但我們把這東西追溯上去，盡我們的智識，我們不能中止，因為無限的神秘，這是超過人生，而且我們了解它也是完全無益的。

我始無須告訴你們從記憶裏畫出正確的六七個不同心情的人的面目，比之畫一隻各種姿態的動物的頭要困難得不可以比較。這還不是了不得的事業。但是畫一個人物，道德的意識的活動造成的人物，而且使之有四五個不同的心情，這才不是一個小小的事業，而是真正了不得的事業了。便是僅僅把自己的一種心情忠實的動人的表示出來也是很少的——能使之客觀化還要少了。那就可想而知了，

能夠創造出幾千種形形色色的心情由幾百年齡屬性不同的人表示出來，是如何奇特的一個腦力了。

莎士比亞的問題，所以是一個心理學的問題；假若要世人幾百年後來了解莎士比亞，這是只因爲莎士比亞自己智力的過人在幾百年之前。一個人的腦子比常人天大的發達，常人是不能想像得到的。這種腦子也許對人類造成一個危險。這全視它能力之方向而定。有一個這樣的腦子的人在此世紀不久之前；不過在十一年之間——從一八〇四年到一八一五年——這個腦子工作的結果消滅了三百七十萬個人 (Faine, 'La Regino modino, Vol. 1, p. 115) 百。拿破崙即位得了勢之後，世人以爲他的登位是幸運；這是無疑的，這人心力的無限——這人抱怨歐洲人口之稀少，而夢想征服東方，那兒可以有五六兆人供他使用。但當這疑團果真實現了，這個人之存在，覺得對人類是危險的，拚命的聯合起來反對他，歐洲國家始終使他孤立，直到他的死時。拿破崙的能力是向着戰爭，經濟，財政，及其他種種設計方面。不幸破壞的傾向超過建設的。現在我要把莎士比亞的腦力比拿破崙；但莎士比亞的腦力的發展，完全是在建設的創造的方面。然而不止一處我們可以找出相同點來，在這二人之中。最堪注意的是二人的記憶力都是異常的；這能力兩者都是遺傳的，不是由教育而發達

的。莎士比亞與拿破崙一樣，文字的能力，雖然是很大，比較的啓發得低了。兩者之文章都有異常的缺點——形式的缺點，類別的缺點；但各人的能力都是無比的。我們知道，舉個例吧，莎士比亞之作文不是像別人之作文。他永不重寫或改換他的手稿，假若我們相信與他一同做戲的演員的話；這樣落在紙上，他的思想就充滿在世上了。

我已把莎士比亞的記憶力與拿破崙的比較過了；但不過概而言之而已。實在這記憶力是各不相同的。在莎士比亞方面採取一個這樣特別的形式，這還是一個心理學上的難題。把他對於人物的智識純粹歸到個人的經驗上去，我們可以說他有極精確的表現各種情緒的能力，那情緒他曾經再現在他的不可企及的戲劇裏。經驗之外，什麼能夠給他以幾百個人物的智識呢？祇有一個名字普通給這使他無比的能力，就是創造者；而這能力是直覺的。但什麼是直覺呢？你們可以相信這本能的想像力。那末什麼是本能呢？本能，科學家告訴你們，是遺傳的智識——是存在某種意義之下，非得自一個人人生經驗的智識，而得自千萬個人生的經驗的非個人的智識。在西洋宗教徒不高興這種科學的暗示；但我現在想說的關於莎士比亞的天才怕不可以在西洋大學裏說的。你們不必接受我的意見，如果你們不

以爲然；我不過暗示地貢獻這些罷了。所以我要說莎士比亞之表現能力很有些像從千百個人，男的與女的，在各種文化與各種情形之下的人生經驗。但是須記着，我是在象徵的說的。我是想解釋一個能力的性質，這是只能以象徵來暗示的，因爲科學還不能供給我們詳盡的解釋。

這是莎士比亞與別的戲劇家不同的地方；讓我們現在轉到這個人的本身題目上來。一件事我們知道，經現代心理學的幫助，這點從前時代的人關於莎士比亞是不知道的。這就是他自然是一個最特殊的最例外的生理組織的人。從他的著作裏我們能夠發現他的神經組織必定超過現在一班人的；我前面說過，除非這發達是只在一方面，必須有一個龐大的生理組織。就莎士比亞而言，我們已證明絕對的他的能力不是一方面的；一個較爲平庸的人是不可能的，即使去想像他。他的生命之前部給我們，真的，相反的印象；但一個人的較高的能力當正在青年時候是不發達的。當我們研究莎士比亞的生活在他的成長時期，我們發見了一個崇高的藝術家的異常的現象，就是他又是一個最能於經營的人，他幾可不費力的獲得在他之前沒有一個演員曾經得到過的位置與名譽。

我殆不必對你們述說一切關於莎士比亞戲劇之故事及理論如培根及其他的人所寫的，毫無意義的，現在有感覺

的人是不復注意他們的了。我不必再論到他們了。在別一方面，雖然關於莎士比亞的生活我們知道得很少，而我們知道的這一點却是很重要的，關於這些文件是很精確的。我要說及他的經歷的事實了，雖然，祇限於他的個性之研究有關係的。他於一五六四年四月生於 Stratford-on-Avon 地方。他是一個商人名叫 John Shales Peau 的兒子，那人似乎在他的城市裏有些勢力的。他會於一五六八年做過相當於現在縣長的職司。在童年時，莎士比亞顯然異於別的孩子，是他的活潑與頑皮，但我們只能從一些軼事及傳說裏的普通的說法來斷定他。他在 Stratford 一個小學裏得了一些初步教育，此外便沒有了。十八歲時，莎士比亞與一個二十六歲的女子結了婚。這可以看出這個婚姻是由他自己的錯誤迫成的，還有是爲人們所重視的感情迫成的。在早年的二十一歲時他已有三個小孩，而沒有職業——一個很重的負擔給一個青年去生活。大約在一五八六年，他的父親似乎把所有的金錢與所有的財產都失去了。家庭完全敗落了。一個還要不幸的地位幾乎不可想像的，是一個二十一歲已有三個孩子的家庭的青年，還要去照管他父親的家庭。第二年他怕到了倫敦。約有五年，我們沒有聽到關於他的重要事實。後來，在一五九二年，我們突地聽到戲劇家與演員的不平鳴，說一個新來者開始把他們擠出了，

勝過他們，隨意的做他的戲，並且獨得了觀衆的注意。在一五九四年，我們知道當聖誕節時，他在伊利沙白女皇面前表演過。自此以後他的成功開始了。這是很明白的，從到了倫敦那時起，莎士比亞，雖然是個異鄉人，很快的就對於他所習的事業有了精進，並且他的超過較小的人物不僅是因為他的智力上的優越的稀薄的認識，而是一個有巨大的能力的人物的認識。沒有柔弱的人，沒有不有很機巧的天性的人，能夠在短時期內完成這許多的。不久，對他的怨言就緩和了。他們的緩和祇因為他們已不中用了。他不僅超出那般妒嫉他的人，還超過美國的民衆。那些支持戲院的觀衆都給他迷惑住了；這樣的一個演員是從來不曾見過的。上等社會人，紳士，貴族，甚至伊利沙白女皇的公侯們都認識了莎士比亞，且與他做朋友。莎士比亞在他們不是僅僅一個演員；他在他們是個詩人。在詩的時代，在新文化時代，在文藝復興時代，這個沒有受過什麼教育的鄉下人竟加入詩人之列，而且立刻就產生了這時期裏最好的詩歌。在那種可驚奇的天才之前，一切反對自然銷失了。在一五九三年，他的 *Venus and Adonis* 出世了，一首最豔麗的最逸樂的帶有文藝復興的情調的詩；甚至在那時候立刻再版了好幾次，而且幾乎每個貴婦人的房裏都找得出。他這樣就獲得了平常詩人一定要極半生之力才獲

得到的——文學的認識。第二年隨着有一首詩，也是成功的，*Lucrece* 的被污。但莎士比亞的詩作之最完美的部分，這些無比的，使他位於英國第一流詩人之列的十四行詩，却不是這樣快就寫成的。它們大約在十六年之間寫成的。只有一部份在當時發表過。事實是這樣的，莎士比亞寫詩的時候很少，而寫它的大原因還在消遣或休養；他的正業是日間寫戲夜間演戲。他從從容容的做十個人或十二個人的工作，但比十二個人所能做的不知要好多少。

使他出名的戲劇不下於三十七篇之多；此外我們有理由料定他有將別的戲劇重寫或修改的部份。這三十七篇，每篇是傑作，依舊惹得世人的讚賞，而且一定再過幾百年還是如此的。我們知道他寫戲劇在一年裏以三篇為率。我可不知道這個產生率能否認為一個很高的在一個平常的戲劇作家裏。例如後來的 *Dryden*，欣然從事產生三篇一年，但只做了一個短時期；在我們現在的時候，著名的法國戲劇家的產生額誠然是可驚的。但是沒有一個戲劇家曾經在一年裏產生過三篇真正有名著價值的戲劇，很少及得上莎士比亞的一篇戲劇。使得特別困難去理解莎士比亞的戲劇的產生額這一方面，如我已經在先前提起過的，是莎士比亞表現戲劇，訓練演員，而同時他還在寫戲；這戲劇的活動是最嚴重的過度用力不論在那一個人的腦力。莎士比

亞似乎在他年青力壯的時候不會感到過；他甚至似乎很有餘暇去與各種貴人們談話，去拜訪許多朋友，去加入宴會，又去劇烈的從事其他經營。到一五九七年，他已有足夠的金錢去買地，在他的故鄉 *Warrington*，是想恢復家產，並且爲他的家庭造成一個舒齊的家室。除此之外，他不久在倫敦自己絕對自立了；他買了一個戲院，做了經理，雇用了從前在舞台上的雇員及同事。在一六〇九年，他在 *Stratford* 自己造了一進舒齊的房子，置了一些產業，辭退了戲院，只做一個寫戲劇者。

現在這是說一個很特別的生活，及尤爲特別的人物之能力。你們自己可以想像這個人所曾經遇着的障礙，而且可佩服他的幾乎破產而立即又變爲富有的驚人的方法。但你們必定不可忘却另外一個很重要的顯示那生活史所給我們的——我是說道德的顯示。成功之路的困難，不是人們常常所想得到的這些，而是等他們想到已來不及的這些！——如在 *Marlowe* 及他的夥伴們的情狀。一個人在世上真的所碰着的第一障礙，是最危險而最少理會的，——我是指快樂。無論何處，一個面貌漂亮性情溫和的人，每被誘惑環繞着。婦人們喜歡他；喜酒與賭博的夥伴們誘惑他。對這一點，在現在的世間與莎士比亞時代完全沒有不同。快樂確是危險的，但沒有再危險到這個地步如在戲劇世界的

了，那兒習俗常常多少放弛一點。現在有二種方法，一個青年可以成功的堅拒這種危險。一種是利用他自己絕對克己的行爲，否認他自己一切，實行只一個目的而永不逸出他所定的行爲的惟一的法則。這樣的一個人自然希望做一個孤獨的人——換言之，使自己不爲人所喜歡，而且結果要忍受許多苦痛。別一個方法還要困難許多，但也更可尊敬。它祇是享有在無論何時機會來臨時，而每次不失掉自制力，也從不做一些可恥的事。這人與酒徒飲酒而決不至酩酊大醉；與各色各樣的人物，男的女的，相往來而決不作一輕薄的行爲，這一定是個強健的人又是聰明的人，——尤其是假若他什麼都來而猶不喪失各人的友誼。現在這就是莎士比亞所做的。我們知道他年青時並不十分如此聰明；但他很快就學得了。他是慷慨的，同時是儉約的；他是喜歡快樂的，但決不讓快樂勝過他在他開始爲生活而掙扎之後；他是非常富於想像與敏感的，但他決不讓他的感情驅他到極端；在中年時能夠以一點溫飽的家產退隱而去過私人生活，祇有一個可驚的人才能做得到。

這所耗一定不少。莎士比亞所寫的著作的冊數，那著作裏的人物，在這種所完成的情形之下，還自表明這樣的一個神經的過度用力，幾乎沒人能夠從事而生存的。加之以可惡的家事的繁劇——這對於一個有情感與敏感的天性

的人定是絕大的劇烈。最後我們知道這事實——由現代的心理學——莎士比亞一定因為他的可驚的抽象的思索能力，曾經必然地遭遇過大大的不快樂。無論那一個人，不僅祇有一個很強的理想力，而且有使他的思想形成生動的與眞正的能力，當他與殘酷的現實面對着面時，一定是在一個很不快活的情形之下。

你們也許注意過抽象力在富有想像的孩子們。他們醒着做夢；他們當你們在對他們說話時做夢；他們當你們想教他們時做夢。愚蠢的教師，怕要很兇的對待這般孩子。他們誤以爲做夢的傾向是麻木——這實在是說想像是有力的，足以超越一切現實除出痛苦——他們想以打擊與吐罵使之注意。聰明的教師，知道惟一的方法去教這種孩子，是和他們表同情，得到他們的信仰，而教他們依着想像的要求，指導它，而且培養它。機械的教育，給這種孩子以大大的痛苦。但我想提醒你們的，是對孩子這種相暴的使從夢中驚醒他的影響——或者你們注意過這突然的痛苦的表现；我想你們總注意過一個孩子，當三四次接連的嚴厲的斥責，爲了多想了一些你們所要他想的之後，將流淚而哭泣了。現在這將是一個大錯，以爲這是強迫體性的結果；這是一個很真的而且很苦的结果——精神的痛苦。因爲這全個嫩弱的小小的腦子的組織，與它的神經的交錯

及它的血管的交錯，是向着一個不易的快意的絕對自然的方向；這突然它的活動的中斷，是甚於歡樂的抑制——這對於還是纖弱的腦的組織，是一個粗暴的打擊。在成長的富於想像的人，這種打擊的痛苦也許還要大些；但他的組織是在好好的管理之下，而且忍受痛苦的能力也好好的發達。因爲，對於孩子，這種經驗不僅兇暴實是危險的。

現在以他的做夢的能力，大詩人很有些地方像孩子，而他所奮鬥的實際世界，待他也很像一個兇暴的教師。他的感情的與智力的歡樂，無限的超過普通人的任何歡樂，不經的殘酷，被他們日常生活的惱人事情所間斷所愚弄。假若他是有錢的，那末能夠隨意的使他自己與外界隔絕，他是很幸運，也許能夠做些大事情。假若他是窮苦的，在一個痛苦的下等的地位，他或許要比所能想像得到的受苦還要多；他將能夠，在許多地方，做些好的工作在罕有的空時間裏；他的掙扎的結果，也許生理上與道德上同樣的完全崩潰。有時他變爲瘋狂，常常惹起世人過分的譴責。記着沒有比假定全人類的痛苦與歡樂是一樣的再爲愚笨與不好的錯誤的了，以爲一個人所能忍受的痛苦或享樂，恰與別個人的一樣。沒有兩個人受痛苦與享有歡樂的能力，恰恰相同，因爲沒有兩個神經系統是恰恰一樣的。一個詩人，一個天才，一個富於想像力的人，可以感到的苦痛

是大於別的人所能忍受的，祇因為他的神經系統較爲複雜與不可比擬的銳敏。

研究莎士比亞的著作，理會它的大大的生理上的價值，所以現代的心理學，立地驚奇這個人的神秘，那忍受世界所加於他的什麼的能力。問題是，「這個人怎樣生活着的？」沒有一個常人能夠忍受莎士比亞所忍受過的十分之一；但是他所過的生活是溫和的，勝利的，與寧靜的。無疑的，我們有得一個很像拿破崙的心理學所給我們的現象。這在兩個同是天才的人似乎都很發達，在一個廣大的方向，心理學上所謂制止能力。我的意思是這樣：恰如一個很有力的引擎，定要一個很複雜的與有力的機關去抑止與變動它的運動，所以要一個很有力的心免於大大的損害。要有相當於引擎之能夠立刻制止或倒退運動部分的東西。拿破崙比他已自的心，不是一個蒸汽引擎，而是有許多抽屜的大箱；他的舉例仍是極優美的。他說，「假若你們叫我的心的一個抽屜爲財源，爲戰爭，地理，你們將了解我的意義，當我說我常常能夠隨意的打開一隻抽屜，而讓其餘的抽屜牢牢的鎖着。」莎士比亞必定也有這種同樣的異常的能力。這是只有幾個人有的，惟有它可以說明莎士比亞的去忍受他的事業的經驗的能力。我始無須告訴你們想像的與智力的活動的節制，是比之我們通常所謂的

自制困難得許許多多——自制不過比外部的動作的調節略有意義罷了。

但，如我所說過的，這必定要很貴的。心是賴身體而支持，一個很有力的心，真的消磨身體是很快的。當天才有感情的特質，它的所有者少有活着久長的。莎士比亞必定是個很強健的人，他死於一六一六年（有人說在他自己的生日）五十二歲時。因爲這樣一個體格，我們還可以說他是早死的。在那時一個演員的生活，一定有過許多非常的生理上的過度用力。我們必須記着夜間生活的困難，這不衛生的倫敦特點，在伊利沙白時代，這從前的戲院的不衛生的特點——醜陋如一個附屬屋。此外我們須記着莎士比亞還有很多的累人的家事，而累人的家事消磨人幾乎比任何種累人事還要快。還有一件事須注意——是不是愛別的婦人甚於他的妻子，對莎士比亞是個大大的受苦痛的原因。在這點上，意見多分離了。這種的證據大半不是完全，僅從莎士比亞的詩歌裏推斷出來，尤其是從十四行詩。但我以爲我們決不能得到這種信之真正的足夠的證據。當我們注意到多少人被莎士比亞以可驚的真實反映過，而與他個人經驗却是無關係的。我們怎敢說他的可驚的直覺，不能使他描寫與使一種熱情的悲哀有生命，而他從不放縱，除非在想像裏？自然，當我們想到如這樣的詩句在

“Passionate Plein”的開首：

當我的愛立誓她是忠真的，

我相信她——雖然我知道她在說謊，

是致辭給一個真有的人，我必須提醒你們，這種人是同樣的可能在莎士比亞的夢幻中。大概沒有再偉大的天才這樣難於從刊行的書中去推論他，如莎士比亞這樣的了。在他的許多戲劇裏，他不曾顯示給我們以他的個性，却常是別個人的個性。那末我們為什麼料定他獨在他的詩歌裏少些非個人的？

許多不同的莎士比亞學者，用各種方法類集莎士比亞的戲劇。有的分爲三類，有的四類，有的五類，或者再多些。有幾個有權威者，把英國的歷史劇依他們自己歸爲一類。但在現在一般的意見，似乎把戲劇應該依喜劇，悲劇，歷史劇與傳奇劇來編排。現在我想注意的，是學生能夠免掉一切麻煩與紛擾如接受最大的現代莎士比亞的演講者 Ten Brink 教授的意見，認一切戲劇可以很簡單的分爲二類，——喜劇與悲劇。

真正的學問，不是在顯示把很多細目陳述出來的能力；它是由綜合能力顯示出來。綜合的是細目的調和。就在這點能力上，Ten Brink 把他自己顯示特別偉大，我要請你們接受他的意見。我所以擅受莎士比亞只寫悲劇與喜劇。

但假若我們把他三十七篇戲劇分做這樣兩類，這是必需的，你們應當正確的知道什麼叫做悲劇與什麼叫做喜劇。Ten Brink 用這些名詞，恰如我們最好的英國批評家所用的只在文藝上第一流的 *Classical* 意義上。大半人有一個見解，以爲喜劇是寫的使人笑的戲劇——簡言之，一篇滑稽劇；一篇悲劇是有流血或許多悲傷或熱情的。最簡單的形式，一般觀念以爲喜劇使你們笑，悲劇使你們哭。但這是錯的，或幾乎都錯的。記着偉大的可驚的但丁的詩，是稱做，很正確的稱做「神的喜劇」*Divine Comedy*。在文藝上第一流的 *Classical* 意義，悲劇與喜劇之間的分別不是全依戲劇之事情而定，而是依事情的次序而定的。一篇悲劇應當以鎮靜與和平開場，或甚至以一個快心的愉快的開場也可的——然後應該漸漸的變爲沉悶些，可怕些，直至達到頂點。在別方面，一篇喜劇即以一個悲劇的狀態開場也可以的；但戲劇之發展必定要有一個穩妥的漸漸變爲怡悅的情調，直至達到一個令人喜悅的結局。這是不完全必需的。一篇喜劇須使人笑，因爲它是一篇喜劇。有些最大的喜劇一點也沒有使我們笑過。現在你們可以了解了，爲什麼但丁叫他的詩做「神的喜劇」。它開場在地獄裏；但結局在天上。詩的全個發展表示一個情狀漸漸變爲光明，直至達到最高點在「神秘的玫瑰」*Mystical Rose* 的眼光裏。

採取這字的文藝上第一流的意義。所以，我們把莎士比亞所有的戲劇分爲悲劇與喜劇，能夠省掉許多麻煩。但這分別不能常常很分明的。理由是因為莎士比亞的天才有時獨創一種戲劇的新形式，這是幾乎不能分類的。Measure for Measure 當分爲喜劇類；它的收場是依着喜劇的規則的。但是，如常常所說的，「它踰越喜劇的界限」，沒有再比 Measure for Measure 一劇的沉悶與心理的可怕的了。自頭至尾，觀者或讀者的神經只是保持着緊張的狀態，這有時成爲真正的苦痛——我幾乎可以說極大的苦痛。有些悲劇沒有流血而還要悲慘些；但我們把這篇戲劇列入喜劇裏。

我以爲這些關於類集的事都是必需的。你們將可以看出依着最好的學者的論斷，在你們方面是沒有困難的。我們現在可以轉到別個題目上去了，關於許多無聊的廢辭，——莎士比亞戲劇的來源。我相信我們能夠討論這個題目，恰如類集問題一樣的簡單，雖然也許不是一樣的簡潔。

第一件普遍的事實，你們應當知道的，是莎士比亞不會創作過他的任何篇戲劇，——或許只一個例外，*Love's Labour's Lost* 一篇。當他想寫一篇戲劇，他只把從前人家已經寫好的一篇戲劇來重寫；或者他把他曾經在書本上讀到過的許多著名的故事寫出一篇戲劇來；不上幾處地方，他用二三個不同的故事當材料，做成他自己一篇戲劇。這是

普遍的事實；這是很有意味的。祇有一個偉大的天才能夠這樣做的。莎士比亞自知他的能力，連一個新的题目的問題他從不曾想起過。不管題目怎樣的古舊，他能夠把它成爲新鮮的；不管故事已經怎樣美麗的敘述過，他能夠敘述得再無限的好些。幾乎凡是偉大的天才，在文學上都取同一方法的。天才不必創作，因為他能把無論什麼所接觸到的重新創造法國最大的。戲劇家 Voltaire，所做的與莎士比亞恰恰一樣；無論何時他能找出他的材料來。

概而言之，莎士比亞戲劇的來源的智識，對你們是毫無用處的，除非在一個特別地方，——這來源顯示給你們比什麼都要好些的，就是莎士比亞的天才的無限。因爲當你們聽到說怎樣的一個詩人，得到他的靈感從怎樣怎樣的一個故事，而去看護故事，找出在這地方，幾乎一些也與詩不相同，那末你們能夠了解靈感的意義是什麼了。這不是說一個人摹擬意見，表情從某人那裏——文學的偷盜，庸俗的剽竊者；這只說某人的意見與表情，曾經在詩人心裏激起一個新的與完全獨創的心象。自然莎士比亞有時把別的戲劇家全個佈局拿來，如他在 *Measure* 一劇，一點也不躊躇。但這佈局給莎士比亞只不過如一張圖畫的框架。我們當料定他的論斷是生於這個式樣之下：『我讀過 *Cyrano* 的詩；這寫得並不壞，但對人性不大真實。』

不是，不能夠是，如 *Chonchou* 所表現她的；她是完全別一種女人，——柔弱，自私，而且十分不道德的。現在我要顯示給你們她真正是那一種女人，與她所說的是什麼。我們可以用臆料，這樣他才寫 *Trinities and Creeds*，自然他的創造力，使我們立刻看出 *Chonchou* 的觀念是不自然的。莎士比亞像這樣的一定有許多地方。研究在 *Pitarch* 的 *Anthony and Eopatra* 的歷史，使他形成一個 *Cleopatra* 的觀念，或許比任何史家更爲近於事實，而自然比 *Chonchou* 或任何別的詩人要真實些。他對他自己說，『這個女人是一個蕩婦；但她是可愛的。她不能夠是卑下的，因爲她是一個皇后，又是希臘人，但她確是一個蕩婦。我所以必定表象她駕御她的情人，完全用蕩婦的手段，雖然同時真誠的委心於他，就她的天性之弱點及自私，叫她這樣去做而言。在危急時，她願爲他或無論何人犧牲；但在危急未臨之時，她愛他。』這樣是他的觀念，——很難於實現，但竟無上的成就了。或者取別件事來——*Hamlet* 的故事。它不是一個新的故事，在莎士比亞時候；但莎士比亞在這裏看出別人從來不曾夢想到的可能性。他的知覺力是這樣的敏銳，不等到 *Cervantes* 來研究這篇東西不知道的，歌德才是真正能夠了解莎士比亞的學問之偉大的一個人。*Hamlet* 是環境的犧牲者，但不是 *Calderon* 的故事所暗示的環境。他是一

個環境的犧牲者，祇因爲他的性質在他自己所處的地位欠強健。一個有力的人——如 *Pilion the Companion* 這般模樣的人，——將立刻制服這樣的一個情形；但 *Hamlet* 是太多疑，太有情感，太敏感，又太柔弱了。所以他生活着如一個人在地獄裏，直至這可惡的悲劇的終了。在每個地方我們可以说莎士比亞的一個人物的觀念，是與在他之前任何作家所研究過的這樣的一個人物不同的。他從不感到一點猶豫，取一個舊的故事做他的題目。這故事也許是好的，或者壞的；這是沒有什麼分別。它對於莎士比亞不會壞的，因爲以他的天才，能夠常常在一個故事裏找出可能性來，無限的超過那曾經寫過它的人的能力。這就是爲什麼我告訴你們，或可說規勸你們，不要使你們自己太麻煩，關於莎士比亞的戲劇的來源一類事。這重要的事情，是在研究一二篇戲劇，或如你們力所能及的多去研究，而爲你們自己從它們地方找出一點可驚的美的東西來。假若在你們文字裏應有一個真正偉大的莎士比亞戲劇的繙譯，這怕是大學生做的；我可以預料沒有做這種工作的可能性，除非把著作的本身來充分的研究，而不去注意任何批評，理論，年譜，或其他不論什麼所謂 *critical treatment* 一類東西。你們會不奇怪莎士比亞能夠使大眾喜歡，在伊利沙白時代，這只有現在我們偉大的學者才能完全了解的戲劇嗎

？說明是很簡單。那時的聽衆欣賞戲劇，恰如現在一個兒童樂於誦讀這些——正如很巧妙的故事好好的戲劇化。心理學的問題與其他一切這類的事，從不會走進一個兒童的頭腦裏，也從不會走進莎士比亞的頭腦裏。他的藝術是不自覺的，他從不曾知道他自己的著作是多麼的可驚；他只覺得這是真實的。他不是對學者或科學家而說，只是對數千個不會讀也不會寫的人而說。在日本最窮僻的小村莊，有一個比莎士比亞的永久劇場還舒齊的臨時劇場；在日本戲劇的附屬物之發展，遠在明治時代之前，已大大的多於莎士比亞所能運用的無論那種東西。我告訴你們過，當我們談論到宗教戲劇的時候，那佈景，戲裝，以及別的動人之物，當世紀之後半部已經在這些劇場用過了。但這些宗教戲，是由公衆的捐款及有錢的地方自治區維持的，他們供給這一切費用。這是完全異樣的一回事，在伊利沙白時代的戲劇，尤其是在莎士比亞的時候。在倫敦那時沒有一個劇場能夠供給佈景，戲裝，以及任何種動人之物，除了那些活潑的動作與完美的文章。只有富人能夠在屋裏看莎士比亞的戲劇。圓形劇場，看去有些像日本今日的回轉房屋（*Pinsema Building*），劇場之大部分是不蓋着的；常常雨打在那些無力購現在我們所謂包箱的人的頭上。凡是這些，與許多別的有趣味的事實，應當記着來證明莎

士比亞不是爲有教育的或特殊階級的人，而是爲民衆寫的。未來的日本莎士比亞的譯者，須記在心裏的沒有再比這一點重要的了，當他在讀劇本時。

別一件事，我以爲這是講演者的責任，須預先告訴學生的是心理學上的理論，每個莎士比亞的戲劇裏的根本觀念的理論。許多毫無意義的廢辭，曾經寫過，爲了這個題目；而這完全一點也沒有用。莎士比亞從不曾有過一個「根本的觀念」；他除盡力使他的戲劇愈加近於真實外，沒有別的方法寫他的戲劇。他便是連一個戲劇的作法的理論也沒有。他打破一切法則，不僅是因爲他不注意法則，只因爲他的心是太大了，不能受制于理論。祇有一個使他服從的，而且嚴格服從的，即被舞台的戲劇的必需的限制。末了，我當說莎士比亞戲劇的來源，只在有名無實別的書上或劇本上得來；它們的真正地方是在他的心裏與腦裏。

莎士比亞這個題目是這般的巨大，這很可以至少用十年來演講它；但我們在一月裏只有幾天來研究它。所以我不想做一個戲劇的系統的分析之研究。——這樣的分析，在現在情形之下，也不會對你們有什麼價值。在討論莎士比亞的人物，我只有從它們與別的戲劇家的人物不同點來顯示給你們，不僅是英國的戲劇家，而幾乎是各國的戲劇家。這大大的不同，須記取的：是他們的強烈的活力，如

我從前已經說過的。

大概我們之中，沒有兩個人認識與思想任何種沒有生命的事物是一樣的；然而那沒有生命的事物的印象，在強健的心上，比之活人所給的印象要少些。因為一個事物，尤其是一個藝術的事物，只有如我們所謂反映心之表面，而未及它的深處。在人的方面，外在的人的對象感動我們，比之內在的人的主觀要少得多。我們被迫着，去想我們所遇着的人們依着他們的言語和行動。觀察什麼他們所做的，諦聽什麼他們所說的，我們想像他們的心的狀態，我們的論斷是大部基于某方面的類似。當一個人覺得快樂或悲哀，在他說或做某種東西的時候，這理由，我們以為，是因在我們的經驗裏，我們找得出這樣的言語和動作與快樂或悲哀有連帶的關係。大概我們是常常對的。然而我們中沒有兩個人恰恰受着同樣的印象，被同一個人，——這顯示我們有些經驗與我們有些性情，頗有不同的。我們實有相反的經驗。讓我們假定，你和我各有三個朋友。在每個你的三個朋友，你必定找得出你是一個不同的人。無疑的，三人可以說一樣好的愛你；但你將找出他們有些意見對你所做的很不相同。你將注意到三個之中，有一個在有些處了解你，比其餘的二個多一些，他在別幾處了解你較少些。兩個不同的個人，沒人是恰恰一樣的；愈是多受

過教育的階級，在這裏他的活動，則他所給的印象不同的範圍亦愈大。

現在一個完全的人物，在戲劇裏保持着在各方面影響各種人的這種能力，而且給個人及全體一個很真正的很自然的存在。一個造作的人物，在戲劇裏是不能夠的。造作的人物，每人看去幾乎是同一的東西；而各人的意見，對於這樣的一個人物也很相同的。換言之，傀儡的人物所給的印象，幾乎與一個無生氣的事物所給的印象相同——我不是說絕對沒有各樣，只是這不同很微，用不着我們去談論它。對造作的人物我們覺得冷淡；但對自然的人物我們覺得如對着一個活人。依着我們幾種氣質，我們喜歡，不喜歡，憎惡，或賤視戲劇家的人物，恰如對一個偶然相逢或有意求見的人的情形一樣。

在一切戲劇的文學裏，很少人物有得我們所說的活力；但幾乎凡是莎士比亞的人物都有的。沒有兩個大批評家曾經感到莎士比亞的一個人物恰相同的；沒有兩個大演員曾經表現恰相同的。每個出色的藝術家，倒如曾經做過 *Hamlet*, *Othello*, *Iago*，給我們一個完全無比的表現，一點不離開戲劇，一點不加上自己的心裁。總之，每個大演員表現 *Othello* 或 *Iago*，看去如真的是這兩個人；每個演員的觀念之不同，只有以莎士比亞的觀念之絕對真實來解

釋。一個莎士比亞的人物的正當的解釋者，是足以造成一個演員偉大的永久的榮譽；以歐洲戲劇藝術之進步，我們知道這個解釋也一代一代的進步了。在我們現在時代，這最好的 *Challo* 的解釋者，不是一個英國人，而是一個意大利人，有名的演員 *Sharia*。

我剛剛所下的觀察，自然地引到莎士比亞的創作之第二個特點的題目上去，這是我想請你們留意的——我是說他們的比較的永久性。莎士比亞人物的人性是永久的，假若我們能夠用「永久」二字在無論那種關於世間的事物上。我想把我所說的再說得明白一點。不管一切的學理，人性是經過幾世紀也不會改變的東西。文化只是人性的衣服；各種文化不過是各種式樣。自然我並不想包含那文化是非一個形成的能力，在有秩序的生活，簡單的社會生活的意義裏；那並不使人們道德的，智力的能力發達到最高的可能的程度。但是社會的生活是非常的老舊；人類天性的變化很緩慢。幾年前史家 *Fouquet* 遊歷挪威時，從他的旅行得到感想，寫了一篇論文，在那裏他說，假若一個現在的英國人，能夠一個一個與古時的北歐人肩並着肩的排立着，將可以證明品性的不同真是很少的。一切道德的，禮儀的，習俗的宗教條規，在時間的過程中，多少有些改變；但人的天性只改變得一些些。什麼我們可適當的叫做文化

，只是說生活與思想的式樣——這種東西，只有在有數的幾個人，是真正永久的。所以我說文化自身給哲學家所代表的；只比人性的外衣多了一些。十六世紀的人的心，與現在的人的心，沒有什麼不同。十八世紀所描寫的一個人類品性真正的圖畫，所以也應當給我們恰恰一樣有趣味，如同同時代的生活的研究。但戲劇作家之大半，未曾多得到一些在事物的表面之下；很少他們曾經能夠接觸到核心，真正的人類的心跳動，不曾被時代的變化所改變。所以他們的戲劇和他們的書冊被忘却了。所以我們不表演 *Ban Thorsen* 或 *Falcher* 或 *Roni* 或別的十六世紀戲劇家的戲劇，他們的人物都如他們自身的死了。但是我們却繼續排演莎士比亞的戲劇，因為他們的人性是種不死的。時間過去，我們只得到一個較大的和較確的莎士比亞人性的觀念。假若 *here* 的著作有這種相同的永久性在法國，這大都是因為同一個緣故——那 *Rachin* 的戲劇仍在排演，却不是完全為了這同一個緣故。但 *Moliere* 在生命創造上，比莎士比亞要低下太多了。真的，去找與他任何並肩的人，我們要追溯到希臘的作家去——我當說尤其是 *Aeschylus*，他永不休止的來靈感我們以他們所表示的真正的人性。但 *Aeschylus* 的藝術被囚於藝術的法則，莎士比亞是沒有的；因為希臘人不能享有英國人的藝術的自由，他只能偶然有時與英國人相等。

還有第三件事實，關於莎士比亞的人物須記着，那是不能類集的特別的事實。我知道你們將告訴我，你們曾經見到過有幾個想類集它們的人；但我能担保，你們在今日，沒有一個真正的大批評家，想類集這些我所論及的。自然有幾個類集的方法；我是說以等級 *Class* 或式樣 *Type* 來類集——那等級各人大家有某種的相同點。在別的戲劇家裏，你們將找出他的人物，毫不躊躇的可以以式樣來類集；如凡是他的惡徒，幾乎代表相同觀念；凡是他的有德性的婦人，亦多少有些想似的。但無論那個真正了解莎士比亞的人物的人，這種是永不會有的。事實的本身是他的觀念之最正確的有力的證明。因為生活，只有淺近的觀察者與淺薄的思想者，能夠真正的把入類的品性以團集或式樣來分類。自然在可愛的人之間，還有在可惡的人之間，我們找出相互的類似之點。但精密的觀察，定能使我們相信個人與個人是很不相同的；而且他們的不同點，大於他們的相同點。我們對於品性的式樣，只能夠造出幾個很寬泛的與普通的法則。例如，至少這是真實的，個人的不同是依着智力的發達而增加，依着我們道德生活的等級之降低而減少。莎士比亞已給他的本能的學識證明，兩者都是真實的。他的每個人物，是很與每個別的不相同，但在舞台上，這不同點，在上等社會的代表裏似乎大一點，

在較低的社會的與道德的人物來得少些。

雖然，似乎他由我們看來——雖然假的——最偉大處在他的卑鄙的或者低微的人物之處置；我說「似乎」，因為這錯解是全因為我們不熟知那種藝術。例如，我們已習慣了，在我們的心裏想像怎麼樣是一個壞人的籠統的觀念；我們這樣做，一部分由于宗教的教訓，一部分由于個人經驗。但我們的觀念，幾乎無疑的是錯誤的，當我們年青的時；假若再根據個人的經驗，當我們年長時，怕還是錯誤的。判斷好的或壞的品行，大半以關於我們自身的喜歡不喜歡，是最不好的判斷方法；幾乎每個別的戲劇家都採這個方法，只除了莎士比亞。莎士比亞常常給我們自己然的人；除了幾處，那自然的人是非完全壞的。平常的惡徒，只是一個人，他的與文明人相反的感情勝過好的一類的感情。許多地方，莎士比亞指示我們別的戲劇家所沒有的，在一個壞的心的製造的秘密，——其所以作惡的緣故。這樣不僅能夠了解 *Macbeth*，我們還能夠同情他。他不是一個不能做好的人；他是一個完全為一種猛烈的熱情所支配，驅策他去犯罪與他的本性相反的，他的悔恨，證明了它們是這樣的。或者就 *Othello* 而言，*Othello* 是莎士比亞的壞人物中一個最巧妙的描寫着的人——一個被損害了的孩子，過分的放縱，終于成爲一個自私自利與兇惡的

人，當他的自尊心被毀傷時，他是無惡不作的。

但這些不是莎士比亞所描寫的强有力的惡徒——完全相反的。無疑，最有力的的是Jago，這是Jago。我特別想對你們說的，有一個很特別的事實，關於Othello的悲劇——從戲劇之開始到終結，我們沒有得到一個真正的說明，為什麼Jago痛恨Othello，與要傾覆他。Jago在有一段裏，說他懷疑Othello會與他的妻子私通。但這是十分明白的，在同時Jago確不相信這麼一回事。他只提出這種一個懷疑當做自己的一種辯白。在悲劇之終結，當Jago知道自己是在犯法時——當他是將被拷問使之實說時——他說他永不再說；我們知道拷問不能使他說出。他將在獄中死去，他的痛恨的祕密將與他一同死去。現在由我看來，這Jago痛恨的祕密，才是莎士比亞最大的勝利，在惡徒之描寫上。這是真實的。真正的懷人，沒有自然的情愛與一點寬厚的感情，是一種最不容易了解的人物。一個好人，是很容易被這種人所欺騙，而不能理解怎麼樣或為什麼他，是被騙了。或許你們都將有機會，至少在你們的一生中要碰到一次，一個真正的惡意的人。若真果碰到了，你們將發現你們不能了解這樣的一個人物。你們能夠自己防禦他的惡意，只有直覺；假若你們想與他頤頤，奸狡對奸狡，你們將覺出你們自己是容易征服的。但這個大大的謎，給

一個坦白的誠實的人，在這樣地方，是要找出為什麼他是可痛恨的。他想這樣做，是自然的；但他決不能成功。於是他後來敏捷的想像他的神祕的敵人，是比真正的他還要令人畏懼——還要聰明。這明顯的事實，就是難於理解很壞的人，不是因為他們比其餘的人聰明些，只因為他們較為缺少人性，缺少感情的發達。這理解他們的困難，是很像理解一個動物的感情與思想的困難。無論何時有一個Othello，常常也有一個Jago，而Othello常是Jago的被害者，因為他不能了解有一種這樣比他自己的天性卑鄙的存在。

現在讓我們看一看這惡徒的心的工作。Jago有了解Othello嗎？他了解他與他玩弄如一只貓兒同一只老鼠，使之發噓，損壞他，驅策他去謀害，而終至自殺。那看來似乎他有些了解Othello的。但真正的Jago的奸狡，是原始人的奸狡，純粹的野蠻人。他一點不了解Othello，除了關於愛與友誼的良好的人的感情一點，而他了解這些只當做弱點。他真的相信這些是弱點。這種感情，他以為，是一種危險的喜悅的樣子；一個人有情愛與感情，在無論何時要被欺騙與毀傷的。他以一種娛樂的好奇心，去欺騙Othello。我們當料定他對自己這樣的想：「他們使這個人做總司令。他們以為他是一個偉大的軍人與一個很聰明的人。我不過是一個普通軍人，但請看我能與這個人做些什麼出

來。我能夠捏着鼻子引導他；我能夠使他相信任何謊語，甚至最無意義的；我能夠使他反對他的朋友，我能夠使他謀害他的妻子！我能夠使他殺死自己，而永遠污辱他的名譽。雖然這個人我能夠這樣玩弄他，如我玩弄一個玩具，但他們正使他做總司令！他們定是怎樣的愚笨呵。自然「我」能夠服務政府，比隨我擺佈的這個愚笨的孩子來得好些。」一點沒有疑問，Iago相信他自己是無比的勝過Othello，這是似乎可信的，這種情緒與他的痛恨有些關係。但不是完全這個能夠這樣說明白的；我們必須承認還有同樣的天性的兇惡，激動橫蠻的猴子，去披一隻生鳥的羽毛，或猶兒對他的被劫奪者在殺死他之前加以酷刑。現在我的理論只是這個，Iago不能夠，縱使他曾經想過，告訴我們為什麼他痛恨Othello。真正的惡意的人決不能告訴他的惡意理由，當那惡意是本能的時候，不能夠如一隻貓兒所能夠告訴的多一點，假使它能夠說話，為什麼它捉到一隻老鼠要去嘲弄它，在殺死它之前。普通差不多的心，想像一個報復的或惡意的行為，一定有些相關的原因。一個好人，幾乎不能想像一個兇惡的東西能夠這樣做用不到挑撥的。但就是這個理由，一個好人是這樣的容易受騙。他並不知道有痛恨這個東西是先天的，本能的，直覺的；而且每千人中我們怕可以至少找得出一個有這種野蠻的惡意的

樣子還留存着的人來。莎士比亞的戲劇，嚴密的分析，給我們一切這些事實；他的Iago是最完全的自然的他的一個很艱苦的創造。我當使你們注意，還有別的莎士比亞的惡徒，一般認為最兇惡的——在Titus Andronicus的Aaron，我可不能贊同這個普遍的判斷。我不以為Aaron是與Iago一樣大的惡徒。在Aaron，莎士比亞給我們一個原始人，真正的野蠻人的圖畫；沒有一點道德的意識，又很少一點憐恤心。他是兇惡的，他是貪淫的，他是無限的奸狡的，但他有情愛。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分別。他愛他的黑孩子，他爲了要救他，預備和全世界相戰；不然，他是一個完全野蠻人了。但Iago是文明人，文雅的意大利惡徒，完全爲興趣及惡意所駕御的，又完全沒有一點兒情愛的意識的。甚至莎士比亞把像蕩婦這種人物，在舞台上也每個人分明的有顯著的個性。從Cleopatra到Doll Tearheet之距離，是不比莎士比亞常常所建立的，如在這種的任何兩個樣子的距離大一點。注意在Coriolanus of Honor中的鎮靜的有禮貌的都市婦人，與在Catalina中的婦人的人物，她們相去好幾里。就他的女性的人物而言，他那個別化的能力，似乎反是在好婦人中最悅人的一類來得出奇。我將請你們注意只一個類集——自然我說的「類集」只以我自己完全武斷的一個意見而言。莎士比亞給我們三個不同的婦人之研

究，伴裝着孩子們在三篇不同的戲劇裏，As You Like It
Twelfth Night，與Cymbeline。

沒有比做成三個十分自然而又完全不同的觀念再困難的人，在這些情狀之下。但這已經無上的完成了。迷人，幽莽的，惡意的，好玩弄的，慧黠的，但也很柔溫的，最好說是天真爛漫的女郎，Reinold 是無論那個英國人在現今可以認識出來。她是一個有胆量勇敢的女郎，能夠以心的善良和堅決的果斷制服最困難的情景。她能夠做很危險的事情；而她能夠很勝任的去做。你們可以確她決信不會有一個道德上的錯誤。在Twelfth night的Vivian，是較為不很重要的人物。她是溫和而胆怯的，我們為她保持着不安，直到戲劇之終結。這是命運幫助她的一種女郎；她不能如 Rosalind 能夠制服一個困難的情景；但她是聰明的，她的馴良，救出她在暴力少有成功的這種情狀之下。在Cymbeline的Imogen 是孩子式的婦人——完全不配忍受困苦的事，尤不能夠忍受殘酷。在沒有一個情狀之下，你們能夠想像這三個人之中兩個是姊妹。每個與其餘不同，好像她是屬於一個別的民族，一個不同的人種，或者較為合理些。Rosalind 怕是三個中最英國式的了。

春潮月刊 第一卷第六期目錄

詩代法國的各派文藝批評論(續完).....	魯訊
新時代的預感(片上伸作).....	夏康
茶花女的前前後後.....	夏康
朝山客(法國衛達哈克著).....	夏康以譯
詩	
西山道中.....	君 線
孤魂.....	曉 光
暮登西安南城.....	晶 雪
歸去.....	家 修
愛戀.....	小 憶
蘆管(俄國卜里西文作).....	趙景深譯
從春潮讀到從軍日記.....	毛一波

現上海北四川路東寶興路春潮書局發行

京遊心影

陳醉雲

多麼巨大的工程呵，這座南京的古城！不知費去了多少磚石，役使了多少民工，纔把它建造成功。據說南京城內，共有八九十里周圍。附近一帶的小山，丘陵，高地，差不多全都圈在城內了，這是因為曾經做過歷朝的都城，爲了便於守衛的緣故。可是也就因爲形勢太好，常成爲兵家攘奪的目標，經過了歷次的鋒鏑和炮火的洗禮，所以南京這地方便一輩子不能安康，至今還多半像村落一般荒涼。

據史籍的記載，人們的稱道，這是一個曾經爲六朝金粉所潤色的地方，然而你如果初到那裏，總不免多少有點懷疑。固然也可以說是因爲區域太廣，住民和建築物不能集中，但破碎頹陋的景象，終難掩飾，不消說，這當然是兵燹所賜與的成績了。

從下關乘公共汽車，進了城之後，一路可以看見菜圃，桑園，竹林，柳陰。但缺少整齊調和的觀感；頽垣，破屋，崎嶇的道路，礙目的市招，也紛紛雜陳於眼底。彷彿一個窮苦的老婦人似的，勉強敷些脂粉，想破涕爲笑，

學作時妝，然而依舊不免捉襟露肘，處處顯出破綻。

車子震盪得真利害，喇叭不絕的叫着，身子既然杭個不寧，耳根也不清靜。車過處，塵土飛揚，行人們一邊奔避，一邊更弄了一身灰土。這時，在我的感覺裏，好像大家都是無可奈何的活着。愉快的吝嗇，也就可想而知了。

秦淮河，這是一個多麼動人的名詞！從這個名詞裏，每每給人以豐富的聯想，不知有多少韻事艷跡，曾經和它發生過關係。可是現在，因爲沒有新的生命的灌注，它是老了，衰頹了。畫欄，湘簾，倩影，都沒有那回事；兩岸祇有黯蒼零落的屋宇，在嘈雜的市聲中面相覷。水是又髒又膩，不幸的劫運，完全毀壞了它清白的本色。雖然映着夕陽，借着莓苔的綠光，還想勉作嫵媚，漾起濃濃的綠酒似的色相，但這是一種藏垢納污的苦酒呵！

所謂畫舫者，也全沒有玲瓏美好的觀感，木棚板窗，又大又笨，停着不動，把水道塞得擁擠不通，好像一個腰大十圍的黃臉婆子，坐下之後，便掉不轉身子來。據說當南京沒有禁賭禁娼的時候，常有肥頭巨腹的商人官僚之流

，於夏夜中裸着臂膊，在這種船裏打牌喝酒，并且聽那些粉濃肉厚的姑娘們的歌唱。

還有一種賣茶的茶舫，那簡直是泊着不動的浮家。要想強作雅人，到這裏來品茗消夏，大概滋味總不會怎樣好罷，因為在這溝一樣的河裏，又有月白風清的妙趣！

在秦淮小公園前面，有一隻擺渡的船，來往於兩岸間，把這邊的乘客送到那邊，把那邊的乘客載到這邊，渡資是每人銅圓一枚。雖然河面並不怎樣寬，而附近又有橋梁可通，但乘客常是滿船，船還沒有到埠，待渡的人已成羣的在埠頭上等着了。對岸牆上，有一塊石刻，上有『貴池古渡』四個字，可見這個渡頭，是已有很久的歷史了。想不到在近代的都市裏，還遺留着這樣一種古樸的風味。你如果在桃葉渡找不出當年的痕跡來時，不妨趁薄暮的餘閒，花兩個銅子，上這邊的渡船去打一個來回。在這短短的歷程中，或者於你的心境並不怎樣壞。若是有人覺得這事情太無聊了，那麼，我當然毫不多勸，讓你們去另做別的事，或是去賣弄偉大的名詞，或是把全部光陰，去使用在『擁護』和『打倒』的工作中，以及使用在升官和發財的勾當中罷！

是晚間八點鐘以後罷，秦淮河畔，夫子廟旁一帶，絃索與歌唱，紛然雜作。在許多茶樓中間，那些賣藝的女伶

們，便在罩着繡花桌圍的座旁，唱起大鼓詞或京戲來。有些茶客，大概因為在白天裏聽飽了官冕堂皇的言辭，或是不甚愉快的消息，所以晚間到這裏來借香茗清歌換換口味；有些茶客，也許根本就不理會國家大事，祇想到這裏來求愆念的滿足；所以這些茶樓，大都是座上客常滿的。這就是秦淮的唯一的一夜市了。在路上，也頗有些行人來往，但稀疏的路燈，黯淡無光，總不免使人有蕭索之感。如果能在河畔建造一條整齊的石欄，再加上一根根的燈柱，從社頂的圓瓷罩內燃起電炬，那麼，當可使這裏的夜色不少罷！

復成橋附近的第一公園，面積頗廣，布置也不錯。尤其是荷池旁邊的一帶長欄杆，再襯着一排柳樹，呈現着美秀和諧的觀感，使人幾度徘徊，要想走了，還稍勾留。我想，如果在夏天晚上，當月上柳梢頭的時候，坐在這裏的賽石欄杆上面，靜靜地聞着荷香，這倒不是一種怎樣可惜的事情罷。園中還有兩叢木香，用木架扶着，那時正密層層掛着盈千累萬的花朶，從雪白的顏色中，醞釀出清遠的芳香。還有幾株紫藤，高高的綠在棚上，也正飄着繽紛的繁花，把濃厚的暮春的意味熏染着遊人。園內還附設了一個圖書館和一個博物院，雖然規模不十分大，却也楚楚可愛。當我去的那天，正是一個休息日的下午，天氣很好，

圖書館中窗明几淨，殷勤的東雨風，從窗外送入，滌盡人們的煩躁。環境做美，在在使人發生好感。不過這個園名，我覺得不大好，爲甚麼要用單調無味的數目字，來做它的名稱呢？外國有些資本家，把他們的辦事人編列號次，稱作第幾號第幾號；中國的鄉下人，也有和這類似的方法，把兒女們稱做阿大，阿二，阿三，阿四。但是像這樣的稱法，我總覺得太機械了，是罷？

一個朋友，陪我去遊白鷺洲，從小石壩巷穿到城隅，又換了一番田園的趣味。我們坐在湖旁一個亭子內，看着四面的池沼，菜圃，以及那些垂釣的男子，洗衣的婦人，灌園的老翁。賣茶的人，照例送上茶和瓜子來。即使不口渴，也不知不覺的端起茶杯；一放下茶杯，又不知不覺的啣着瓜子了。夕陽斜斜的照着蘆葦，蛙聲斷斷續續的鳴叫着。柳絮滿湖的飛飄，好似飄着晴雪；它們是何等多情呵，很雍容的，很纏綿的，投在我們的懷裏，漾在我們的杯裏。南京也自有南京的好處，它一面在逐漸趨向於都市化，一面却還留着田園的風味。都市的特點，是急疾的轉變，是高速度的推移，哭，鬧，笑，刺激，追逐，狂歡的享樂，深沉的悲哀，劇烈的興奮，極度的衰頹；快樂的集中與痛苦的壓榨，更造成了這兩個極端中間的爭鬪。想不到在這裏，還有怡然的景象，還有那種垂釣，灌園，啣瓜

子的悠閒的生活，可以讓擾攘於塵海的人們來這裏換換空氣。尤其是像我這樣一個從大都市裏來的人，能夠在這裏獲得另一方面的稀有的愉快。有人以爲田園的靜，不及都市的動；田園的清悠，不及都市的刺激；甚至於以爲田園沒有「力」的表現；我覺得這種見解，未免太固執了，太欠缺智慧了，而且是祇見到了剛的力，還沒有領會柔的力，祇認識了偏狹的局部，還沒有瞭解人生的廣大的意義。

假如能夠把白鷺洲加以整治經營，更種起許多綠樹，遮住那些市梢的房屋，使它成爲一個公園，并保存它的田園的風味，我覺得這是一件很值得做的事情。湖中長着許多蘆葦，頗適合於白鷺的棲息，這大概就是白鷺洲的名稱之所由來罷？可是現在，白鷺的踪影全無，大概是已經投奔到別處去了，或者是早已被人們所宰割，早已做了人們的盤餐，也未可知。我們拿過去的事蹟，猜測將來的變遷，那麼，這白鷺洲的未來的命運，恐怕也是因多吉少罷？雞鳴山脚荒冢累累，像是無數瘡痍和贅疣，縱橫亂亂的叢聚着。睡在這些家冢中的，似乎都是新近戰死的士兵。但是，爲甚麼定要選擇這個風景地帶，來作陳屍之所呢？即便要埋在這裏，又爲甚麼不用一個合葬的大家呢？難道到了這時，還有甚麼上下之分，爾我之別，想靠着幾塊木牌或石表的標記，而流芳百世嗎？從這小小的一端，也可

以窺見我們現代中國的國民性了。在那些荒塚的小小的木牌上面，標着湖南四川山東等等字樣。他們遠離家鄉，竟從此一睜不返，也許他們的老母寡妻，還絲毫不會知道這個消息，還日夕在倚着門憑着窗的盼望。像這樣的死法，到底是有意義呢，還是沒意義呢？教育的不良，生計的窘迫，社會意識的墮落，就造成了這樣一種連續性的冤孽！可憐呵，我們中國的人類，以及整個世界的人類！

在到鸚鵡寺去的途中，遠遠地就望見那個氣象研究所。我油然的起了參謁之念，雖然也曾見過上海徐家匯的天文臺，也頗想看國人自辦的設備；不料鼓着氣走上山頂，便看見一個警士，佩着手槍，全身武裝着，狼巴巴的站在氣象研究所門口。我問他道：「可以參觀嗎？」他好像同人家有過幾代怨仇似的，板着面孔說：「不可以！」我再一看大門上，見有一塊近乎「虎頭牌」的牌示，大意是團體參觀的須有公文，個人參觀的須由各機關人員介紹。我纔知道這裏也未嘗不可參觀，不過須由「各機關人員」介紹罷了；但我仍舊不大明白，何以「各機關人員」，偏有這個介紹的資格和權利！據說現在有些甚麼機關，正在標榜學術化；想不到這個學術機關，倒先學起官僚化來！

鸚鵡寺後面的豁慶樓和景陽樓，確是軒敞可愛。憩息

在那靠窗的茶座上，從窗外眺望，近看臺城，遠觀鍾山，中間還可以看見一片玄武湖的波光。假使你心中有點鬱鬱不樂，這裏有的是香茗，不妨一杯一杯的灌下肚去澆洗塊壘，並且不妨推開窗門噓一口長氣，學那風雨晦冥的鸚鵡。我們當然不是信神禮佛的人，但能夠有這樣一個公開的地方，可以讓我們登臨眺覽，並且可以讓大家登臨眺覽，這總是值得贊美的事。

胭脂井在鸚鵡寺背後的山脚，伏在井欄上向下窺望，可以窺見十多丈以下的一汪積水。據說這是中古時代陳朝的宮井，常隨軍入陳的時候，陳後主的宮妃。多跳在這個井裏自盡。國破家亡，照例總有幾個婦女殉難。唉。這歷史上的悲劇，這洗不淨的血跡，至今在這個井畔小作徘徊，還不免使人感慨於他呵！當我們從鸚鵡寺後繞道到這裏時，在路旁見有一種十字花冠的莖莖類的小花，不過顏色是脂胭脂的，寂寞地開在蔭陰，好像許多斑斑的淚點。我採了一握，就給了它一個名目，叫做淚痕花。假使有一個嗜好神話的人，倒可編造一則悽艷的故事，說這是陳宮妃子們血淚掉地後所生長的植物。事情當然不會這樣，但在這條路上，我想總灑着不少當年的淚痕與血滴罷？

離胭脂井不遠，就是臺城。臺城據說也是六朝時候宮城的故址，如今却祇磨得一段了，它的一端，和現在的城

垣聯接着。站在城上，向內眺望，可以望見許多園林，人家，以及一縷縷的炊煙；向外眺望，可以望見許多蘆葦，洲渚，以及盪漾在玄武湖中的扁舟。有些人主張把城垣拆去，但我覺得南京城並不壞，尤其是首都不比商場，保留一些濃厚的東方色彩，於南京也許不但無損，而且有益。因為既然有了這種現成的建築，設法利用一下，也未嘗不好。譬如在城垣外緣的邊上——原先城上短牆的故址——用洋灰黏合城磚，築造一條狹長形的槽，就在槽內遍植柳樹；又在城垣內緣的邊上，裝置鐵欄，並陳列各種盆栽的花卉，排列供給遊人休息的長椅；更在城上逐段架設紫藤木香等花棚；把城樓改作音樂亭，於春宵夏晚播送音樂；試想這樣一來，不是就可把這一座城，變成了綠陰滿城花草如錦的環城公園嗎？現在南京的大街小巷間，遍地車馳馬驟，塵土紛飛，人民正苦於煩躁不甯，那麼，留着這城上一圈淨土，讓市民們作散步和休息的地方，大概也是必要的罷。至於怕城垣妨礙交通，那就多開幾個城洞好了，二十個，三十個都可以的。你這歷史上的宏壯的古城呵，讓我們再見你獲得新賦與的生命，比意大利重新出土的波沛兮（Pompeii）古城更要悠永不朽！

玄武湖中的蘆葦真多，盤根錯節的生長着，幾乎要把許多地方變成陸地了。湖水清淺，水中綠藻縱橫，這却頗

和杭州的西湖相似。坐在一葉扁舟裏邊，向水上泛去，讓四月的和風緩緩吹着，這種樂趣，比泛秦淮河要好得多了。這裏的船，形式和構造雖然不及西湖，但在船中置有小藤椅，或是藤的躺椅，乘坐時倒比西湖船上那些木框藤編的椅子舒服；不過地位不甚經濟，沒有很多人可坐罷了。我相信，如果把這個湖好好的整治一下，風景實在不壞，湖中又有五個洲，可以作種種點綴，即使比不上西湖，但實有成爲首都第一名勝的可能。

「死不得」，在燕子磯巖山的頂上，豎着這樣一塊警告牌。不消說，這裏巖頭危聳，下臨深流，祇須輕身一竄，自然立刻可以消失你的生命；但是，對着那蒼茫無垠的原野，看着那浩渺蜿蜒的江流，即使不曾激起豪情勝概，至少也會減少你出世的悲哀，怎麼還想死呢！我覺得在這個地方，是應該像古人那樣，奏着鐵板銅琶，唱大江東去。你看那遠處白色的羊羣，像許多白點似的散在綠野上面，以及矗立着桅檣的船隻，成隊地泊在大江岸邊，遠遠矚，這高瞻，這毫無遮攔的天風，這軒昂凌空的快意，是多麼開拓你的胸懷呵！

燕子磯旁的一個小小村莊，也似乎充滿着幸福與快樂。公園，林場，民衆圖書館，以及整潔的街道，圖籍充盈的書齋，種種設備，都不像一個尋常的鄉村。那邊的人

民，又和平，又大方，把美好的經營，公開於來遊的賓朋。在他們的心目中，似乎是無所謂達官貴人和老百姓，他們祇一律給你以「人」的敬禮，不特別的奉迎，也不存偏狹的忌心。所以能夠做到這樣的地步，這却還須歸功於燕子磯村的實驗小學，因為他們是這個農村生活的中心樞紐，也就是這個農村自治的唯一導師呵！

這是一個多麼可愛的學校呵，他們的態度，是又誠摯又坦白。門前除開標着校名和懸着一塊農村建設改進會的牌子外，並沒有那種變相的「虎頭牌」，無論你是一個異地的遊客，或是本村的農民，胸前完全不必佩着甚麼徽章和符號，都可以任你進去，甚至於側門後門也都可以涉足。我親見有一個鄉下的老先生和幾個農夫，走進校內來參觀，他們脚步是輕輕的，並不妨礙上課的安靜；他們吐痰是在盂內，並不妨礙校內的清潔；他們走到這裏，都不覺油然的生了愛護之心，但這種油然的愛護的好感，完全不是疾顏厲色所能換得的；當他們參觀了一回之後，就不須招呼的走到來賓休息室裏去休息，好像走到自己的休息室裏一樣，但態度却顯得雍容而肅穆。唉，人的心是多麼神妙喲，它正像鏡子一樣，你有善相，它所反映的也相善相；你既是惡形惡狀，它所反映的也不見得會有好相呵！在這個學校裏，我看見內室的門也都開着，裏面有許多東

西，陳列得整齊齊，但教員却到課堂中上課去了，既不曾用警察和校役，連小小的戒備也沒有，他們既不把人家當作盜賊，難道參觀的人倒好自墮人格，去偷他們的東西嗎！

這個學校精神的健全，內部設備的完美，當然是不消說的了，同時，對外也做了改進本村社會事業與公眾生活的中心。像公園，圖書館，小菜場等，都是他們努力的成績；而風俗習尚的轉移，也收了同樣的效果。他們在村中各條路上，裝置着種種切合於農村建設的標語，指示公益的需要與思想的趨向。這些標語，切實誠摯，完全和別處所見的那些誇大，虛偽，名是實非，歌功頌德，使人心頭作嘔等標語不同。算了罷，那些耗費公帑，剝蝕民脂民膏的機關！像中國這樣一個墮落而沒有氣節的國度裏，我覺得單靠奴才們的奉迎與欺詐，是祇有愈使民族性趨向於墮落而已；的確，還不如使各鄉各村，多有像燕子磯小學那樣的學校，來作改造社會與指導思想的中心，那倒是最根本的辦法呵！

在遊罷燕子磯的歸途中，又到曉莊鄉村師範學校參觀了一次。他們的房屋，是用茅草蓋的，牆上四面裝着玻璃窗，質樸，整潔，同時光線也很好。從遠處望去，只見一處處紅牆黑柱的房子，錯錯落落建在山上。校外沒有圍

牆，也沒有所謂大門，以及守門的警士。最先給我看見的，是一個小小的醫院，裏邊有一個穿着粗布制服的青年醫生，正在替鄉村人家的孩子們治病。再進去是幼稚園，農藝館，生物研究室，圖書館，大會堂，宿舍，廚房，以及村民自衛團的辦事處等等。他們並不採用課室制，教學法是活的。一邊做，一邊也就是學。關於農村社會的知識技能，關於現代社會所需要的團體事業，他們都在實際的研究，都有實際的組織。那邊的學生，都是布衣短裝，——女生的服裝也很樸素——劈柴，打水，燒飯，煮菜，什麼事情都是自己動手的。像穿着時新西裝，把褲腳管低低的拖到腳上，走起路來兩個屁股一扭一扭，這樣的學生，他們那邊是絕對沒有的。在他們校舍前面，有一口池塘，當我去的時候，見有一個農家婦女，正蹲池在邊洗衣，幾乎使人疑心這裏不是學校，而是田莊。又見有幾個剛從田間做完了工作的青年農夫，休息在學校的廚房前面的柴堆上，把鋤頭放在一旁，有說有笑地同校中的教員和學生們談話着，好像自己家裏的人一般。就是像我這樣一個異地的遊客，也不必通報姓名，儘可以自由自在的走到校內任何部分去參觀；碰到有人在裏邊而又掩着門的地方，你祇須輕輕的用手指在門上一叩，就立刻可以從裏邊得到「請進來」的回音。在中國這樣一個「爾虞我詐」的社會裏，這

裏彷彿是另一天地了。

中山陵在紫金山南面，這是近代的一個大建築。寬闊的道路，層層疊疊的石級，巍峨的祠宇，從山腳直上山巔，遠遠地望去，很有一種莊嚴宏偉的氣象。若是等到兩旁的樹木長大成蔭，那一定是更將激動人們的觀感。我們從山脚一步步的上去，走到祠宇前面的廣場上，站着望那下面的石級，和石級兩旁的陵園，又是另有一番景象。再向前望去，便是那蒼茫的田原，和環列的遠山。祠宇的結構也不錯，除屋頂用中國式的綠釉瓦外，柱子和牆壁，都是用雲母石建築的。祠後有兩扇銅門，銅門以內，便是庑榭的穹窿形的墓穴。墓穴頂上嵌着彩色的小玻璃，疎疎落落好像星點一般，能夠從外面透進五顏六色的光輝來，很是美觀。不過祠宇門首站着兩個兵士，我覺得大可不必；要看守這裏的建築物，祇須用幾個團丁就夠了，又何必用槍，用子彈，用刺刀呢！當我們想走進祠宇去的時候，那兩個兵士把槍一橫，立刻攔住了去路。伴着我走的那個朋友，遲疑了一會，便從袋中掏出一張上面列着職銜的名片，遞給兵士，兵士便又立刻毫不留難的讓我們進去了。我想，像中山先生那樣一個最接近民衆的革命領袖，等到死了之後有人來參謁陵墓，却必須要擁有「一官半職」的人纔能進去，這恐怕不是他老先生的本意罷！

我們又到了明孝陵。明孝陵離中山陵沒有多遠，墓道前面，列着一對對的石人石馬，雖然是些沒有知覺的東西，倒也古樸可愛，肅然可親。陵內的牆新經塗刷，但刷得太紅了，似乎頗與這古氣盎然的環境不相調和。我們一進門，又看見一個兵，肩上橫抗着一枝插有刺刀的槍，在甬道中間往來徘徊。哎喲，我的英雄哪，像這樣一個與人無爭的地方，怎麼又拿殺人的武器，來向遊客們誇耀呢！幸而刺刀沒有碰在我們頭上，我們就從一條隧道下面，繞上了一個高大異常的祭壇，站在這裏望遠景，也還不錯。壇後樹木森森的山上，那就明太祖長眠的地方。從前，他——明太祖——的底下也有許多精兵猛將，但如今是什麼都沒有了，連他的身子也不屬於他自己了，雖然是貴為帝王，結果也和平常的生物一樣。

明故宮，也是明代的遺蹟，可是現在餘留着的，祇有一個午門，和一條御河。午門城垣的磚石，滿眼殘痕，沒有甚麼好看。倒是御河中却還有一泓清水，水中滿生着綠滴滴的蘊藻。河上架着環洞形的橋，橋面鋪着一塊塊的大石板，還可以窺見當年的工程。在這樣一個好去處，大概明太祖在當年，一定是曾經有過幾度流連，也許還在這河水上照過影子，可是現在踏在這石板上，不是他了，水也不是當年的水了，草也不是當年的草了。

在午門前故宮的舊址上，有一個古物保存所，這是民國初年建造的。裏邊陳列着各種在南京發現的古物。最惹人注目的，是一個宋代的井欄，那堅緻的石質，因為也經不起汲水時繩索的摩擦，經過了年深月久之後，於是那井欄四周，便滿是一條條的極深的痕跡了。古物保存所外面的院子裏，還有兩個方形的大石槽，中間盛着水，漾着蘊藻，它的用處，等於我們現在的金魚缸，這大概也是當年明宮中的遺物。此外，空地上還有幾個很大的石碟盤，可是柱子已經沒有了，屋宇更不必說。在後人佈置的庭院中，白色的牡丹花，爛漫地開着。有幾隻黃蜂，祇顧攢着頭在那裏採蜜，它們，似乎除此以外，是什麼都不理會不知道了。

一九二九·五·一。

玖 瑰 (詩集)

陳醉雲著

印訂精美

實價五角

上海東寶興路春潮書局發行

去國恨

孫福熙

中國的土地上永遠沒有栽培大材的希望。原有的大樹，認為不合時宜而都被斫倒；正需滋養的小樹，既無人灌溉，也從來沒有人存心愛護，所靠這塊黃土大平原的肥沃，算是每年也增長一點枝葉。可憐這些小樹幹不過筷子那樣的粗，每陣風來，使他們搖搖擺擺。三搖四擺，根株大有出土的希望了，於是自薦而為棟樑支柱，不是大材也是大材了。萬一自己不願意做大材，或者做了棟樑而坍塌下來，就有人削他做筷子，給人撥飯粒或者燒着一團火，給人煮飯鍋。人們告訴你，做筷與燒飯就是大材的大用。至於我那樣的些小萌芽，既不值得如老樹的斫伐，以顯斧鉞們的威嚴，且不配做筷燒火，什麼都沒有用，却自命不凡的想着枝葉花果的幻夢，於是只配大步的踐踏了。在人們的眼中，踏死些微的萌芽不算費力的工作；萬一有的遺漏逃脫，也是毫無可怕。不過，我們既有了這個萌芽，不得不看看自己將來的枝葉花果，所以，我之欲移土生長，也算得一個可有的試驗。

現在，我走了，我離開這踐踏青年的中國而去了，我

要特別響亮的喊出我的暢快。

啊！我將一天比一天的走近美麗的法蘭西，從此不必再聽中國的槍砲，從此，中國老年人的痰睡不再吐在我的面上，從此，眼睛腳爛面黃骨削，甚至無病可說的老幼同胞們的啼哭，不再擾亂我寧靜的思想，我的心實在沒有這樣的硬，來忍受他們的哀求。

忍受哀求實在是最苦的刑罰，有人打我一棒，我只是一个痛，有人打我一槍，我便不知不覺的死去，這種都是不足為苦的。在中國有一個普遍的刑罰，就是用了乞憐來割裂你的心。他說得如何困苦，求你的賜與，於是你不得不割下一塊心血；只要看你肯破費，他就說，現在更苦了，因為你的賜與而更苦了，求你第二次的賜與，而且此後決不再要了。如果你不死，如果你的心不到最後的一絲，他到一百次也是要來刺吸的。商品買賣，他必說這實在是虧了血本的交易，職業介紹，他必說是肚餓三天了；朋友交往，他必說實在是願効婢僕。聽了這種話，你以為如此的容易接觸中國人的誠心了嗎？不然的。這種話不

但不出於心中，而且原來是口外輕風，今天說出多少句，他無沒有帳，若要拏了這支票去兌取，即使是國家銀行的鈔票，也是向來不能兌什麼，這還不是一件不懂世故的大笑話嗎？

中國人愛說苦，不苦也說苦；中國人愛乞憐，說苦無非求人的賜與。苦痛，應該用硬骨來支撐；說苦應該只為這硬骨吐氣。然而中國人早已丟盡祖宗傳下來的骨氣，比蝸牛還要黏滑，踏他一脚就啞啞的變為一滴痰唾。

我所最不能滿意於中國者，就是看到黏滑的蝸牛太多了。

我不相信中國的山河只生產蝸牛。如此大平原，儘夠栽培億兆萬千的桃李稻麥；高山大河，儘夠給此土的生物以熱血與靈氣。我愛中國，凡我旅行所到以及傳聞所得的中國土地，我都愛好。這不是因為我生長中國而為國家主義所籠罩之故，你不見什麼外國人都要佔領中國嗎？可是，這中國大地不久將變了滿足蝸牛之國了！

罵人是一件痛快事情，然而自己也被罵在內者十分覺得痛苦。眼看我們民族的陷落，決不是痛快事情，這不是我抱負以匹夫而安天下的大志，老實說，蝸牛國裏做人，即使吃飽石灰質，也不會生一絲骨頭，終不免感染而為一隻蝸牛。我為這民族，也為我自己！天下有什麼藝術家，

什麼革命家，如果體體的民族沒有進展，偉人們也只可跟了坍倒。我既不是偉人，所以要責罵我自己無能的時候，更要責罵牽着我的社會。

我並不咒詛一切中國人，多少人都如我的被這社會所牽着，我之咒詛中國社會，也是代這班人掀動那條牽我們的鐵索。

不要忘記估中國人民半數以上的農工，他們營養四百兆人，營養中國，斬除荒草，開闢石山，求增加吾人的養料。他們得到什麼利益呢？除了苦苦的可以填塞肚子不至於餓餓。可憐多少人是種了稻麥給人，而自己餓肚不能得食呢！可憐馬路邊哼呵勤勞的工人，一到休息時間，就橫臥路旁，有誰想到給他一滴水止渴，有誰給他一葉蘆席遮蔽太陽。

終日奔跑謀食，原不是文明社會的人生分內之事，但還不算違反生物的原則；而中國人之日夜惶惶，隨時遇到非分的蕪繩槍斃，逃去逃去還是不免一死，這真是比貓國裏的老鼠還要恐慌。

生命尚且沒有保障，還何暇建立文明，於是青年們都陷在爛泥污水中，寂寞與恐懼還在其次，拚命的呼喊智識饑荒，也不曾有人理睬。我就是其中的一個，所以我只得跳出這臭水泥塘了。

我只是舍不了西湖的一群藝友，百餘人團聚一處，造成了忠於學術的好空氣。在湖邊走過，必可遇見在花間柳蔭寫生的青年，一望而知是藝術院的學生，雖然大半是不認識的，均如相識的熱烈招呼。這樣的招呼慣了，幾天不見時，對於這不相識者就引起很是不安的罣念。還記得去年湖上第一次積雪的一天，我早走去，隄上已滿印藝術同學的足跡，各人忙着在作畫，仰起微笑的臉色對我說話，空氣是寒冷的，而心情熱烈，永遠熨貼我的胸前。如此好學，如此明白事理的學生團體，從來沒有見過，以此好學生而常於見我時很真誠的對我點頭，我真的驕傲極了。然而，藝術院的經費一文只能掙到七毫，而且一兩個月不付也是常事，於是電燈錢付不出而被剪斷電線，沒有錢買煤而大家凍餓。我實在要為這可愛的團體爭一口氣。風眠的醇厚，既漂的熱烈，都是我的良師，我願從之一生。然而，我還不能這樣幸福，我不能處此地位而無愧。我想將我的萌芽移到適於生長的國土去培養，到了可以做扶可以燒飯時再回來不遲。萬一我是可以成材的，那末我還希望不要爲了做扶與燒飯而立即起用我。我愛的中國人！切勿以爲我的移植他國而將變爲異種，我既係在這黃土裏產生的種子，必定永能爲這黃土而開花結果，因爲我愛着這塊黃土！

啊！我失敗了！我本想在去國的文章裏詳細的敘述中國的病菌，有如石炭酸水的酒個痛快，然而結果是想說而失了勇氣，終於不著痛處，反說了許多可愛的中國與可愛的中國人。

是的，我本想在起程前寫成一篇去國上，專述我平日在中國所受的憤恨。預料在上船後心情是要變化的，可寫去國下。不料從這懶惰使我的愛中國者愈覺可愛，而原有的憤恨大半變了憐惜。於是所有的憤恨毫無意義了。

我只是一點萌芽，不願冒充棟柱，所以辭謝一切勳章與花榮了。但被人踐踏，也不是我所願意的。我叮嚀勸告碼頭上對我揮手的朋友們，請再困苦經營，這塊土地上是應該栽培樹木了，不要使中國人連死的時候也要買了美國的木材來做棺材。

孫福熙

三月二十八作於南海上

歸魂

龔珏

一根遊絲纏繫着兩個世界底腳脛，天空飛翔的紙鸞繫在乾枯而滯重的手中。一個飄零異邦人，又飄入他底巢穴來了。

渺茫，幻夢的行囊，被車輪，帆蓬攪入踏澹，愁悵的洞窟。山石，巖谷，圍困着；叢林，小徑，盤繞着。茅屋簷下的一粒微塵，泥牆架上的一塊木牌，壓抑着，窒閉住健飛的翻翅，遼闊的心胸。

優遊的歸魂，却在綿延久遠的青油燈下顫慄了。

山溪底風雪

心神總能夠昇揚：讓自已來觀賞自己吧，快慰的或痛楚的。

何處不是歸途，何處不是去路？轉向都是一樣。重重轉入雲山，岩壩，翻身來飄入江湖，大海，同樣的險惡，明關。

沉重地負担着走入洞窟，輕浮地優遊着飄入大海，都是一樣，——一樣的嘗味，一樣的經歷，一樣的需要呵！

放開胸襟，看吧：江干渡頭底明燭，山溪風雪底迷濛。

心神是能夠昇揚，然而心神也是如此沉鬱，重壓着如像僵臥的屍體。

何處是我底去路，而我却走入陰鬱的山谷裏了。

心神總是如此沉鬱：讓自已來觀賞自己吧，快慰的，或痛楚的。

哽咽的水聲

何處是燈影？祇切盼着。

微弱的籠燈，閃亮着在自己底心膂，倦臥伴着恐怖。前途——幽暗，陰黑，祇是哽咽的水聲，輕微的犬

吠。

遠離迷醉的城市，穩全的警衛，而投入寂靜底恐怖中

了。不勞盜匪底劫掠而已赤裸的骨肉，還是捫胸喘息。何處是燈影？祇切盼着！

巡 查

用不着自己盤問。

用不着自己翻倒箱籠。

自有上司下的刀刺，巡燈。

誰賦予我這一副口舌，衣裳，誰賞賜我這一身骨相，

體面。

用不着自己翻倒箱籠。

用不着自己盤問。

未曾埋葬的骨

祇要將兩腳高擱在轎槓上時，不管是紙灰，泥像，就得賞識許多欽羨而上視的眼珠。

祇要將薄婦底褲檔跨在人底頭上，祇要將刀劍架在人底肩上，上視的眼珠更會表示欽羨。

我沒有薄婦底魄力，而我又沒有刀劍，我無從得到欽羨而上視的眼珠。

我有的是骨頭，然而骨頭祇配埋葬；我可幸還有我底血和淚。

用血昏暗天地，用淚下着暴雨，雖也得到了許多上視的眼珠，然而決不被欽羨，而反被咒詛。

於是我就將血，淚收藏在箱籠裏，將我底未曾埋葬的屍骨高擱在轎槓上了。

我於是得到了欽羨而上視的眼珠。

一扇巨大的門

那裏有一扇巨大的門，門前是一條深溝的溝。管着的不不是巡捕，而是年邁的老丈，地婆。

他們底眼，永遠是貓視着，發着青綠色嫉視而嘲弄的光，眉睫上長着青苔；他們底手，永遠是張着，阻難而攔求着做着手勢，萬年的長青藤底根長着在他們底手臂上。

母雞似地閃視，當他們搜求他們所憤於搜求的事物以後，而表示歡愛與憎恨，而這樣迎拒來客。

我一腳邁進這扇巨大的門。他們立即認識我，並在長着樹根的手臂上指出我童年時指甲底痕跡，長着青苔的眉睫上數着我往昔的足影。

在他們青綠色的目光中鏗禁着我舊日的靈魂。

他們在搜求我底行囊，撫摸我底身軀，而沒有一樣是適合於他們底眼目，手勢。

於是他們嘲弄，憎恨，而且拒絕。

於是我底行囊被擲入深溝，偃曲着，兩腳跨在門檻上

不敢拾頭

木椿

天生下來，是把我放在中國，一個省區裏的一個縣分，一個鎮市裏的一間茅屋底下，一個紅腳盆裏頭的；我就這樣開始啼哭，學嘴；畫花紙，寫文章了。

命定的我，帶着我底土質，色相，並帶着我底性格，口音。

當我發覺我底靈魂是自由，我底世界是廣大的時候，而我底腿滯重了；我底額角已標着牌號，而我底牌子已拴在木椿上了。

當我夢想我自由的靈魂，我廣闊的世界，而想為自己選擇美麗的土地，棺木，而埋葬自己底身軀的時候，我戰慄了。我底幽靈必會回到木椿底四周遠遊，啼哭。

命定的我是誰底骨肉，我是誰底靈魂。

天生下來，是把我放在中國，一個省區裏的一個縣分，一個鎮市裏的一間茅屋底下，一個紅腳盆裏頭的；我是這樣開始啼哭，學嘴，畫花紙，寫文章的。

天窗底開闢

光華，燦燦的天窗，常為愚蠢的人們開着；奇香，妙

樂，常常飛揚在人們底頭上。

但是，剎那閃電似地消逝了，毫無踪影。而愚蠢的人們祇張着嘴昏睡着，絲毫不會感覺悵惘。

剎那間奇香，妙樂跟着純潔的天仙底蹤跡消逝；而天仙底翅膀已經破碎，而且染着鼻涕，涎沫；潔白的腳趾已留有齒痕了。

除昏睡外，愚蠢的人們祇知扭捏，吞嚼；然而——光華，燦燦的天窗，常為愚蠢的人們開着；奇香，妙樂常常飛揚在人們底頭上。

招魂

人而有魂，所以得離軀壳而飄遊；快活的是這樣的亡魂。

人而有魂，所以得捏在手中而錮禁；鬱抑的是這樣的遊魂。

然而——

優遊着的幽魂，飄遊着無處着落，不該可悲嗎？

飄遊着的遊魂，被親人之邀召而來歸，不該欣慰嗎？

現在——

陰暗布滿大地，幽靈底黑翅迎飛着。胡同深處，閃亮着籠燈，聲聲呼喚，與切盼的應聲相和，希冀亡魂之來

歸。

被召的遊魂，真該欣慰，而你執意飄遊，竟緊蹙着眉頭，不願回頭嗎？

然而無人呼喚，叫召的遊魂，却在嘆自己身世之無依而嘶啼了喲！

現在，叫召亡魂之呼聲，聲聲應和在胡同深處，喚徹大地。

熱淚映着夕陽

坐未片刻，而廚門，杯盤碰撞着了。

坐未片刻，而在你面前就是熱氣蒸騰的兩盞甜點。

怪自己之无情，而在盛情的贈視之下留下一盞來了。殘酷，過分的愛，而却得着殘酷，過分的自己咬齧。

趁着夕陽還未靠山，白髮懷着慈愛，伸着兩臂。

趁着夕陽還未斜落，鬚髮懸着雙鬚，奔就撫慰。

但是，何處去找童時的憧憬，何處去尋懷抱裏的舊

夢。

趁着夕陽還未靠山，在漆黑的洞門前盼求溫暖。
趁着夕陽還未斜落，在蒼茫的大路上不得不舉步遠

於是在剛毅，挺硬的心坎裏，滴入衰老而酸辛的眼淚來了。

欲求溫暖而柔順的慰安，而反得到黯澹，冷峭的悽楚了呵。

蒼老的心

不知爲什麼，這張床於我倒妥適起來了！

不知爲什麼，這張椅於我倒是需要了！

可憐的蒼老的心呵！

這張床，是寬大，穩定，是青土布的被褥，是白色的印花。卸下夢幻的錦袍安睡吧！

這條椅，是有操手的。前面是圍繞着鮮嫩的笑容，引伸着未來的世界。是可以安置得下倦頹的身軀，與爲痛苦和絕望底刀箭所傷的手腳。擲去夢幻的金冠坐下吧！

可憐的蒼老的心呵！

月亮

「無須再希望了，月亮是不會掉到你手上的！」

然而還是希望着。

說這句話的人是不錯的，因爲他是看準了才如此說的。

「一個是殞滅了，我祇希望着這個。」
說這句話的人也是不錯的，因為他是看準了才如此希望的。

然而月亮是不會掉到你手上。

但是——當這樣談話的時候，月亮却落入不被希望的人底心上了。

奇蹟

一連身上打了六鎗還不能中其要害。

在未經倒地之前，就預先在遺囑上寫着仇人底名字；而當鎗彈飛來時，迎面的却是自己底親姪。

一連開了三抬鎗，而還賺不到一個死骸。

預計着殲滅正在龍舌頭上的全村人馬，而在墳塚間屍骨分飛的却祇是兩個親家。

上山捕盜，而却帶下了千般嬌嫩的婆娘。

畏罪亡命的匪徒，而却願在村頭竹蓬裏跪地自求刑戮。

在這山明水秀的景色之中，重疊着青豬紫綠的山嶺裏，飄揚着雲烟的村莊上，青溪，沙灘上的足印，水痕，無處不顯露奇蹟呵！

輕快

舉起了一個手指，而又放下了這個指頭，沒有一箇煙的功夫，一樁故事就下了場。

你祇要挨過那個指頭，走過那張嘴，你就會感到輕快。

擱起了一隻脚，一口煙從嘴裏進去而還沒有打鼻孔裏出來的時候，一樁陰秘事就從床底下翻出大門口了。

你祇要走過那個大門口，你就會感到輕快。

一粒細沙跌落在銅鑼上，如果輕快的人還肯輕輕地敲一下，則整個山谷也要感謝而感到輕快了。——

沒有一箇煙的功夫，一口煙從嘴裏進去而還沒有打鼻孔裏出來的時候。

祇一張殘餘的相片

無從補償的缺憾，現在是盡量往自己身上堆疊，而且還竭力地找尋自己底罪愆，然而已沒有鞭杖的手，而且永無補救的時候了。

現在祇有自己醫囑自己底靈魂，對着這一張殘餘而不甚清晰的相片。

一雙祈求，盼切的目光與苦戀着不能瞑目的神態，雖然還留在我底心頭，眼底，然而在死神前不及挽救的遲緩而無用的手，現在還能做些什麼呢？

現在祇有自己齶嚼自己底靈魂，對着這一張殘餘而不甚清晰的相片。

狗咬小耳朵

先預計着你底答語，然後等他來請問你；所以你不曾到過他底後門頭，你就不要回答。

大廳上的粗魚，大肉的筵席，是後門頭充塞着小耳朵，細眼睛的廚竈裏搬出來的。如果你不用小牙齒，細肚腸去咀嚼，你不但會消化，而且要哽噎。

如果你不爲自己底口腹，不爲自己底體面，你最好不要到屏風面前去坐，不要去和張着嘴要向你招呼的人點頭。

我剛從一個朋友底聚餐中回來，在路上這樣謹慎地想的時候，突然一只狗咬了我底腳跟了。

我於是從屏風裏的小眼睛，後門頭的小耳朵，而又想到憑空也會被狗咬的自己底命運了。

骨架之下

耍骨頭，本是人事底究竟，骨頭之舞弄花樣，乃是一切藝術底根源；然而我却供奉起自己底骨頭而鑄禁在幽暗的寶龕裏了。

於是我就做了自己骨頭底奴隸，而向自己跪地，而自己鞭抽自己底身軀，自己消毀自己底血肉，自己咀嚼自己底靈魂；跪伏着呻吟，殞臥着待斃。

在陰森的寶龕之下，在挺硬的骨架之下，本應該讓靈魂昇飛，讓血肉消毀，然而我却留戀着；咬着牙在汗血下纏擊，固執地攀附着不肯放手。

脆弱的可羞的神聖的形像呵，你自己將使你自己的樹植的骨架圯斜，你自己將傾覆你自己建築的寶龕！

着落

有時我很感着快樂，似乎已得到着落了。因爲我想，萬一我不能使喚我自己的時候，我可以自己收拾我自己。於是我就放鬆手脚，率性地做去。

現在，我可不這樣想了，因爲我想：

如果我可以自己收拾我自己，那末，爲什麼不駕馭我自己而盡量使喚呢？

於是我就緊抽筋絡，痛切地做去。

似乎也得到着落了，而很覺快樂。

下賤的生命

因爲是三十夜晚，因爲三十塊錢的賄賂而竟躲避在這

個竹蓬裏。

於是吊死鬼爲找尋替代，爲結算他底生命債而找到他
了。

可憐的不值錢的生命呵！

生命在圈子裏打轉，有的是如此崇高，而有的竟是如此卑下。

自己做着圈套而自己放在脖子裏吧。

可憐的下賤的生命呵！

山村底恥辱

已無處找尋，我所要的仇人，親朋。

是我生命底幸運，而也是質樸，蠻橫的山村底恥辱。

三角的礮石還怒視着，粗野的叢林還滋蔓着，然而泛

流閃視的，却是卑下而沒有氣骨的溪，輕飄而浮滑的魚。

是我生命底幸運，而也是挺硬，快利的鎌刀底墮落。

已無處找尋，我所要的仇人，親朋。

下流的溪

放下了船槳去吧。

從泥土裏，巖窟裏抽出手來，解去草鞋，繫上絲帶

吧。

拔去了你們底爪牙，豐潤你們底毛髮吧。

山嶺裏高傲，狂吼的獅虎，也應該到高懸脚，車輪下
顯顯身手，學着犬家。

往下流，往下流，迎接着輕飄的帆蓬，浮滑的電汽。

跟着鵝卵石一般圓滑地滾滾，那裏是你們底泥漿。

我曾浮游過，浸洗過的溪，而今是如此：

往下流，往下流的溪呵！

我真感激

我真感激，人們對於我的恩賜。

人們因爲羨慕着自己底美夢，所以也願將自己底美夢

賜予人家，加到人家底頭上而羨慕着。

我在幾千里，幾萬里路以外接受到他們底禮物，我真

不應該驚慌，顫慄，而應該酬送我底驕傲，體面。

然而我真慚愧，我祇有使他們失望了。

我底鄙吝，冷淡，在他們預計着接受還禮的熱望中，

心中不快了。

於是我底老同窗，舊親友，終於對我說不平的話：

『你總不應該忘記我們餽！』

是的，我不能忘記他們底恩惠。

於是我揮着挺直的手，用僵硬的嘴對他們頌唱我底

歌。

因爲是如此苦澀，難聽，於是他們掉頭走了，因爲這不是他們可羨慕的美夢，正同他們厭棄他們自己而掉頭離開自己一樣。

我總還是鄙吝，冷淡，而且現在是寬鬆了，然而他們立刻給予我另一種恩賜，仍舊預計着接受另一種的還禮，而且他們是安心了。

我真感激，人們對於我的恩賜。

平庸的人

「英挺」，這是廟宇裏的立像；「冷硬」，這是挺在木板上的屍骸。

然而一個人却被這樣稱譽着，而沉下眼珠，淌下眼淚來了。

他自己想，我畢竟還是溫熱而且脆弱。

泥像底眼淚是會向人底心裏泛濫，屍骸底眼淚是會往幽暗的地獄裏奔流；然而他底眼淚却往破衣袋外滲滴，雖然是緊緊地被裹紮着。

他終於向自己發愁，對着這個稱譽顫抖；他終不能英挺到昇入蒼穹，他又不能冷硬到直抵地獄，他還是在這中間徘徊。而他還是這般平庸的他呵！

留戀

我會留戀過什麼嗎？而今竟留戀着了。

溫暖的，快樂的，使人留戀，難捨，然而我留戀着的決不是溫暖的，快樂的。

蹣跚的烏龜，不留戀他陰濕的岩洞嗎？飛翔的老鷹，不留戀他粗糙的巢穴嗎？

雖是寒澀，愁鬱，而仍覺溫暖，快樂。

在倦於求快樂的快樂而遠翔的人，也就會深味痛苦的快樂而快慰，而留戀了。

爲求溫暖，快樂，而至於無所留戀，那末留戀的決不是溫暖的，快樂的。

而今我竟這般留戀着了。

十八年三月二十四日，黃溪。

鴉 鴉

陳醉雲

啊，多謝你這綠陰的清芬，
 除了疲勞者的煩悶！

誰不想發一聲贊嘆，
 但終找不到話語可以表示衷忱，
 祇好讓那情感在我們的胸中升沉！

暮地裏一聲遼亮的歌音，
 有如夏玉敲金！

哦，這是鴉鴉呵，
 這是我們東方的夜鶯！
 聽呀，聽它又是幾聲和鳴，
 這鳴聲是又遠又清！

風輕，夜靜，
 低看那綠樹的濃蔭，
 仰看那天上的星星，
 我們又何須再贊一辭呢，

且讓那鴉鴉去訴出款款的深情；
 因為祇有它呵，
 祇有它的言辭纔最適合於這個環境！

噲，朋友！
 且撫摩你那久經掙扎的雙手，
 且滋潤你那久經枯澀的嚙喉；
 輕輕的擊節罷，
 悄悄的吸飲罷；
 因為這歌聲是悉合節奏，
 而這夜色呵，有如旨酒！

機輪是使人震驚，
 血腥是使人戰兢；
 爭奪與殘殺的凱歌，
 更不是我們所願聽；
 祇有這，這鴉鴉的鳴聲，

却會使人感着蘇息與寧靜！

何妨，何妨，

何妨讓那有韻的笙簧，

伴着一片蛙唱，

織成五月的甜夢，

在這南風颯拂的晚上，

在這南風颯拂的晚上！

即使「現實」把我們深深埋葬，

但多少總有一段值得回憶的時光；

當那夜間的歌聲飄揚，

而我們的靈魂呵，

也許會隨着歌聲神往，

神往於那水明山秀的景象。

或許那是童年的故鄉，

或許那是曾經駐足的路旁，

同樣的有鳥聲在唱，

同樣的映着星光或月光；

而你們的胸膛，

也許還留着慈母的音響，
還有一個鳥的故事在胸中迴旋轉盪。

假使你是長久不用心了，

何妨再作一度思量；

假使你是長久不眨眼了，

何妨用清淚一潤眼眶；

那種甜蜜的回憶，

也許會把你入世的願望更加增長。

啊，你聽，你聽！

夜是這般沉靜，

車馬的喧聲，

已掩不了鴉鳩的頻鳴；

我們可以想見——

有一個紅的心臟，

有一條熱的衷腸，

是怎樣地在跟着那歌聲跳盪！

它是這樣的怕力竭聲嘶，

要把它的歌聲傳遍大地。

它的聲音又是多麼悅耳，
聽了使人歡喜；

但它自己呢，這歌唱者的自己？
在它的喉底，豈是沒有慘悽！

有人說它唱着「郭公郭婆」，
有人說它唱着「割麥插禾」；
但總之，却是一片清歌，
爲人們所感着幸福的清歌。

人間善歌的優伶，
誰不是一曲千金！
假使你的袋裏沒有黃金與白銀，
祇有徘徊於歌場之門，
忍受着被斥被擯！

但我們這位天真的歌人，
它却常從黃昏唱到天明，
總是毫不慳吝，
把歌聲讓給一切人們傾聽。

如其你是有夢難成，
挨不了宵深燈昏的光陰，
那麼，這來自林際的清音，
便會流入你的窗櫺，
使你恍如臥遊於五月的江村。

是的，那五月的江村，
有稻苗青青，
有臨水的綠樹舞弄清影；
也有善歌的飛禽，
會使你忘記煩勞，樂於辛勤。

但初夏的景象雖好，
春天却已悄然去了！
紅的多半成了青翠，
如今是祇有薔薇盛開。
是的，如今是祇有薔薇盛開！

爛漫固然爛漫，
但爛漫之後呵，却是闌珊！
爲甚麼不能維持至美至善的一瞥呢？

却要被時間所推移，
儘着幹那一開一落的遊戲？

生命是這樣脆弱，
光陰又如江水一般疾流；

正因爲這樣呵，

所以我們的歌客——鴉鳩，

便忍不住在生命的絃上一彈再奏；

不管他是歡暢，是感傷，

且趁着那夜還未央，

且趁着那夜還未央！

讓我們唱起生命之歌罷，

任這歌聲像泉水般幽靜，

或是像火花般激宕！

讓我們潤色現實，享樂現實罷，

再在這現實的上面建築理想！

且趁着夜還未央，

又何須問他是歡暢，或是感傷！

啊，我們的善歌的鳥呵！

你的歌音，
是怎樣地激動我們的心，
是怎樣地激動人們的心；
這是現實與理想之生命的交迸，
豈是無病的呻吟！

一九二九，五，一五。

法國短篇小說集

法國的歌謠

法國文學叢談

實價四角

實價四角

實價四角

上海

嚶嚶書屋出版

開明書店發行

雪夜

鳳歌

時——一九二六年冬天

地——浙江省H縣

人——王立成(青年)

張海鴻(青年)

紅鵲(妓女)

唱曲的

(門呀地一聲開了，在黑暗中，紅鵲領着立成，海鴻進來)

紅：走好，走好，這裏暗得很。(從櫃上燃着了煤油燈，全室都亮了。)

立：(將全室打量一回)這間房間像一個人家人住的，不像是她們(指妓女)住的，樸實得很，正和她(手指着紅，)自己像一個人家人一樣！(老練而自負聰明的口吻說)我曉得——她很配你的胃口。(又對着二人笑。)

紅：不要多說多話，快把身上的雪彈去了。不彈去，到了黃梅天，皮袍子會脫毛的！(一邊說，一邊

在自己身上彈拍。)

房裏比外面暖 and 得多了。

立：等一會還要暖呢。(對着立成含有暗示的意味地微笑。)

還不知道是你暖我呢，還是我暖你，何必取笑？

那當然……是……

(倒了兩杯茶，捧給他們)

(對紅鵲的面龐瞧着)姑娘，是麼？

你說什麼？我不懂你的話。

我說等一會他和你……

立：(覺得不好意思，截住他)不要再說這些話。我們大家來商量商量，當這樣的雪夜，有這樣的人(拍拍紅鵲的肩頭)同我們在一起，我們想一個什麼行樂的法兒。(感情興奮起來，幾乎像唱一般唸道。)(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爲！(但隨即又似乎覺到了自己的頹敗，嘆了一口氣。))咳！法兒？那，多得很！(像背書一樣。))打牌，喝

酒，叫唱曲的來唱曲……

她不會打牌？

我不會，我去叫唱曲的來唱吧。

也好。

（剛巧樓下送來一陣淒楚而懵懂的胡琴聲音。紅鵲推開了窗口，伸出頭去。）

喂！唱戲的！上來！（回轉頭打了一個寒噤說道，）呀！好冷，灑了一頭的雪！

（憐惜似的）快進來！窗口的寒氣最要不得，會使人生病！

（從窗口撲進一股寒氣，二個人都受到了。）

啊呀！冷得很！快關窗！快關窗！你這懶惰的兒子，誰叫你不跑到樓下去喊？

（關窗。）

（門又開，走進了一個烟容滿面的賣唱者，衣服襤褸，像一只被棄的癩脫了皮毛的狗子。肩上堆着一層薄薄的雪花，也不大去彈拭。立成大失所望，而且感動起來，但暫時還鎮壓住感情，只呆呆地對着他睜視着。）

大少爺，大姑娘，要唱什麼，儘管吩咐。

幾個錢一只，講定了再唱，你們這班人我知道是

很狡猾的……

（忙陪笑）少爺們要唱，還要說什麼價錢，隨便賞賜就是……

可不是？「隨便賞賜」，多調皮的一句話。等到唱了之後，我們要「隨便」給，你們可就不肯「隨便了」啦！（厲聲）講定了再唱！

兩角錢一只，那末，好吧，爽快爽快。（幾乎是乞憐）

唱一只，送一只。

送一只短的。

也能，立成，點啊！

隨你們點，我聽聽就是了。

你的面色，似乎不高興。

沒有什麼。

你要唱得好，我們加賞錢。你會唱什麼？

京調，小調，揚州調，泗州調，無錫景，小熱昏都會唱，凡是少爺們就喜歡聽得，我都唱得出。

十八摸？

會！

四季相思？

會！

唱：

海：

唱：

海：

唱：

海：

立：

海：

立：

海：

唱：

海：

唱：

海：

唱：

紅：

孟姜女尋夫？

唱：

會！

海：

白蘭花？

唱：

會！我會唱京調二十七只！小調五十多只？

海：

那末先唱一只孟姜女，（對紅，立兩人）好麼？

唱：

（兩人都點頭。）

唱：

姑娘，討一杯茶來潤潤喉，並且祛祛寒。（紅倒

了一碗茶給他）姑娘，我在這一帶唱曲是人人知

道的，已經唱了十多年了，你以後有客人要唱，

請不要忘記，作成作我成我吧。

這樣大冬天，你在街上跑，不覺得冷麼？

冷？也顧不得。

難道有誰硬逼着你，一定要出來的麼？

硬逼的人是沒有，但是你看：一家六口的生活，

外加（做握着鴉片煙筒的手勢）這一根東西……

（紅鵲，海鴻見狀不覺失笑。他見無意中討得雇

主的歡喜，便慶幸自己的待遇，索性描摹起來，

裝出吸煙的聲音）咳……咳……咳……

嘻嘻……

哈哈……

（亦笑）……嘻嘻……咳……咳……

立：

算了，算了，讓他唱吧。（在他看來，那三個人的

剛才一場談笑，竟是一齣悲劇，而這個賣唱

者，尤其是可鄙却又可憐的角色。）

（調正了琴絃，拉開吸煙人特有的沙啞的喉嚨，

咳了一聲嗽，唱起來：）

『正月……裏來……是新……春，

家家哪……：戶戶……點紅……燈，

別家……：丈夫……團圓聚，

我家哪丈夫……造長城……』

（他的歌聲顫動得厲害，頓挫的地方又很多，當

頓挫的地方，那聲音在空氣中盤旋而下的時候，

幾乎是「哭」的樣子。）

（從椅上躍起）阿呀！不要唱了！不要唱了！

（對唱者）朋友，我並不怪你唱得不好！你唱得

很好！你唱得很好！你的聲音，這樣顫抖，這樣

哀怨，我從這裏面，聽出了我們這一代人共同的

悲慘！你唱得我的汗毛一根根豎了起來！你唱得

把我的心似乎這樣（做握緊的手勢）的握緊！

（兩手捧着頭）啊呀！我受不了了，受不了了！

（着急）你怎麼了？！怎麼了？！你有病呢？！

（在抽屜裏亂找）我還有半包人丹那里去了？那

唱：

咳了一聲嗽，唱起來：）

『正月……裏來……是新……春，

家家哪……：戶戶……點紅……燈，

別家……：丈夫……團圓聚，

我家哪丈夫……造長城……』

（他的歌聲顫動得厲害，頓挫的地方又很多，當

頓挫的地方，那聲音在空氣中盤旋而下的時候，

幾乎是「哭」的樣子。）

（從椅上躍起）阿呀！不要唱了！不要唱了！

（對唱者）朋友，我並不怪你唱得不好！你唱得

很好！你唱得很好！你的聲音，這樣顫抖，這樣

哀怨，我從這裏面，聽出了我們這一代人共同的

悲慘！你唱得我的汗毛一根根豎了起來！你唱得

把我的心似乎這樣（做握緊的手勢）的握緊！

（兩手捧着頭）啊呀！我受不了了，受不了了！

（着急）你怎麼了？！怎麼了？！你有病呢？！

（在抽屜裏亂找）我還有半包人丹那里去了？那

立：

（從椅上躍起）阿呀！不要唱了！不要唱了！

唱：

（對唱者）朋友，我並不怪你唱得不好！你唱得

紅：

很好！你唱得很好！你的聲音，這樣顫抖，這樣

海：

哀怨，我從這裏面，聽出了我們這一代人共同的

紅：

悲慘！你唱得我的汗毛一根根豎了起來！你唱得

海：

把我的心似乎這樣（做握緊的手勢）的握緊！

紅：

（兩手捧着頭）啊呀！我受不了了，受不了了！

海：

（着急）你怎麼了？！怎麼了？！你有病呢？！

紅：

（在抽屜裏亂找）我還有半包人丹那里去了？那

海：我沒有病！我並且很清醒着！只是我的心便這麼

立：急跳着！

海：

你也太容易感動了。他們唱曲的遇到悲慘一些的歌曲，便故意逼緊喉嚨，裝成哭調，想博得女的聽客們一些眼淚，而你也這麼認起真來？（對唱者）走吧，走吧，也怪我不好，叫他唱什麼尋夫，尋妻的，剛才你說要行樂，如今可不成了自尋煩惱麼？

唱：

海：

（站起）明天來唱一只好聽的。還要『明天，明天』，像你這只破喉嚨，今天如此，明天也如此，一年三百六十日，不會有一天變樣的了。

唱：

立：

唱：

可惜我的女兒今天沒有帶出來，她唱得真是好！（吃驚地抬頭）你的女兒也是唱曲的麼？怎麼不是，少爺；龍生龍種，蝦生蝦種，小百姓人家養不出大總統，這句話不會錯。

立：

唱：

她唱了幾年了？從八歲起，到現在九年了。她天天一等到上燈時分，便要同你出來了？

立：

是。

立：

唱：

立：

今天怎麼沒有出來？

她病了，因為夜夜冒受風寒的緣故。她今天還想出來唱，是給她母親硬勸住了。她說得好：她不出來，一家人要受餓。她真是小孩子說大人話，一個好心腸的孩兒。

不論是極熱的夏天，極冷的冬天，你們都要跑出來唱曲子，這是年年如此的了？

怎麼不是！

而且她也要說些笑話之類，討人家的歡喜麼？

怎麼不是？我們吃開口飯的，全靠得一張嘴吧玲瓏，纔……

而且她有時也免不了受人家厭惡，欺侮，像你一樣麼？

怎麼不是？現在的人，忠厚的少，刻薄的多。但少爺們是很好的，我不是說你們，請不要動氣。那里，我再問你：你們這樣的生活，難道就一年一年下去，永遠不改變了麼？

我們想不出什麼改變的方法；但這也就是我們靠牠吃飯的行業；其實呢，冬天要算苦一點，其餘

三季，也還算好。

你說，你已經唱了十多年，她也唱了九年，而且

要一直這樣下去？

是呀！

我替你們想想，真難過！

但這都是命運！

這都是命運麼？咳！（對紅）好吧，你拿四毛錢給他。

（高興）真謝謝你，我明天叫她來。

明天叫她來很好，我們聽聽她的。

不要叫她來，她的病恐怕沒有好。

那有什麼要緊，小毛病兒；我一定叫她來。

你是怎麼着？你這人只知道賺錢！但是，這也難怪你，想來這也不是你的本心。

那末明天會吧。（三個人不理他，唱者退。）

「啊呀！屋上樹上，堆的一片是雪了！」（這是

唱者在門外自語。）

海鴻，我怎樣能夠說明剛才那一剎那所得着的感

想呢？說出來，你一定要以為我這人是神秘不可

思議。咳！我近來心裏不知怎麼常常發生這些神

秘的感想，真是痛苦！我替那個唱曲子的想想：

十多年，天天這麼窮苦的生活着，夜夜這麼奔來

奔去的唱着！這是一個多麼可怕的人生！接着他

立：

又做出一種描摹自己的醜態，來使你們笑樂，從

這形景裏，我看出他的內部的生活，正和他的外

部生活一樣的卑污，但他自己却並不覺得，還以

爲這是當然的，這是靠他吃飯的行業。祇因人類

的生活太困難了，一個人要活着，便須放出不道

德的鄙卑的手段，久而久之，人類都不以爲這

是不道德的鄙卑的，而且以爲必須如此，應當如

此，而且因爲一天到晚只忙着應付生活問題的緣

故，便大家以爲人生是除了生活以外，沒有別的

更高尚的目的；只要活着，活着便得了，不問是

怎麼樣的活着！但是人類的生活爲什麼這樣困

難？那就是現代社會制度不好的緣故。在不良的

社會制度之下，眼見許多不好的現象發生，責備

個人是沒有用的，應該責備社會制度！糾正個人

是吃力不討好的，應該根本的改造社會制度！但

是我們這一代人，可有把他改革的希望呢？咳！

看啊！你，我，她，連剛才那一個賣唱的，都是

這一代的人類了！但是大家把自己看一看，我們

都在做些什麼？

（倒了一杯茶，及一包人丹給他）吃點人丹吧！

（取了茶，但退回人丹。）我沒有病，我並且很

紅：

立：

海：

清醒着，（苦笑）你以為我病了麼？

這種神秘的感覺，我有時也有的，但我不贊成你剛才那一番議論。你把現代的人類太看得好像機械了！照你的說法，現代人類的一切活動，都不是由於自己的意志，而是由於社會間各種原因的推動；在你，人類的「自由意志」是不存在的，但這難道是對的麼？

我並不否認「自由意志」的存在，但我以為這個「自由意志」的最大限度的實現，必須在將來的理想的社會裏；在現在，大多數的人的活動，都是不自覺的，盲目的。只有最少數的先知先覺的人，看清了社會的病根所在，認定了自己在這時代裏應有的責任，因此拒絕了現代所謂名譽，財富，愛戀的引誘，祇以艱苦的生活自足，而百折不撓地做喚醒民衆，組織民衆，謀根本改造社會的工作；只有這一種人，他們的生活才說得上出於自由意志，而不是被動的。但這只是最少數，最多數的人，還不是都在時代的黑暗的潮流裏，隨波逐浪地盲目地游泳着麼？就拿我們三個人來說，我們先問：她，爲什麼到這兒來做這種事業的？

海：

對了，問問她怎麼一個來歷，倒是很有興味的。

紅：

（對紅鵲）喂，紅鵲，你說，你怎麼到這兒來？（一向呆聽着兩人說話，這時忽然醒覺似的說）你們問我怎麼來到這兒來的麼？咳！說起來連我自己也覺得奇怪！想起這五六十年以來，我真像在海裏浮着的一根水草一樣，東飄……西蕩……絲毫不能自主，飄到現在，就停在這個地方吃苦。但以後的日子多着呢！我不知道老天爺再要把我飄得什麼地方去……

立：

（插入）你看：「像海裏浮着的一根水草……」她這句話，最能夠描摹現代的人生。

紅：

我小的時候，不懂得什麼，不要去說牠了。我到了十八歲，父親——我的母親已經死去——把我配給一個姓王的木匠，這個人的面孔怎樣，脾氣怎樣，我在出嫁之前是一點也不知道的。嫁過去之後，才知道他是一個濫喝酒濫賭錢的人。我勸他也不中用，和他相罵相打也不中用，後來我們活不下去了，他便把我買給一個殺豬的。那殺豬的待我倒很好，我這時也懂得當家巴結，滿想從此好好地做人，太太平平地過日子，不料他在第二年上半年便生了病死了。他死了，我一個人活不

下命，便聽了人家的勸，到這里來做洗衣服的，後來這里的東家看見我打扮打扮，倒也乾淨，便叫我索性接客，便一直到現在；到明天，整整就是一年丁。

（對海鴻）你聽得？「像海裏的一根水草……」咳！她真說得對，現在說我的。我今夜爲什麼到這妓院裏來？我要說明我這一次行動的社會的原因：因爲在現在的社會制度之下，所謂「愛情」，也須以金錢，或是名譽換來，但我沒有金錢，又沒有名譽，去換得她們的愛情，而我自己的性慾已衝動得等不到取得愛情的時候了……因此，你看這樣的雪夜，這樣的昏黃的燈光之下，我便坐在這裏了。

（此時，樓上鐘，忽鳴十二下……）

（打哈欠）我們明天再談吧，我很倦了……慢，說了你的去，我說得正高興。你爲什麼到這里來的？

我麼？我很簡單的，是伴你來的。

（拍手）好極了！簡單而真確！你的確是「伴我」而來的。那末你難道丟我一人在這兒麼？又何必假惺惺，你自己已經說明你是因爲等不到

立：

取得愛情而來的。

哈……哈……但我們讓她選擇選擇看……（對紅）

你要誰留在這里？

那是不用說的了。

我不能選擇，都好。

哈……哈……那末你今天睡在什麼地方呢？

旅館，拿五元錢給我。

（解囊給他。）

仔細，明天早上來揭你們的被頭。

不送，不送！

明天會！

（海鴻退）

他不是好人，他是要你的錢的。

你不聽見他說的麼？他是伴我來的，這個（指錢）便是他的目的。否則，他何苦這樣大雪天深

更半夜的伴我來這裏。

你以後不要同他一起來，你一個人來好了。

噢，剛才你說「都好」，現在怎麼又說不要他

來？

我討厭這個人。

假使有一個客人比他還要討厭的，比如是一個身

立：

海：

立：

海：

立：

海：

立：

紅： 離很慌憐的拉車子的，他來了，你怎麼樣呢？
 這種人的確是有時候要來的；我心裏恨極了，常
 常自管向着床裏，不理睬他，但是……
 我想他不見得就肯罷休吧？
 立： 自然啦，他就罵起人來，或者竟去找老媽說話……

立： 結果怎樣呢？
 紅： 我可有什麼法子，只好……
 立： 那老媽終是幫他說話的？……
 紅： 她怎麼不幫他說話呢？她已經收了他的錢！
 立： 但是苦了你了。
 紅： 沒有法子啊……

(幕)

科學月刊

第四五期目錄

- 近代生物學對於「不死」與「返童」的研究…… 覺之
 國人對於西洋方藥醫學之反應（十九）…… 江紹原
 麥西林畢鐵洛…… 郭非
 歷法淺說…… 桑世傑
 宇宙的物理…… 劉朝陽
 數理玄形學…… 湯瑛真
 四度空間對於現代科學之影響（續第一期）…… 陳蓋民
 最近物理學裏的空間和時間（相對論和引力
 論入門）…… 周長寧
 兩種協和電動力加於一振動綫絡上之研究…… 周楚彬

現代化學工業發達概說…… 周楚彬
 科學叢談

科學界零碎新聞

- 人造絲…… 李季偉
 醫學常識…… 王公博
 愛爾波夫科學探礦新法之說明目…… 孟希亞
 之古今中外觀…… 鄭希濤
 汽車駕駛人員須知…… 馬春帆
 中國生物學會第四次常年大會簡略報告
 中國化學會概略
 何乃民

編輯餘話

發行者上海北四川路東寶興路春潮書局

呂修與其木乃伊的對話

G. Leopardi
子 體 譯 著

呂修（註一）的研究室中的木乃伊的合唱：

「死」啊！無論何種被造物
都要來歸的不朽不滅的「死」啊！

厭離肉體了的我們的靈魂，
現在都安息在你的懷裏。

快樂固然沒有了，然而世間一切悲哀也沒有。

黑暗的夜，把枯萎而困迷了的

我們的感覺的力奪去，我們胸中的

一切希望，一切欲求，都死了；

然而一切悲哀，一切恐怖，也如此。

徐徐地滑走的空虛的永劫的時間，

也不給我們倦怠與魅力。

我們也曾經是在世的人，

但是現在，世間的面影在記憶中

褪色了，微茫的情形，

好像幼兒醒覺時的殘夢的影，

又好像夜的黑暗中的可怕的精靈。

我們在世時所稱為「生」的，

全無可樂的一時期，

到底是甚麼東西？到現在，

這在我們的意象中還是一個朦朧的影，

猶如神秘的國裏的一種無定的東西，

支在「生」的世界中時所感到的「死」的面影相似。

厭離肉體了的我們的靈魂，

對於熱烈的「生」的一時期，想起了都討厭，

與生的時候的脆弱的五官的討厭「死」一樣。

歡樂實在是沒有的，現在才曉得：生的歡樂，

對於生者與死者是都不給與的。

呂修——（在研究室外面，從門縫中窺看）畜生！這

種陳舊的木乃伊，誰教他們音樂的？他們不是在這半夜裏

像許多雄鷄報時一般地唱歌麼？喲，我渾身出冷汗了！比

起他們來似乎我反而是死的了！我夢也不會想到，保存他

們不使他們腐敗，是教他們這樣活轉來嚇我的！高慢的哲

學沒有面目了，只是從頭到腳，戰慄得不堪。勸我把這種

恐怖藏在家中的靈魔，真是混賬東西！究竟甚麼樣好呢？讓他們關在這裏面，他們未必不會從門縫或鍵孔中擠出而摸到我的床裏來。怕死骸而喊救，也太不是辦法。好，拿出勇氣來，試試看，反而讓我出去恐嚇他們罷！（入研究室）

喻，喻！這算甚麼玩意兒？你們切不可忘記了自己是死的！這樣糟難算甚麼？難道俄羅斯的皇帝陛下（註二）來看你們，你們在鳴得意麼？真是開玩笑笑了！你們倘果真活轉來，我到誠心祈祝。不過老實說，到這時候，我們非分手不可。因為死了的你們我可以收留；但變了活的人的你們，我却沒有錢可供給食物，就非趕快把你們請出不可。倘世間有像吸血蝙蝠一類的東西，而你們也是這種東西，那麼可出去吸別的人的血。我，你們都曉得，倘能應用那人工代用物，（註三）很願意把你們的血管裝滿，但並不預備把自己的血給你們吸。總而言之，你們倘能像向來一樣靜靜地滿足地躺着，我們仍舊做朋友；凡相當於我的貧乏的家中的事物，總不使你們不自由。但倘然你們不滿足，我老實不客氣，要拿這門門來把你們所新得的生命從你們的身體中打出！

木乃伊——你何必這樣動怒！請放心，我們不待你來打出，照舊死去罷！

呂修——你們剛才究竟爲甚麼忽然這樣鬧起來？大聲唱的是甚麼？

木乃伊——剛才夜半的鐘聲響出的時候，我們曉得了古代人的遺作的那大的代數的循環的第一回。即在這時，自宇宙開始以來，就給死人以開口說話的權利——不但我們，一切死者都有這權利。無論躺在自己的墓穴中的，沈在海底的深處的，橫在極地的雪的下面，或撒哈拉的沙堆下面的，倒在大空的野中的，埋在大地的底裏的，——一切死者，今晚與我們一同唱你剛才聽見的那讚美歌。

呂修——真的？那末這唱歌與說話繼續多少時候呢？

木乃伊——讚美歌已唱完了。說話的權利，在這世間真不過十五分鐘。過了這時間之後，其次的大循環來到，就非回復本來的沈默不可。

呂修——這樣到不致再來擾我的安眠了。那麼你們暫時享樂你們的短命的饒舌罷。我立在這裏聽你們說話。你們說話我是歡喜聽的。決不來阻礙你們。

木乃伊——雖說得到開口說話的權利，但只限于回答活人的質問的時候。不受質問的死者，唱了讚美歌就沈默了。

呂修——這倒真可惜了。倘然你們能自由地互相會話，聽你們的會話一定是極有趣的慰藉。

木乃伊——不，即使能夠，也不是甚麼都可被聽見。因為在我們之間沒有話的種子。

呂修——我想起了許多要問你們的話了。你們被准許說話的時間很短，極簡單地回答我罷。你們現在對於死的利那的感覺（肉體的又精神的）如何？

木乃伊——我對於所謂「死」的利那，並不覺得。別の木乃伊——我們也是這樣的。

呂修——你們沒有覺得？這是甚麼原故？

木乃伊——這與人們的不覺得睡着是同樣的。

呂修——不錯，但睡眠是普通慣常的事。

木乃伊——死不是也如此麼？倘有不死的動物或植物，我到真要看哩！

呂修——聽了你們的歌與話，也不覺得奇怪了。因為像意大利詩人所詠：

致命的苦痛亦不覺得，

頭顱折斷了的利那，

還是繼續戰鬥的那人。

倘自己死的時候確是不覺得的，那一定如此。但我想關於這死的一個問題，你們總比還沒有死過的我們曉得得多。

你老實說罷，死的利那，到底覺得一點苦痛嗎？

木乃伊——全然無意識，那裏還覺得苦痛？

呂修——但無論何人，對於死的感覺總是認為苦痛的。

木乃伊——死有感覺的？死正是感覺的反對！

呂修——但依哀比邱洛斯（Dierke）哲學或其他哲學系統而考究靈魂的本質的人們，對於這問題與我的意見相同，以為死是在本質上不許與想像所及的一切事相比較的一種苦痛。

木乃伊——那末我要提出一個質問，請你給我去問問你們的同伴的哲學者看。倘然人在因了睡眠，人事不省，或其他這種一時的原因而生命力一時完全停止的利那中，是不覺得的，那麼何以曉得這力的全部永久消滅的利那一定知覺呢？死的一件事，是一切感覺機能的消失的意思，即對於物的感覺的力十分鈍起來而終於消滅的意思，那麼，死的時候那裏會必有鮮明的感覺？這消滅作用何以一定是苦痛之極？也就怎麼會一定感到呢？決計不會如此的！意識鎮靜下去，至於消滅完結的時候，不是有甚麼苦痛的。倘你以為不對，可以仔細想一想，就是因極苦痛的疾病而死的人們，到了迫近死的時候，也表示穩靜安定的樣子，這不是他身體中的生命力受了死的手的接觸，而同時消失去，而不復感受苦痛的證據麼？故苦痛在死的來到以前已經死了。請把這話轉告以為致死期是苦痛的人們，

說這是我們說的。

呂修——這種道理也許適合於哀比邱洛斯派的人們。但是在靈魂的本質上，一定不能使與他們持論全異的別的人們都滿足。我也向來抱着這種與他們全異的意見，現在聽見了死者的說話與唱歌之後，愈加堅守這意見了。因為原來所謂死，是肉體與靈魂的分離，這密切結合而共同組成一個人的二本體，要毫無可怕的激動與不可想像的苦痛而互相分裂，是不可能的。

木乃伊——照你所說，肉體與靈魂是用甚麼神經或纖維來結住的，故靈魂飛去的時候非把牠割斷不可；或靈魂是實際的肉體的一部分，故飛去的時候肉體必須割裂，是不是？要知靈魂的離開肉體，是已經不住在那裏的緣故，——因為這肉體的住家已經破壞了——並非有別的激動或暴力，來硬把他從自己的住宅裏拉出的緣故。請想想看，靈魂找到了肉體的住宅的時候——就是人誕生的時候——靈魂自己感到現在是到這世間來做人麼？或自己覺得現在是與肉體新相結合麼？即靈魂是曉得這新的結合的成功麼？倘若不然，死的時候為甚麼一定覺得其肉體的伴侶的分離，又感到分離時的激動呢？人在不知不覺之間靜靜地到這世間來，一定同樣地離開這世間，這是無疑的。

呂修——假定不是苦痛，那麼死是甚麼樣的一回事

呢？

木乃伊——到可說是快樂。死是像睡眠一樣地一步一步地踏上眼所看不見的階段來的，不是一瞬間驟然來的，這大概是你所曉得的罷。這階段有種種樣子，與惹起死的有種種原因同樣。但死一到的時候，正與睡眠一樣，並不帶來苦痛或快樂，只帶了無意識來。到了死漸漸臨近的時候，我們的五感都陷入昏睡狀態中，一切意識朦朧起來，一切苦痛就麻鈍了。使一切苦痛麻鈍起來的這昏睡狀態，已是一種快樂，所以說迫近死是愉快的。人的所謂快樂的最良最真的部分，明明是從苦痛的解脫上來的。故倘說死的時候我們有所感到，我們所感到的只有快樂。我臨終的時候，原有醫師忠告，我要安定穩靜，所以差不多沒有注意到自己的感覺；然而我記得感到的徐徐迫近來的睡眠的愉快的憂鬱。

別の木乃伊——我們所感到的也正是這樣。

呂修——就照你們所說的那樣罷。我曉得議論這問題的人們，意見都與你們全然不同；不過他們不能像你們一樣地從自己的經驗而說話。那末我到還要問，最後漸漸迫近，感到了像你們自己所說的愉快的憂鬱的時候，自己曉得漸漸迫近來的是死呢，還是當做別的事？

木乃伊——一直到死，我實在沒有明白曉得自己是正

在死去。思考的力還存在着的期間，一小時，二小時，都覺得自己是活着，我想來這一定是將死的人們所共通的幻想罷。

別的本乃伊——我們的幻想也是這樣。

呂修——是的。像從前的西賽洛（註四）所說，人這種東西，無論何等年老，何等虛弱，仍是希望着再活幾時的。不過到了最後的最後的時候——萬事終了的時候——靈魂離去了的時候——即你們死了的時候，你們怎樣會曉得？起這樣的感覺？第一的感覺如何？請把那時候的經驗告訴我！

噢，沒有回答！噲！我的話聽見了沒有？說出來！啊，不行，他們的唇已經閉着。規定的十五分鐘已經過去了麼？讓我仔細相一相。果然，又死去了，像石頭一樣，全是石頭了。——這大概不會再來嚇我了，再去睡覺罷！（註一）呂修（Friedrich Reusch 1638—1731）為十七

世紀生於 Amsterdam 的有名的解剖學者。特以蒐集解剖學上所必須的標本著名。其標本由幾個完全的人體的屍骸成立，用他所發明的獨得的方法來保存，通稱為「呂修木乃伊」。

（註二）彼得大帝在歐洲漫遊的途次，曾前後二度來看這「呂修木乃伊」。結果買了幾個帶回聖彼得堡去。

（註三）這裏可想像，呂修的保存屍骸，大概是用他自己所發明的特獨的藥液來注射的。

（註四）此語見 Odoaro (B. C. 100—143) 老年論第七節。

貢獻合訂本

第一二三四卷

每卷一元

上海哈同路民厚里嚶嚶書屋發行

小鏡子

蘇聯 西雪柯夫 D. Shalov 著
適 夷 譯

這是平常的鏡子，小而圓的，價值五個戈貝。

那商人大約帶了有十二面，旅行到荒漠中去。

商人想：

「那些卡蒙古（註一）人一定會要買的，着實可以大大的敲點竹槓。這也不算背了教義，卡蒙古人簡直算不得人類，是野獸，他們的靈魂同狗一樣。」他想着吁了一口氣。——野獸，平凡的野獸。

他去拜訪他的一個朋友，卡蒙古人挨爾格馬亞。他還沒有一次欺騙過他。

晚上他向着發火光的那邊走去，挨爾格馬亞的帳幕裏，他正坐着，粗魯地，一個人靠着火坐着。一邊兒嚼着羊肉骨頭，一邊兒呢呢啾啾的唱着，好像在明天早晨的紅光中，他踏着雪找尋一塊有鮮嫩的草地，讓那些牲口好好的吃一頓。

「Eaenj—」（註二）商人打了一個招呼。

「Eaenj eaenj」挨爾格馬亞連忙回禮，看着這位來客，「A.a.a……我道是誰！朋友！……」他一面快活地叫起

來，一面讓開自己的座位給客人。

撥了撥火堆，火便烘烘地熾耀起來。又把半隻羊放進鍋子裏，拿出了預備着的卡蒙古式茶，還有牛奶和鹽炒麥子。

「女人們都不在家，……一個病了，第二個到娘家作客去了。」

「你有阿拉克酒麼，給我喝點兒？」

「Por, Por……」他從赤楊樹做的木桶裏拿了出來給兩人。

他們便一同坐下。火炎炎地閃着光焰。阿拉克酒有點有美味，還能運和血脈，刺激腦神經，從舌子裏很適意的骨都骨都喝了下去。

兩個人的臉上都吹起了喜色，他拍了拍挨爾格馬亞的肩膀，說着奉承的話。

「你這樣的一羣好馬，是誰也不會有的了。你又有這樣好的牛羣，這樣肥壯的羊羣，你真是一個大富翁，而且還有美貌的妻子。」

他說着，又低下頭喝酒，咬羊肉。

挨格爾馬亞笑嘻嘻的聽着，很是得意。也客氣地向客人說：

「你呢，真是一個好的，忠誠的……朋友……」

商人立刻記起了那鏡子。他想：

「該送他一面，也化不了多少錢……五個戈貝。」他

拿了出來給他看：

「你拿了，照照看。」

那卡蒙古人驚呆了地照着，端相着鏡子裏邊的自己

「這是誰？」

「是你自己呀！」

「我是這個樣子的麼？這簡直是一個鬼呀！」

「是你……」

卡蒙古人嚇住了，再發呆地注視着鏡子裏邊，不相信地朝着商人，對他說：

「你騙的呀……這真是我的外表麼……但是我一生一世也沒有看見這樣的面孔過，我一點也不認得它……」

商人得意地微笑着。卡蒙古人不耐煩的動動頭上的帽子，搖搖手，一點也不錯，這一切都映在這魔術的玻璃裏。

「你倒把帽子放下來……再照照看……對麼！」

卡蒙古人凝視着，——果然，他看見鏡子裏邊的帽子了；再把頭上的髮結照照，——它裏邊也一樣的是髮結和束髮的綢緞，鼻子上的一粒瘰，一點也不錯，他自己捋了捋。

「哈——哈——哈……買給我……你做做好賣給我吧……」

商人裝得很客氣的，想博他朋友的歡心，他說：

「那末，我就把這……」

「做做好事，賣了給我……無論多少代價，聽你的便，要多少拿多少！」

突然，商人的靈魂從深底裏跳了一跳。

「這，這不……」說到代價，商人的聲音有些囉囉了。

「把你的牛掉……給我的兒女們，女人們，我是買結他們叫他們玩的呀。」

「不，這不可能……」商人裝着堅決地，把鏡子移到自己的一邊。

挨爾格馬亞牢牢的捏着，不肯還他。

「兩條，好三條牛……揀好的！」

聽了他的出價，商人的靈魂又跌進深底的黑流中去

了。

「你說什麼！……我自己把它在莫斯科買到也不夠這價錢呢，你知道麼，你聽見麼？」

挨爾格馬亞不得不打消了自己的話，這個大孩子。

「那末算四條牛！」

「好，算了，我們牽牛去，」貪婪的商人說。

挨爾格馬亞小心地把鏡子放倒，臉子狡笑着，商人虛心地把目光冷覷着他；嘴裏故意喃喃地唸着，他做了這樁吃虧的買賣了，真不合算……

那卡蒙古人撫愛地用着柔和的聲音對他說：

「你真好，真忠實……朋友……」

夜深時，回到自己寓處去的餓飽了的商人，在馬鞍上搖晃着陶然的身體，快活地自語自語。

「真是一個卡蒙古人，給了他一個好教訓……真是十足道地的錢租貨！」

註一 卡蒙古 Karlo 蒙古族的一種。

註二 Esan 蒙古人見面時敬語，意即有，亦蒙古語。這篇從世界語的 30 月刊譯出，著者僅知為蘇聯新作家，生平待考。譯者因為愛好它那種濃郁的蠻族氣味，及銳利的諷刺，因此急於把它介紹給讀者了。

(十一，廿一。)

小說月報四號目錄

詞的啓源	鄭振鐸
詩的唯物解釋	波格達諾夫著 劉程
泥濘	丙生
人形災	章克標
女人	叔華
書記曉岩	祝秀俠
詩話叢話	郭紹虞
謠言的發生	菊池寬著 侍桁
乞援泉	伊凡諾夫著 耿濟之
可敬的克萊登(第二幕)	巴雷著 適逸譯
專阿	阿志巴梭夫著 西諦
滅亡	巴金
現代文壇雜話	趙景深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姊姊

叢史

沈卓如挾着一隻皮包，剛從C大學授課回來。還沒有到寓所門口，已聽得一片鏗鏘的鋼琴聲，從染着夕陽的樹梢頭播散下來。他立刻知道這是他的房東太太的女兒的雅奏。他走近門口，用手去按大門上的電鈕。這一按，使得裏邊的電鈴發聲，可是那正在鏗鳴的鋼琴聲却倏然停止了，接着就有人從門樓的露臺上向沈卓如叫喚道：「沈先生，你回來了嗎。」

這個突如其來的聲音，使沈卓如吃了一驚，幾乎以為這聲音從天上掉下來的；因為他心中正在詫異那鋼琴聲為甚麼忽然停止，所以一點沒有接受這從頭上飛來的聲音的準備。他連忙仰起頭來觀看，只見樓旁綠陰中間露出一角紫色的衣裾，他已知道她是誰了。再走開幾步看時，果見房東太太的女兒珍姑娘，笑盈盈的凭倚在欄杆上面。

「回來了嗎？」她又這樣的重複了一句。跟着笑語飄下來的，還有一片嫩葉子，是她剛纔從枝頭隨手摘下的。「是啊！」他想不到別的話來回答，就這樣隨便敷衍了一句。這時大門已經閉然關了，他向她揮一揮手，就匆

匆的跑進門來。

沈卓如走進自己室內，放下皮包，首先向案上綠瓷瓶中的薔薇花看了一下，似乎是行了一個敬禮，然後脫下外衣，坐在一把旋轉椅上休息着。他從案上檢起一本書，正在用裁紙刀裁割連頁的時候，忽聽得室外有叩門的聲音。

「誰呀？請進來！」他按着手中的書，這樣答應了一聲。

於是虛掩着的室門，就緩緩的推移開來。這種推門的方式，又緩又輕，似乎預示着不可猜測的變化，於是沈卓如便目不轉睛的注視着，靜待它的結果。那扇門剛剛開到可以容一個人進出的時候，就進來了個四歲光景的小孩，他用很伶俐的姿態，邁開小步向着沈卓如走來。

沈卓如覺得又詫異，又歡喜，「蓓蓓！是你嗎？」他放下了書，立起身來迎上去，並且向那孩子叫喚。

正在這個時候，門外突然有一陣笑聲，那扇門也立刻豁然大開，赫然顯露在門框中間的，就是那位珍姑娘。她身上穿着紫色縐布的套衫，雖然僅僅是十五六歲，但已顯

着很成熟的身體；腳上是穿着一雙圓頭的皮鞋，腳背上豐盈的肌肉微微隆起；頭髮燙作波浪形，口脂抹得很紅，一雙水汪汪的眼睛奕奕有光，注視着沈卓如，略一沉默，便又揚起她特有的笑聲蹣跚了進來。

「蓓蓓，叫，叫一聲沈先生！」她開始用做姊姊的資格，去教導她的弟弟。

「沈先生！」孩子就用很伶俐的口齒，向沈卓如叫了一聲。

她蹲在地上，撫弄着她的弟弟，向沈卓如身上瞥了一眼，便吃吃的笑著，說：「沈老先生，你身上怎麼有許多紙屑呀？」

「噢！」沈卓如用手拍去身上的紙屑，「我剛纔在裁一本書呵！」

「裁書？你也喜歡不切邊的書？我替你裁好嗎？」她丟開蓓蓓，從桌上拾起了紙刀，「噫，還是一把骨製的裁紙刀，顏色紅得可愛，像是女人用的；你們男子，該買一把鋼製的水手刀！這是你專門用它裁書的嗎？」

「不，我是買來拆信的。爲甚麼我們不可以用？」

「哈，哈，哈！」她聽了沈卓如的回答，不覺狂笑起來了，「拆信？誰給你信呀？」

沈卓如有點窘了，不覺沉默了一會。他做出側耳靜聽

的樣子，聽那鄰近的工場上，有一羣工人正在搬運東西，口中喊着「杭育，亥育」的聲調；這種聲調，雖似興奮，但已帶着薄暮的倦意了，使他聽了也感着怠倦的意味。

這時，傍晚的陽光，靜悄悄地從玻璃窗中映射進來，在這窗明几淨中間，那枝插在綠瓷瓶中的薔薇花，也更覺得燦麗可愛。珍姑娘似乎靈機突然觸動，又找到說話的對象了：「嘿！沈老先生，爲甚麼不說話啊？你在想這薔薇花嗎？這枝薔薇花誰送給你的？我知道了，就是那……：哈，哈，哈！」

她的笑聲，每每使沈卓如發生恐慌，他立刻知道這枝花已有幾分危險了，連忙搖著頭說：「不，不，不，是我自己買來的。誰送我這些花！」

「你要它做甚麼，送給我們蓓蓓罷！」她一邊說着，一邊想伸過手去抓那枝花。

沈卓如看見形勢不妙，早已提防着了，連忙阻止她道：「珍姑娘，不要頑皮！這個不可以的，這個不可以的！」

但是她對於他的責備與懇求，却全不理會，而且看着他那副窘急的樣子，不覺笑起來了，便學着他的口調說：「這個不可以的，這個不可以的！」

「這個不可以的，這個不可以的！」她的弟弟聽得高

興，也笑嘻嘻的學着說起來了。

這時，珍姑娘便抱起她的弟弟來，把他一把放在桌子上，並且對他說：「蓓蓓，把那薔薇花拿來罷，沈先生已經送給你了！啊，爲甚麼不可以呢，偏偏可以的，偏偏可以的！」

蓓蓓站在桌子上，笑嘻嘻的看了他的姊姊，又看了看沈卓如，見沈卓如向着他搖頭，便伸着小手，顯出猶豫的樣子。

「拿啊，蓓蓓！拿，拿，拿！」珍姑娘見他遲疑的樣子，便連聲的催促他，並且幫着他把小手挺出去。蓓蓓果然不再遲疑，便把那枝插在瓷瓶中的薔薇花抓在手裏了。沈卓如這時似乎也不想再去阻止了，因爲小孩子如果歡喜，他當然不吝惜這枝花。當下便說道：「蓓蓓，拿好，當心梗上的刺！你就好好的拿去玩罷。」

珍姑娘當初本來深怕沈卓如去奪還，所以當蓓蓓拿到了花，便急忙把他抱下桌子來，走到室內的另一個角上去；現在聽見沈卓如這樣說，她又立刻變卦了，便向她的弟弟說道：「蓓蓓，把這花丟了罷，誰希望他的東西！」蓓蓓看了他的姊姊，依舊拿着花，似乎捨不得丟掉的樣子。

「丟啊，丟啊，丟在地上！你不聽姊姊的話，姊姊便

不同你好了！」

蓓蓓沒有法子違抗，便終於把那枝花擲在地上。

沈卓如看了，覺得非常不忍，正想走過去拾取時，不料珍姑娘又立刻命令她的弟弟道：「蓓蓓，快點，踹，踹，踹住那枝花，不要讓他拾去！」

蓓蓓果然毫不顧恤地，立即提起他那穿着黑漆皮鞋的小腳來，向地上一陣亂踹。那枝富有生命的薔薇，便傾刻間被他踹得花葉狼藉，黏作一團，誰還知道它剛纔尙曾經亭亭然立在窗口的斜暉中，露着莊嚴燦爛的色相呢！

沈卓如注視着這種殘忍的舉動，不覺看得發怔了，過了好一會，纔從痛惜的情緒中倒嚥了一口氣。他不說甚麼，實際上他也不想出可說的話來，只得無聊地撕了一張廢紙，把花漆樓布上的兩個足印——是剛纔蓓蓓站在桌上時踐踏過的——拭去。

沈卓如剛把桌上的兩個腳印拭去，忽然那枝被踐踏過的薔薇花又從他肩旁飛過，落在桌子上了，原來是珍姑娘從地上拾起擲過來的。

「做甚麼！」沈卓如有點發怔了。

「還給你啊！」她微笑着回答。但因爲看見沈卓如有點不高興的樣子，也略微收斂了一些嘻笑的態度，用兩隻微含嗔意的眼睛看住他說：「誰叫你收受人家送給你的花

啊！」

她又叫蓓蓓用手指在眼瞼下點點，做出羞沈卓如的樣子，說：「沈先生好不害羞，羞啊，羞啊！」

沈卓如見了她們這個樣子，也不覺啼的笑了出來，把剛纔的微慍不知不覺地消失了；他簡直感到沒法應付這投射在他身上的玩笑的影子，正像任何掃帚不能掃去糾纏在地上的花影一樣。

這時，珍姑娘又抱起她的弟弟，走到沈卓如身旁，用教唆的口吻對蓓蓓說：「蓓蓓，罵沈先生，沈先生賊骨頭！」

蓓蓓這時却似乎是很老練的樣子，搖着頭說：「我不！」

「蓓蓓真乖，不要聽你姊姊的傻話！」沈卓如便這樣的稱贊蓓蓓，而且他還暗暗驚異這孩子原來竟有這樣自我的主見，好像一個老人一樣。

但是珍姑娘還再三指使她的弟弟，叫他罵，「你不罵，我不同你好了一！」可是蓓蓓只是搖着頭，表示不願的樣子。她沒法，過了一會，便抱着她的弟弟到室外去了。

不多時，珍姑娘仍舊抱着蓓蓓進來了，只聽得蓓蓓口中不住的說道：「沈先生賊骨頭！沈先生賊骨頭！」同時珍姑娘的臉上，也滿露着勝利的笑容。

蓓蓓罵了幾句，似乎有點不耐煩起來，伸出小手，像在他姊姊要索報酬似的。於是珍姑娘纔抱着她的弟弟離開沈卓如，口中說着「好，我們就買巧格力糖去！」一邊就簸箕着身子走向大門外面去了；同時蓓蓓口中，也遠遠地曳着「沈先生賊骨頭」這句話，當作臨別的贈言。

沈卓如纔恍然於蓓蓓的終於罵他賊骨頭，原來是由於他姊姊的利誘——允許買糖給他吃。

一種感慨，突然向他襲來，他一面替蓓蓓這孩子擔憂，一面更記起了珍姑娘的父親的一段說話。他記起有一次，珍姑娘的父親曾經對他說：「過幾年珍在學校畢業之後，打算再送她到美國去學「教育」，讓她將來回國來在教育界做事情。」

「咳，好一個將來的教育家！……現在是首先拿她的弟弟做試驗品，將來呢……」沈卓如從愀然中搖着他的頭。這時暮色漸濃，他的影子，也使漸漸地沉浸在蒼茫的暮色中間了。

姓荷爾拉的

莫泊桑著
青崖譯

五月八日——何等的好天氣！我在那掩護我住宅前的樹蔭下面的草地上，過了一個整整的上午。我愛這個地方，並且我愛在這個地方過活，因為在這兒，我有我的根，這些深遠密織而能將一個人維繫在他祖先歌焉哭焉的地點的根，能將一個人對於他所思維的，所食用的，所聽的響音，以及由那裏的地面，那些村鎮與乎在空氣本身所嗅的氣味，加以維繫的根。

我愛這所我於其中生長的房屋。從那幾個窗口，我瞧見那沿着我的圍子，而在大路之後幾乎像從我家流去的塞因河，那條寬而且大從羅昂通到哈佛爾，而舟楫往來不絕的塞因河。

在左面，遠遠的就是羅昂，那座遍地都是藍色屋頂而有成羣的哥特式的尖頂鐘塔的名城。那些鐘塔真是數不盡的，牠們彷彿都擁戴那座聖保羅的鐵塔做首領似的，纖巧偉大雖然不等，但是都有那種在清晨的蔚藍天色中吼動的鐘，拿種種和而遠的金聲送入我的耳鼓。因為風力向我輸送的關係大小不同，這種天空的歌唱，便也時強時弱。

今天早上的天氣，真晴朗得很好！
十一點鐘光景，一羣被一隻其小如蠅而噴煙如墨的小火輪所拖的駁船，在我鐵欄前經過。

在兩條紅旗翻空的英國雙桅船之後，又來了一條極漂亮的巴西的三桅船，這船通體雪白潔淨光明，令人讚嘆。我向牠致敬，然而不知道所以然，這船真那樣使我悅目。

五月二十一日——數日以來，我略略有點兒發燒，我覺得不舒服，或者不如說我覺得寂寞。（註一）

這些使我們的幸福變成失望，使我們的安逸變成憂悶的神祕威權，究竟是從那兒來的呢？有人說是空氣。那不可目觀的空氣，是充滿了不可認識的勢力的東西，我對於牠們那樣神秘的鄰境，真夠受了。我今天起來異常高興，幾乎唱了起來。——為甚麼呢？——我沿着河向下游走去；在走了一會兒之後，陡然愁悶地回到家裏，彷彿有些不幸的事在家裏等候着我們的。——為甚麼呢？難道是一種微觸皮膚的寒氣，搖動了我的神經和昏暗了我的靈魂嗎？難道是雲的形狀，或太陽的光線，那些物事的色彩，

因為變得異常，所以在我眼前經過時便拿我的神經攪亂了嗎？誰知道呢？一切圍繞着我們的，一切我們目視而沒有注視的，一切我們所身觸而沒有認識的，一切我們所手觸而沒有撫弄的，一切我們所遇見而沒有分辨的，對於我們，對於我們的肢體，對於我們的理想，有許多汎疾的，驚人的，和不可解釋的效力。

牠真是深遠，這個神秘的不可目視者！用我們的那種過於貧乏的感覺力，用我們那些不能窺見過於小，過於大，過於遠或過於近的事物，以及一座星宿裏的居民或一滴清水裏的居民的視官，用我們那些使自己錯誤的聽官，我們決不能夠探測牠，尤其是聽官，因為聽官拿空氣的顫動，變成響亮的音調傳給我們。聽官是一種有變化空氣運動變成噴噪魔術的仙子，並且由於這種變化，這仙子又造成了那種使自然的啞騷動化為有聲音樂；若是用我們的比狗的嗅官還弱一些的嗅官……用我們那種僅能辨別酒的年齡的味官去感受。

唉！倘若我們早其他的能幫助我們去顯其他效用的肢體，我們也許早就發明還有許多的事物圍繞我們！

五月十六日——我確是病了！上月，我身體很好！現在我得了發燒的病，一種殘酷發燒病，或者不如說是使我靈魂像我肉體一般痛苦的精神衰弱病。我不住地懷

着這種由一種威嚇性的危險而來的可怕的感覺，這種由一個臨頭的不幸或由一個將至的死亡所生的恐怕，這種大概由於一種尚未認識而正在血肉萌芽的疾病傳染的豫覺。

五月十八日——我剛從我的醫生家裏診受出來，因為我得了失眠之症。他證明我脈膊過速，眼睛漲大，神經顫動，但是絕無一點可愛的病狀。我應當用淋浴和服鎮化劑。

五月二十五日——絕無一點變化！我的情形，真是奇怪的。每值將近傍晚之時，一種不可解的忐忑將我圍繞，彷彿那夜色給我伏藏下一種可怖的感嚇似的。我匆忙的吃了夜飯，隨後，我勉強看書；但是我一個字也不懂得，僅僅乎辨識那些字母。於是在我的客廳裏一縱一橫的走着，完全被壓在一種模糊而不可抗的權威的壓力之下，那種睡魔的恐懼和牀榻的恐懼。

到了十點鐘光景，我登樓走進了我的臥房。剛好一進門，我便將門上的鎖鑰旋閉兩次，並將那小鐵栓子栓好；我害怕……甚麼呢？到這兒，我現在甚麼也不懷疑……我拿我衣櫃打開，我向我床下注視，我細聽……我細聽……甚麼呢？一種單單的不自在，一種血液循環上的疑似擾亂，一組的神經淆混，一點兒血管炸裂，人身機械的那樣不完全而那樣細巧的動作裏的一種極小的錯亂，竟能使人

類中的那個極愉快的變成一個惆悵的，那個極勇敢的變成一個畏怯的嗎？隨後我便上床去睡，然而我之等候瞌睡，竟像旁人等着劊子手一樣，我帶着恐怖等候他的駕臨；並且心跳了，腿子發抖了，不久我的全身竟在溫暖的被褥中戰慄了，一運到了我一下墜入的那種休息裏，如同墜入一個積水的深淵而沈沒其中一樣，才行止住。我不覺得牠來的和往日一般，這場失信實的，威在我身傍的，覬覦我的，將要捉住我頭腦的，將要關閉我眼球的，並且將要使我消滅的瞌睡。

我睡熟了，很久的時光——兩點鐘或者三點鐘——，隨後一個夢，不是，一個魔魘着我，我清楚地覺得睡下了，並且睡熟了……我覺得這件事，知道這件事……然而也覺得有一個人向我走近前來，瞧着我，撫摸我，走上了我的床，在我胸膛上跪下，用兩隻手圍住我的項頸，並且擁住……擁住……用全力預備扼殺我。

我，被這種殘酷的衰弱所束縛的我，極力抵抗着，牠竟能在模糊境界中使我們癱瘓。我想叫喚，我辦不到；我想動彈，我也辦不到；我喘着氣，用着死力，勉強試着拿這個壓迫我不能呼吸的地步的生命推開，我依然辦不到！

隨後，我陡然醒了，異常惶惑，滿身發汗。我點燃了

一枝蠟燭。我獨自一人在臥房裏，並沒有第二人。

末了，在這種每夜必行重來的危機去了之後，才能安然熟睡，直到黎明。

六月二日——我的情形更形嚴重了。我究竟有無甚麼？漢化加里一點也不中用，淋水浴一點也不中用。有時因為要使我這很疲倦的身子勞苦一下，於是便到魯馬爾森林內兜一個圈子。開始，我相信那新鮮和潤，而充滿了草木清香的空氣，對於我的動脈注入了一種新血，對於我的心田增加了一種朝氣。我從一條打獵的大路走去，隨後轉灣，從一條夾在兩行高可參天蔭如覆瓦的樹林裏的窄路，向着拉布伊村前進。

一股不寒而慄的感覺陡然觸着我了，這的確不是由一種寒氣來的，到底是由一種異樣的煩悶而來。

我提步急行，因為這種深沈的寂寞境界，竟沒來由地使我害怕，深以單獨在這樹林子裏為不安。忽然一下，彷彿我被人釘着走，有人跟着我的腳跟走，很近，很近，幾乎和我腳跟相觸。

我驟然拿身軀向後一轉。我的確是單獨一個人。我看見我所自來的地點，祇有那條寬而直的道路，空曠的，高大的，空曠到可疑的境界；另外的一端，那道路伸展到一眼望不盡，也完全是一般的，使人恐怖的。

我拿雙目閉了起來，爲甚麼呢？我像陀螺一般，很快地用腳跟向後一轉。我幾乎跌了一交，再拿雙目打開；那些樹木都跳舞着，那地面也波動起來；我便坐下了。隨後，唉！我竟不知道我從何處而來！奇談，奇談，我簡直完全甚麼都不知道了！我於是從我的右手邊動身，隨後便重新回到那條引我到那樹林子中間去的大路上了。

六月三日——這一晚真痛苦不可言狀。我預備離開此地幾星期。一個短期間的旅行，一定可以使我恢復原狀。

七月二日——我出門回來了。我的病醫好了。我作了一次極有滋味的短旅行。我參觀了那座我素不認識的聖米奢爾山。

當一個人——譬如我這樣的一個——在傍晚時到了阿物郎市，看見的，真是何等的幻像！那城市位置在一座高山之上，有人引我到那市尾的公園。我喜極狂呼。一個廣闊不可度量的海灣，環抱在兩股遠遠地在霧氣裏湮沒的山脈之間，向我的眼前伸展；一座奇兀突出的山，從金碧輝煌的霞光裏，在這廣闊的金色海灣的沙灘中央，露出那略近模糊的尖頂。夕陽剛好沒入水平線下，這塊絕頂上高建一座麗營造物的鉅麗崖石，依然火一般的在水平線上，顯出了牠的側影。

一到黎明，我便向着那座山走。那時海水已經退潮，

和昨日傍晚時一樣。我瞧見了那座意外的修道院，在我的前面豎立，當我向牠跟前走着時。在走了好幾個鐘頭之後，才達到了那座歇着那個被大教堂鎮住的小城市而碩大無朋的整塊岩石跟前。經過了那條窄而陡的街道，我便走進地球上給上帝所造的那所最可贊美的哥特式的住宅了。這住宅的闊大，竟像一座城市，其中幾乎全是壓伏在穹頂下面的矮廳子，和被織柱撑起的高廊。我簡直鑽入這塊碩大無朋的花崗石質的珍寶的裏面了，這珍寶可以說是像一段花邊那樣輕。中有樓梯，頂列怪物奇花，而彼此以無數飛橋互相連絡的右塔把牠罩住。

當我走到頂上時，我向那位陪着我遊的修士說：「師父，您在這兒應當很好！」他說：「這兒的風很多，先生！」於是我們瞧着海中的潮水，一面開始談論。潮水在沙灘上前進，很像在上面蓋着一層青色鋼甲。

那修士給我說些故事，一切與本地有關的故事，一些神話，永遠一些神話。

其中有一件，很使我受了打擊。他說，本地的居民，這山上的居民，相傳晚間有人在灘上說話，並且相傳有人聽見兩隻山羊的叫號，其聲一強一弱。那些不信神道者，承認這是那些忽似羊鳴，忽似人呼的海鳥的叫號；但是那些在沙灘上徘徊的晚歸漁夫，發誓說是在這種纏繞這座如

此這隔人世的小城市的一沙一潮之間，遇見了一個陌生的老牧人，引着一隻男子面目的羊和一隻女子面目的羊，在他們跟前經過。這兩隻山羊，滿頭都是長的白髮，並且不住地說話，用一種不能懂的語言互相爭論，隨後都停住了，忽然用全力大叫。

我向那修士說：「您相信這件事嗎？」

他口中喃喃地說：「倘若地球上果有我們人類以外的生命，我們以前經過了多少年，何以不會遇見呢？何以您不會看見呢？何以我不會看見呢？」

他答道：「我們果然看得見在宇宙間存在者十萬分之一嗎？聽罷，譬如風，牠是自然的最大之力，牠推倒行人，吹走房屋，拔起樹木，鼓動海水而成浪山，破壞懸岩絕壁，拿船隻送上暗礁，牠能息，鳴，號，吼，您看見過牠嗎？您能教看見牠嗎？然而牠却確實存在！」（註二）

我聽了這種簡單的推論，便也默然。這條士是一個聰明人，或者也是一個傻子，我不能承認他的推論是正確的；但是祇能默然。他所說的話，我以前時常思念着。

七月三日——我昨晚睡得不好，一定，這兒有一種使人發燒的威力，因為我的車夫害了和我一樣的病。昨日我回家時，就注意了他那種異樣發青的臉色，我問他：

——你有沒有甚麼不得勁，約翰！

——我不能安眠，先生！簡直是我的白日的光陰，吃了我夜晚的光陰。自從您出門以後，這個簡直像氣數一般兒纏住我。

然而其餘的用人却過得很好，不過我很害怕我重新又被牠纏住。

七月四日——我真的又被纏住了，從前的魘魘又都來找我。昨晚我覺得有一個人蹲在我的身上，並且，他的嘴蓋着我的嘴，從我的雙唇之間喝我的生命。是的，他和馬蝗一般在我喉管裏吸我的生命。隨後，他立了起來，而我也就醒了，覺得滿身受傷，受折，幾乎消滅，以致不能動彈了。倘若這頑意兒繼續再幹幾天，我一定又要旅行了。

七月五日——我果然失了理智嗎？昨晚所經過的事，我所看見的事，真是那樣奇怪的，我一想起來，頭腦便覺錯亂！

我按照目前每晚所做的一般，拿房門用鑰匙鎖好，隨後因為口渴，便喝了半鐘兒涼水，事前我無意中便發見了我的玻璃水瓶裏的水，約莫剛好和牠的玻璃塞子相觸。

隨後，我便睡了，於是我便墜到我各種可怕的醜態中之一，一墜到了兩點鐘光景以後，才被一種更為可怕的動搖，拿我從中提出。

請你想想罷，一個人睡熟了，被人暗殺，醒來時肺部

飲了一柄短刀，並且在血泊裏喘息待死，幾乎不能呼吸，而且本人却一點也不懂得來由——咳，就是這件事。

到了我的理智回復了以後，重新又覺口渴；我於是點起一枝蠟燭，向着那張放水瓶的小桌子走了過去。我拿水瓶提起，側向我的杯子；可是一滴水也沒有流出來！這水瓶是空的呀！牠完全是空的呀！開始，我不懂這件事；隨後，我陡然又感着一種可怕的感觸，以致我向一張椅子上坐，我說一坐，不如說向一張椅子上跌！隨後我碰的一下站了起來，向我的四圍瞧了一下！隨後，我又重新審察牠，極力設法猜度。現在我兩隻手發抖了！有人喝了這水了！誰呢？我嗎？我自己，決無疑義嗎？這祇有我能做！那末，我就曾經在夢中立起步行了，我不待知道自己所做的事，竟在這二重的神秘生活裏過了生活，使人疑心我們本身兩個生命，或者疑心我們魂靈痲麻的時節，一個奇異的，不認識的，並且不可目視的生命，時時來運用我們這從人如從己，或者從人過於從己的不自由的肉體了。

唉！誰可以懂得我這樣可厭惡的煩悶嗎？誰可以懂得一個神志清醒的人，帶着害怕，從瓶子的玻璃邊過去，瞧見一瓶水在他睡熟時失掉了所得的感觸嗎？於是我一還守到天明，不敢重新回床安歇。

七月六日——我成了癡人了。昨晚依然又有人喝了那整瓶的水；——或者不如說是我喝了！

到底是我嗎？是我嗎？是誰呢？誰？唉！上帝！我成了癡人了！誰來救我呢？

七月十日——我竟得了許多可怕的試驗。確切無疑，我成了癡人了，然而……

本月六日，我在未睡以前，在我的桌上擱下了些酒，牛乳，水，麵包和新鮮的莓子。

有人喝了——我喝了——全部的水和一點兒牛乳。至於那酒，那麵包和那新鮮的莓子，却毫無動。

本月七日，我重新依樣預備了相同的試驗，這試驗竟給我相同的結果。

本月八日，我在相同的試驗中，除去了水和牛乳。結果，竟無人用去甚麼。

到了本月九日，我在桌上祇擱了些水和牛乳，並且細心地用白的毛士林將那些瓶子包好，用粗繩子將瓶塞縛好。隨後我用銀珠塗紅了我的嘴唇，鬚鬚和兩隻手，然後去睡。

一陣很強的瞌睡，拿我壓住了，不久却又驚醒了。我睡着時絕對沒有動彈；被褥本身，一點痕跡都沒有沾染。

我連忙走到桌子跟前。那些包裹幾隻瓶子的布片，還是斯文不動。我於是懸心吊胆地將案子解開。有人將水喝完了！有人將牛乳也喝完了！唉！上帝！……

我預備一會兒就向巴黎去。

七月十二日——現在已經在巴黎了。我以前那一向完全失了頭腦！我竟是我那神經衰弱的幻想裏的玩物，至少，我在夢裏立起過，走過路，並且做過事，或者我受了一種在世人所謂暗示的影響，雖然事實照然，却是無從索解。總而言之，我的癡病已經近乎狂亂了，而在巴黎的二十四個鐘頭，竟夠得使我安定。

昨天，在那些能使我靈魂裏經過一點兒新鮮而活潑的空氣的拜訪和奔走之後，我便到法蘭西戲院看了一晚戲。那時正演着小仲馬的一個劇本；而這劇本的敏銳強烈的思想竟將我醫好了。寂寞對於正在工作的智慧，真是危險的。我們的四週，應當有一些思維的人和說話的人。到了我們過久了單獨境界時，我們就產生了幽靈所乘的空隙了。

我很愉快地從那些廣衝回到旅館了。在人堆裏的敲擊磨中，帶着嘲弄去回憶前星期的恐怖和搗度，因為我以前竟相信有一個不可目視的生命在我的屋裏居住。我們的頭腦竟是脆弱的，一經遇見一種打擊我們的不可解的小

事，便立時恐慌，立時昏迷了！

以前的事，不如說是「我不懂，因為那原由尋覓不着」，現在我們却立刻想像到一些可怕神秘境界和一些超自然的勢力了。

七月十四日——今日是共和紀念節。我在街道上散步。看見那些花砲和旗幟，我竟像孩子們那樣開心。然而由政府的命令，在一定的日期叫人民行樂，未免傻氣。民衆是無知的人羣，時而頑固地忍耐，時而暴烈地轟動。有人向他說，「你行樂罷」，他便行樂。有人向他說，「你向鄰家打架罷」，他便去打架。有人向他說，「給皇帝投票罷」，他便給皇帝投票。隨後又有人向他說，「給共和國投票罷」，於是他便又給共和國投票。

那些指揮民衆者也是笨貨；不過是換了服從人們，而變為服從一些主義。在這個無一事靠得住的世界上，這些主義，即合是可信的，一定的，和不易的理想，也可以成為一些幼稚的，華而不實的和虛偽了，因為我們耳目所可接觸的聲和光，也是一些幻像。

十月十六日——昨天我看見一件很使我發糊塗的事。我那時在我表妹沙白來夫人家裏晚餐，妹夫是駐紮在林森時地方的第七十六團團長。和我在她家裏做客的，有兩位年輕女客，有一位是巴郎醫生的夫人。這巴郎醫生對

於精神病和人生的異常行動，很有研究，並且這時，他對這些病態，可以做一些關於催眠和暗示的試驗。

他對我們，長久地細述那些由英國的專門家和由法國賽西醫科學校的醫生們所得的可驚的結果。

他所主張的那些事實，在我以為那樣奇怪，以致聲音這是完全不可信的。

他說：「我們的立足點，就是在乎發明自然界各種最重要的秘密中的一件，也就是說牠在地球上那些最重要的秘密中的一件；因為在那些行星上，自然另有重要的東西。自從人類能思想，自從人類知道用語言和文字發表他們的思想，他們早就覺得爲着他們的陋拙而不完全的感覺力，被一種不可測度的秘密所接觸。於是從智慧的努力，極力發育他們肢體上的不健全。當這種智慧依然在初熟的境界中停止進行時，這些不可目視的怪現象的出現，就成爲了普通地可怖的形式了。從這一點，民間對於超自然的迷信和仙鬼的神話，便發生了。我可以說上帝的神話也是一樣，因爲我們對於造物主的概念給我們所有的宗教，竟是一些最平凡，最愚鈍，最不可信，而從萬物的帶恐懼的頭腦所臆造的故實。世上最沒有比福祿特爾的議論更要真的一些的話了，他說過，「上帝依他幻象造人，人也好好地拿這手段報答上帝」。

「但是，自從這百餘年來，我們彷彿預先感覺了一點新的事。梅士美和其他好幾位，將我們送到一條意外的路上，尤其是這個四五年來，我們真的達到了一些可驚的結果。」（註三）

我的表妹也很不相信，便只微笑着。巴郎醫生向她說：「您願意我對您施催眠術嗎！太太？」

「好呀，我很願意。」

她坐在一張圍椅上面，於是那醫生便着手用炫惑的方法，將雙目向她固定地注視。在我，我陡然感受一點兒慌亂，氣緊心驚。我漸漸地看見沙白來太太的眼光發楞了，嘴唇縮捲了，胸部喘動了。

十分鐘以後，她已經睡着了。

「請您坐在她的後面罷——那醫生向我說。」

於是我坐在她的後面，他拿了一張名片擱在她雙手裏，一面向她說：「這是一面銅子；你看見裏面有甚麼？」

她答道：

「我看見我的表哥。」

「他正在那兒幹甚麼？」

「他正揪着他自己的髭鬚。」

「現在呢？」

——他在口袋裏拿出一張照片。

——這照片是誰的呢？

——他自己的。

這本是真的事！這照片是我當日傍晚時在旅館裏收到的。

——在這照片上，他是個甚麼樣子呢？

——他拿着帽子站着。

那末她在這名片上，在這張白的卡紙上所見的，簡直和她向一面鏡子裏所見的一樣。

那幾位年輕的女客都害怕了，齊聲說道：「夠了！夠了！」

但是那醫生發了一道命令：「您明天早上在八點鐘起床；隨後，您便到表兄所住的旅館去尋他，並且哀求他拿五千佛郎借給您那位正要錢花的團長，因為，他正預備告訴您就要旅行。」

隨後，她便醒了。

我向旅館的歸途走着時，一面揣想這種稀奇的試驗，於是便生了許多疑團，這却不是對於絕對之物，以及對於我這位自從童年便如手足的表妹的不必懷疑的忠實而懷疑，却係對於這醫生公然的詐僞手段不甚信任。難道他交付那張名片時，不能同時在這個已被催眠的婦人手裏藏匿

下一面鏡子嗎？職業式的幻術師，本能做一些格外罕見的事。

我畢竟回家了，於是便睡。

今天早上八點半鐘，我被侍者喚醒，他向我說：

——有位沙白來太太要立刻會您。

我連忙穿著停當，請她進來。

她很慌忙地坐下，雙目下視，並且不將面網揭開，她

說：

——表哥，我要求您給我幫一個大忙。

——甚麼事，表妹？

——這件事我很好意思向您啓齒，然而却非啓齒不可。我短少，絕對短少五千佛郎。

——聽罷，您短少五千佛郎？

——是的，我不如說是我丈夫短少這筆數目，他叫我

設法張羅。

我完全受了窘了，以至支吾不能答復，我想她是否真的串通了巴郎醫生來戲弄我，這是否一個在事前預備停當而串演極其圓熟簡單的滑稽活劇。

但是我一面留心瞧着她，我那些疑團却一面自行分散了，這種舉動的痛苦，竟使她焦急而發抖了，於是我才懂得她的喉管裏塞滿了嗚咽。

我知道她是很富的，於是我接濟！

——怎樣！妹夫沒有五千佛郎在他手邊嗎！請您思慮一下罷。您的確知道他托你來張羅嗎？

她如同極力在她記憶力裏尋覓一般，遲疑了一會，隨後便答道：

——是呀……是呀……我的確知道。

——他給你寫了信嗎？

她依然又在沉思裏遲疑。我猜着了她想裏的轉折工作。而她却不知道。僅僅知道她應當爲丈夫向我借五千佛郎，所以她敢於撒謊。

——是的，他給我寫了信。

——在甚麼時候呢？你昨天一點兒也沒有向我說過。

——我在今天朝上才接到的信。

——您能夠拿信給我看嗎？

——不能……不能……不能……信裏帶着許多密語……

……過於私人的話……我早將牠燒掉了。

——那末，他竟欠了一些債。

她依然又遲疑了一會，隨後吞吞吐吐說：

——我不知道。

我連忙高聲說：

——我現在無法籌劃五千佛郎，表妹。

她發出一種痛苦的叫喚。

——慢點罷！我要求您，我要求您，請您去找……

她不禁興奮地又起兩手合着，如同央求我似的。我聽見她的聲音業已變調；她哭了，嗚咽而至於口吃了，完全被她所受的那種不可抵抗的命令所窘，所制。

——唉！唉！我央求您……倘若您知道我如何痛苦……

……我今天就要這筆錢？

——我不禁替她可憐。

——您等會就得到這筆錢，我向您發誓。

她高聲喊道：

——啊！多謝！多謝！您的心真是慈悲！

我接着說：

——您記得昨晚您府上的事情嗎？

——記得。

——你記得巴郎醫生給您催眠嗎？

——記得。

——好，他曾經命令您今天早上到這兒向我借五千佛郎，於是您現在便服從了他的暗示。

她思索了一會，才答道：

——因爲這是我丈夫要求我。

我費了點把鐮功夫，極力去使她信服，但是沒有達到

目的。

到了她走了以後，我連忙跑到了那醫生家裏。他却正預備出去；於是他帶着微笑聽我說話。隨後他說：

——您現在相信了嗎？

——是的，非相信不可。

——我們同到令親家裏去罷。

她受了疲倦的壓迫，已經在一張輪椅上假寐了。那醫生給她診了脈，向她注視了好一會，伸起一隻手向着她的眼睛，看着那雙眼漸漸在這種磁威的不可支持的力量之下完全閉了。

當她已經睡熟了的時節，那醫生說：

——您的團長已經無須那五千佛郎了！所以您應當忘記感爲他曾經要求令表兄借貸五千佛郎的那件事，並且，倘若他向您來談這件事，您並不會懂。

隨後他將她喚醒了。我從我衣袋裏取出一個票夾子：

——在這兒，表妹，您今天早上要求我的那件東西。她竟那樣驚訝，使我到了不敢盤問的地步。然而我却極力引起她的記憶力，但是她極力否認，以爲我戲弄她，結果，幾乎生了氣。

我剛好回來；因爲這種實驗那樣使我迷惑，竟不能吃

午飯了。

七月十九日——許多聽見我述及這件怪事的人，都嘲笑我，我現在竟不知道怎樣思維了。那個聰明的說：「也許？」

七月二十一日——我在巴黎附近河旁的布奇瓦村裏晚餐，隨後，我夜間在游船會中跳舞。一切事，的確要看地方和環境而定。倘若在田鷄島中相信那超自然，當然是滿腔癡勁，但是在聖米奢爾山的頂上呢？……但是在印度呢？我們恐怖地受着那些圍繞我們者的勢力的影響。我預備下星期回去。

七月三十日——我昨天回到我的舊居。一切都好。

八月二日——毫無新聞；天氣異常晴爽。我以觀看塞因河的逝水，消磨光陰。

八月四日——我幾個僕人互相爭鬧，他們說是有人昨晚在櫃裏打碎了我一些玻璃杯子。男僕怪了廚娘，廚娘怪了洗衣的女工，洗衣的女工却一併怪他們兩個。那一個是有罪的呢？誰能夠說出來呢？

八月六日——這一次，我不是發癡，我看見了……我看見了……我看見了……！……我不能再懷疑了……我看見了……！……到現在我依然連指甲裏面都是寒氣……骨髓裏面都是畏懼……我看見了！

那時正是午後的二時的光天化日之下，我在我那塊種着薔薇的小地裏，在那正着花的秋季薔薇的花徑裏散步。

我正在一株有三朵極美的異種薔薇前停步欣賞，我看見了，我清清楚楚地看見了這幾朵花之一的枝兒，如同有一隻不可目觀的手扭着牠一般，自行折轉，隨後，如同那隻手將牠探下一般自行折斷了！隨後，那朵花依着一隻手將牠舉起送到口邊的曲線軌道，自行舉起，並且牠在那透明的空氣中單獨地懸着不動，這可怕的鮮紅一點，那時離我的眼前不到三步。

我發狂了，撲了過去抓牠！誰知我却甚麼也找不着，牠已經失蹤了。於是我竟恨起我自己來了；因為一個清醒而誠實的人，竟有一些如此的神經錯亂的現象，是不容許可的。

這到底是一種神經錯亂的現象嗎？我於是轉過去找那花的枝兒，我覺立時在那小樹上尋着了牠，牠是個介乎乎牠兩朵生在枝上的薔薇之間，新近被人折斷的。

於是，我神魂顛倒地回到屋子裏；因為我現在了然如晝夜相繼之周而復始一般，知道有一個特水和牛乳為食品而能携取搬運物事的不可目觀的生命在我身邊存在，我們的感覺力雖然不能窺察牠，牠却有物質的自然實體，並且牠也和我一般在我的房屋裏居住……

八月七日——我昨晚睡得安穩。他喝了我玻璃瓶裏的水，但是却絕沒有擾我的瞋睡。

我撫躬自問我是否發了瘋。剛才我在河邊的太陽之下散步時，許多的疑問竟壓在我的理智之上，這並非像我在今日以前所有的空而泛的疑團一般，竟是一切正確而絕對的疑團了。我看見過一些瘋子，我知道其中有些除了某一點以外，依然是智慧的，明白的，就是對於人生的一切也看得清楚。他無論談甚麼，都能明瞭它的轉折深刻，然而他們的意思，一經和他們所以致瘋的障礙物相觸，便自行紊亂分散，而墜入這個可怖的，暴怒的，充滿着惡浪濃霧颶風而被世人稱為「狂亂現象」的大洋裏了。

我確然要自信是瘋了，絕對地瘋了，倘若我無自知之明，倘若我不瞭然於我個人的情狀，倘若我沒有用一種完備的明白態度行便分析去測探牠。總而言之，我不過是一個未失理智的神經錯亂者。一種無名的狂亂，一種被現代心理學家極力指點測度的狂亂，將要在我的腦中發生了，在我的思想的羅輯和次序中製定一種深的裂紋了。一些相類的現象，在那使我們橫過一些最難相信的虛無境界散步的夢中實現了，因為檢查的器械，因為檢查的感覺力已經睡了，所以我們並不因而受驚；至於想像的能力却正醒着和工作着。難道不是因為我身上的，神經連鎖的不可覺察

的感覺機關之一，已入麻木境界嗎？世人常於災禍之餘，失掉一些人名或者動詞，或者數目的記憶力，或者有時僅僅忘記一些日期。那思想一切部分的局部錯覺，到今日已經證明了。那末對於我的檢查某種神經錯亂的妄覺的能力，目前已陷入痲麻的境界，也無所用其詫異了！

我一面沿着河沿行走，一面思念這一切。太陽用明麗的光線蓋着河面，使地面成爲快意的，使我的注意，對於人生，對於參差悅目的飛燕，對於窸窣悅耳而在岸邊招展的茂草，都滿懷着留戀。

然而漸漸有一種不能說明的不自在，鑽入我的身上。一種實力，彷彿是一種幽暗的實力，使我痲麻，防止阻礙我前進，叫我後退。我覺得這種回家的需要壓迫我，正像有人將一個心愛的病人留在家裏而豫感他的痛苦增加一樣。

所以我畢竟回家來了，的確知道將要在家裏得到一個消息，一封信或者一個電報。誰知却一點兒也沒有，並且我竟比遇着了一種新的想像上的幻像，還比較驚訝一些，還比較不安一些。

八月八日——昨晚我過了一晚惡劣不堪的境界。那東西却沒有甚麼動作，但是我覺得牠在我身邊，他窺探我，注視我，審察我，鎮懾我，像他這樣潛伏，竟比他由一些

超自然的現象，表明不可目視而常在的出現，更爲可怕。然而我却睡熟了。

八月九日——絕無甚麼，但是我害怕。

八月十日——絕無甚麼，明天將要遇見甚麼呢？

八月十一日——始終絕無甚麼；我竟不能在我家中再蹲下去了，有了這種深入腦海的畏懼和思想；我預備旅行。

八月十二日晚上十時——我鎮日想走，竟沒有辦到；我想實行這種那樣容易那樣簡直的自由權——走出門外，登車向維昂而去——竟沒有辦到，爲甚麼呢？

八月十三日——一個個人到了被某一些病所制，那物質生命的一切彈力，彷彿都斷了，一切勇氣都消了，一切的筋都鬆了，一切的骨都像肉一般兒軟了，而肉却和水一般變成流質了。我在我精神上的生命裏，由一種奇異而可憂的方法，感到了這個現象。我沒有一點勁道了，一點勇氣了，絕無自主之力了，就是將我的意志施以運動，也無此權力了。我不能命令；但是有一個人替我發命令，於是我便服從。

八月十四日——我已經失敗了！有一個人占有我的魂靈和統治我的魂靈！有一個人指揮我一切動作，我一切思想。在我本身上絕不算甚麼，不過是一個被我所做的一

切事情的所恐嚇所奴視的旁觀者罷了。我想出外，我竟不能。他不願意；於是我便渾身發抖，神志昏迷，在他給我指定坐下的一張園椅上坐着不動。我只想起來一下，托起來一下，使我相信尚能自主。然而我不能！在我這坐位上被人釘住了；而我的坐位又和地面相連，以致沒有一種力量能將我托起。

隨後，陡然，我應當，我應當，我應當到我園子的那一頭採些莓子給自己吃。於是我向那兒走。我踩了些莓子，並且吃了一些！唉！上帝！上帝！有一偶上帝存在嗎？倘若有一個，請上帝解放我！救我！助我！原諒呀！憐惜呀！開恩呀！請上帝救我！唉！何等困難！何等恐怖！

八月十五日——當我的表妹來向我借五千佛郎時，他是怎樣被人占有被人統治的。她受了一種外來而侵入她身上的命令，正像另外一個魂靈，正像一個寄生而有統治權的魂靈。世界果然要完結嗎？

但是這統治我者，他是誰呢，這個不可目觀者？這個不可認識者？這個一種超自然民族的徘徊不去者？

可是這些不可目觀者畢竟存在！那末，何以自從有世界以來，他們還沒有從一種確定的方法，像對我這般自行表現過呢？我從沒有在書上，見過有甚麼像在我家裏出現

的這一位。唉！倘若我能離開我的家，倘若我能去能跑，並且再不回來。我就可以得救了，但是我辦不到。

八月十六日——我今天竟像一個囚犯，偶然遇着他的獄門開了一般，在外面跑了兩點鐘之久。那時我陡然覺得我是自由的，並且他已經去遠了。於是很快地叫人套車並且到了羅昂。唉！何等愉快，我居然能對一個服從命令的人說道，「到羅昂去！」

我叫車子在圖書館的門口停住，於是進去，請館裏拿海爾陶士博士所著的一本關於討論古今世界的未經認識的民族的大著作借給我。

隨後，到了上車之後，我曾經要說「到車站去！」不過我已經——我沒有說，我已經用一種高得使行人都回顧的聲音喊着「回家去！」於是我便因煩悶而糊塗，竟跌倒在車裏的靠枕上。他已經找着我，並且擒住我了。

八月十七日——唉！昨晚何等難受！何等難受！然而我彷彿應當變成快樂的。我看書一直看到午前一時！海爾陶士，哲學彙粹物學博士，拿一切在人的四週徘徊的或者被人夢見的不可目觀的生命的歷史和表現，都記載出來，並且連他們的來源，威權和實力，也都描寫盡致。但是其中沒有一個和這位給我打攪的相類。有人說，人自從能思想，早已豫覺到和疑慮到一個比他強一些的生命，

——在這世界上繼他而起者，——並且感覺他和他相離不遠，却不能推察這位主人翁的種族，於是他便在他的恐怖裏，創造了一些幽隱生命的想像上的民族，從恐懼所生的模糊幻影。

所以，在讀到午前一時以後，我便坐在那洞開的窗口，當着那黑暗裏的和風，去清醒我的頭腦和思慮。

氣候和暖！我以前若遇着這種晚景，一定便捨不得！那時不見月光。星辰在黑暗的天頂閃爍不定。究竟誰住在那些世界裏呢？其中有一些甚麼樣的動物植物和人類，而其形狀又是甚麼樣的呢？那些在這些遼遠的諸世界裏的思想者，能比我們多曉得一些甚麼呢？能比我們多幹一些甚麼呢？能看見我們所絕不認識的甚麼呢？他們中的一個，早晚或者有一天，能像從前的諾爾曼人渡海去征服一些比較弱小民族一般，穿過空中而達地球，占領地球嗎？

我們在這一粒浸在一滴水中的旋轉的泥丸之上，都是那樣孱弱的，那樣解除了武裝的，那樣茫無知識的，那樣纖小的，我們這些人！

我就是這般在夜晚的涼潮裏打我。

唉，大概在睡了四十分鐘之後，我被一種不可知的含糊而奇特感觸的弄醒了，於是絕不動彈地將雙目打開。開

始，我絕無所見，隨後，我陡然覺得我桌子上那本打開着的書的一頁，剛才竟獨自翻動一下。從窗口，絕無一點兒風可以走進屋子裏來。我自自然受點驚訝，於是我靜候着。四分鐘光景以後，我看見了，我看見了，是的，我親眼看見了另一頁書，如同有一個指頭翻着一般，自行向空中托起，並且自行翻動而蓋在前一頁的上面。我桌子邊的那張圍椅却是空的；但是我悟到他在那兒，他坐在我左的位上，並且他正在那兒看書。我轟地一下跳了起來，像一個動物發怒而預備撲穿牠的統馭者的肚子似的一下跳了起來，橫斷我這屋子去捉他，去箍他，去殺他！……但是我那圍椅，在我未曾和牠相接時，已經如同有人從我前面逃走一般，自行翻到了……我的桌子搖動了，我的油燈掉了，熄了，並且我的窗子，如同被一個受驚夜遁的竊賊抓住而使勁往外一帶似的，自行關閉了。

所以他畢竟跑掉了；他以前有些害怕，怕我，他！

那末……那末……明天……或者以後……或者隨便那一天……我將來應該可用手抓住他；並且將他壓上地上！難道一隻狗，有時，絕不咬牠的主人或扼牠的主人嗎？

八月十八日——我思索了一天。唉！對的，我將來要服從他，順從他的衝動，實行他的一切意志，使我降志辱身，他是世上最強的。但是一點鐘就要來了……

八月十九日——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一切！我剛才在科學世界雜誌上看了這樣一段話：「一件頗為奇異的，聞由巴西的京城傳到此間。一種狂病，一種流行性的狂病，和中古時在歐洲盛行的傳染狂亂現象相似，這時正在聖……省為。那些受了驚的居民，離開了他們的住宅，離開了他們的村落，放棄了他們的農事，自稱如同一種人性的家畜相似，被一些可觸而不可見的生命所追逐，所指揮，所統治，那情形，儼如一些乘他們睡熟以他們的生命為食料，而且祇飲清水與牛乳，絕不擾及他物。」

「亨利蓋次教授同着好幾位有名醫生，已起程赴聖保羅省，以便就地考查這種驚人狂病的根源和表現，並且向巴西皇帝奏請頒行那種最適於使這些種狂的人民恢復理智的制裁。」

唉！唉！我記得了，我記得那隻在本年五月八日從我窗子前經過的，極漂亮的巴西三桅船了！那時，我覺得牠是那樣的潔淨的，那樣雪白的，那樣悅目的！原來這「生命」就在那船上，從那邊——他的入種的發源地——到歐洲來！於是他看見我了！他看見我的房屋也是白的，於是從船上跳到岸上了。唉！上帝！

現在，我知道了，我猜着了。人的勢力，已經完了。他已經來了，那個被那些撲實的民衆的初次恐怖所疑

慮者，那個被那些不安的神甫們所被除者，那個被那些幻術家不待見其真像而從黑夜所顯出，並由豫或假以或妍或媸的仙鬼的形狀者。人類中的最敏銳者，從原人式的驚愕的粗劣知識之後，早已格外明晰地預料着有他。梅士美早已猜着了牠，而那些醫生們在十年以前，早用一種精確的方法，在「他」本身未曾表現實力時，發明了「他」實力的本質。他們使用這個新的造物主的武器，對於轉而為奴的人的魂靈，買弄了一種神秘的意志的主權。他們叫這東西做磁感術，催眠術，暗示術，……我知道甚麼呢？我曾經看見他們像一些不謹慎的孩子們似的，拿這種可駭的實力當作玩意兒頑耍！我們的不幸，人的不幸！他來了，那個……他姓甚麼呢，……那個……我彷彿覺得他正向我叫出了他的姓，不過我聽不真……那個……對的……他正叫出了他的姓……我聽見……我不能……重述……那個……荷爾拉……我已經聽真了……那個荷爾拉……就是他……那個荷爾拉……他已經來了！（註四）

唉！禿鶯吃了斑鳩，狼吃了羊，獅子吃了有利角的水牛；人用刀，矢，火藥，殺了獅子；但是荷爾拉將要用我們對待牛馬的方法對待人類。人類因為他的意志的唯一實力，竟成了他的物件，他的奴僕，和他的食料；真我們的不幸！

然而，動物，有時竟能反攻和殺害那些制馴着牠們的……我，我也要……我將來能夠……但是我應當認識他，觸得到他；看見他！那些專門家說畜類的眼睛，和我們的不一樣，不能像我們的能夠分辨一切……然而我本人的眼睛，也不能分辨這個正壓迫着的新客。

爲甚麼呢？唉！現在我記得聖米奢爾山的那個修士的議論了，他說：「我們果然看得見在宇宙間存在着的十萬分之一嗎？瞧罷，譬如風，牠是自然的最大之力，牠推倒行人，吹走房屋，掀起樹木，鼓動海水而成浪山，破壞懸岩絕壁，拿船隻送上暗礁，牠能息，能鳴，能號，能吼，——您看見過牠嗎？您能夠看見牠嗎？然而牠却是確實存在！」

並且我依然懸揣：我的視官是那樣的，那樣不完全的，卽令那些固體物，也不能分辨牠，倘若他們像玻璃一樣地透明！……所以倘若有一塊沒有塗水銀或塗錫的大玻璃擋着我的去路，我竟可以像一隻飛進屋裏的小雀子在窗子口的玻璃上撞開腦袋一般兒撲了進去，此外不是有成千累百的物件能誤我的視官和迷我的視官嗎？那末對於我的視官，不知道窺破一個新的透光物體，又何必駭怪！

一個新的生命，爲甚麼不然呢？他應當必來！何以我們會算是那些最後的呢？我們不能像分辨那些先於人類而

發生的其他一切，一般兒去分辨他！這就是他的本質格比我們的完備，他的身體格外比我們的精巧，可憐我們的是那樣弱的，那樣笨的，摻雜了那些時常發覺而時常像一些過於複雜的彈簧一般地被壓的肢體，我們那個像一棵樹一隻畜牲一般活着，而困苦地依賴空氣，草秣，肉食爲食物的身體，真不過是一部有病的變形的和腐化作用的被拘囚的獸性機械；這機械是發喘的，動作不準確的，簡陋的，奇怪的，費了良工的心血而製造不良的，所以是一個精粗兼備的作品，一個可以變成聰明睿智的生命的初創模型。

從蛤蚧數到人，我們這幾個兒在這世界上真是至微之至微。自從那分隔一切異類的連續出現的時期一經完結，何以不會多一個呢？

何以不會多一個呢？何以也沒有其他那些有偉大不可思議而香聞數百里的花和樹呢？何以除了地，水，風，火，以外，沒有其他的原質呢？牠們一共四數，四數以外不多一個，這些做一切生命的營養之父母者，何等可憐！何以牠們不是四十，四百，四千呢！一切真是貴的，賤的，賤的，授予者何其吝，發明者何其儉，製造者何其拙！唉！象與河馬何等豐腴！駱駝何等都雅！

但是，譬如蝴蝶，我們能說那不是一朵飛動的花嗎？

我夢見一個，其大備如宇宙的百倍，而兩翼的形狀，華美的色彩和動作，我竟不能言狀。我現在遠看見地……牠從這星球飛到那星球，用牠的鬚毛所生的輕捷而和諧的嗶吸，使各星球都清涼了，芳潤了！……而那邊高高在上的居民，都感嘆歡喜，瞧着牠經過。

……

我究竟有些甚麼？就是他，他，那荷蘭拉光顯我，他將狂病傳在我身上！他鑽入我身上，他成了我的靈魂！唉！我將要殺他！

八月十九日——我將要殺他。看見了他！昨天晚上，我曾經坐在我的桌子旁邊；我格外留心地假裝寫字。我知道他一定會繞着我來徘徊，並且相隔不遠，那樣地不遠，竟使我也許能夠撞着他，抓着他！於是……於是我便可以有那些失望者的氣力，我可以我的手，我的膝，我的胸，我的額，我的牙齒去扼他，壓他，咬他，撕他。

隨後，我出了我全部的超奮的肢體去探窺。

我點上了兩盞煤油燈，和爐台上的八枝蠟燭，彷彿在這樣的光明裏，我可以發現他似的。

我的對面有一張床，一張橡木柱子的舊床；右邊，爐台；左邊，那房在久開以引他之後才去小心謹慎地鎖好了的門；我的後面，一座每天供我梳洗穿着之用，而每逢在

前經過必定從其看到腳的很高的嵌鏡衣櫥。

我爲着哄他，故意假裝寫字，因爲他也窺探我；隨後，我陡然覺得他已經在那兒，我確然知道他從我的肩膀上讀我所寫的，他和我的耳朵接觸。

我伸起兩隻手立了起來，一面汎疾地向後一轉以致幾乎跌倒。哼！行嗎？入眼的光線，光明得和白晝一樣，並且我並不能在鏡子裏面看見我！……那鏡子是空空洞洞的明亮的，深遠的，輝煌的！我的影子並不在內，然而我却

在鏡子的對面！那面大鏡子從上到下，我都看見。於是我用發楞的眼光瞧着他；並且不敢前進了，不敢動彈了，雖然覺得他在那兒，但是那個有不可捉摸的身體，而能吞沒我那在鏡中的反影的他，依然會從我身邊逃跑。

我那時真害怕！隨後陡然一下，我開始看見我在一種霧氣裏，在鏡子的深而遠的處所，在一種如同穿過一幅水簾似的霧氣裏；於是我覺得這水由左滑到右，慢慢地又由左滑到右，使我在那鏡中的反影，一秒鐘比一秒鐘地漸加正確。這正像日蝕或月蝕的餘波一樣的。那個遮蔽我的東西，彷彿絕沒有輪廓分明的界線，不過是一種由混濁而一步一步自行清朗的透明現象罷了。

末了，我居然能充分地分辨自己，和我每天向那鏡子裏面顧影時一樣。

我已經看見他了！恐怖依然在我腦裏，依然使我不寒而慄。

八月二十日——殺他，怎樣辦呢？因為我不能撒播着他！毒藥嗎！但是他會看見我拿毒藥放在水裏；並且我們的各種毒藥，對於他那種不可捉摸的身體，能發生作用嗎？不能……不能……決無疑義……那末？……那末……

八月二十一日——我從羅昂找了一個鎖匠來，叫他給我的臥房，摹仿巴黎某幾處特別府第的樓下屋子的防賊方法一般，做幾扇鐵的百葉窗。他不久就可以給我辦妥，並且另外做了一扇鐵門。我竟自認是一個懦怯者，但是我祇能自己嘲笑而已……

九月十日——在羅昂的大陸旅館。那件事已經辦好……已經辦好……但是他死了嗎？我的魂靈，竟因為我所看見的而迷亂了。

昨天，那鎖匠業已裝我的鐵百葉窗和門安配停當；此後我便聽其全部敞開直到夜半，雖然那時氣候漸漸冷了起來。

陡然我覺得他已經來了，於是一種得意，一種使我發狂的得意將我罩住。我從容地站了起來，一來一往地走了些時，使他一點也不能揣測；隨後，我脫了皮靴無精打采地將便鞋蹬着；隨後，我將鐵百葉窗關好，便安步向着門

口走去，拿那門的鎖簧旋了兩轉。於是再走到窗子跟前，用一把明鎖將牠扣住，而將那鎖匙擱在我衣袋裏。

陡然，我悟到他在我的四周騷動，他居然也害怕起來了，他命令我把門和窗子都打開。我幾乎屈服；畢竟尚沒有到那一步，但是靠着門站着，把門微微打開了一點兒，使得僅僅有使我用退却方法通過的地步；因為我身體本高，所以竟和門掃微觸。我那時確然知道他不會跑，並且將他關閉在內，單獨關閉在內，單獨！何等得意！我捉住他了！於是，我跑也似地走下樓來；從我的客廳裏的裏面——正在我臥房下面——拿了兩盞煤油燈，於是拿燈裏所有的油倒在地毯上，傢俱上，各處都有；隨後，我拿火引燃，把大門的鎖簧旋了兩轉，關的結結實實，便自行逃走。

於是，我走到園子的那一頭，在一叢桂樹的林子裏躲藏起來。那真是長久，那真是長久！全世界是黑的，啞的，靜的，沒有一點兒風，沒有一顆兒星，只有一些我所看不見的黑雲，儘管看不見，但是那些黑雲壓在我的魂靈兒之上，是那樣的沉重的，那樣的沉重的！

我瞧着我的房屋，我等着，那真是長久！我竟已相信那火業已熄了，或者他將火弄熄了，他，當樓下的一個窗被火力爆穿時，於是立時一條火燄，一條紅而黃的，長而嬌的火燄，沿着白的牆壁上升，直達屋頂為止。一線微

光，透入樹叢裏了，透入枝葉的叢裏了，同時一股寒氣，一股因害怕而生的透氣也來了！鳥獸都驚醒了；一隻狗開始叫着，我彷彿以為是天明了！一會兒另外的兩個窗子也炸開了，於是我看見我房屋下層的全部，不過是一大堆可怕的炭火，但是，一種呼號，一種可怕而酸辛刺耳的呼號，一種婦女聲音的呼號，在黑暗裏穿過，並且，兩個屋閣上的兩個窗子也自行打開了！我原來忘記了我的男女工人！我這時看見了他們的那些發狂的面目，和他們那些向空中攪動的胳膊！……

於是，因恐慌而失了魂的我，便開始向那村裏狂奔，一面狂呼：『求救！求救！救火！救火！』我撞見了一些已經向着這廂而來着熱鬧的人，於是同了他們轉來！

那房屋到現在不過是一堆駭人而燦爛的柴火，一堆巨靈一般而光照大地的柴火，一堆其中燒人並且也燒「他」的柴火，「他」，我的俘虜，新的生命，新的主人，那個姓荷爾拉的！

陡然，那屋頂全部，已經在各面的牆壁之間下陷了，於是一座火焰翻騰的火山向空中噴射，直到天頂為止。四處盡是一些在洪爐上打開的窗子，我看見了那個充滿了火焰的大桶了；於是我念及他就在那兒，在洪爐裏，業已死了……

死了嗎？也許……，但他的身體呢？他那透光的身體，對於那些可以使我們殺身的方法，難道竟不是不受摧殘的嗎？

倘若他沒有死呢？……也許只有時間，能夠拘束這個不可目觀而可怕的生命。倘若他應當害怕，為甚麼這個透明的身體，這個不可認識的身體，這個精神上的身體，也怕傷害，殘廢，天折呢？

天折嗎？由他而來的人類的驚愕！繼人而起者，就是這個姓荷爾拉的。——繼這個可以每日每時每分因一切災禍致死而起者，就是這個業已光降的，僅於某日某時某分死了的，因為他業已達到他的存在的限制！

不對……不對……毫無疑議……他決沒有死……那末……那末……我將來只應自殺，自殺！

（註一）此則似應為「五月十一日」；但原文作「二十一日」故仍其舊。

（註二）此則及前則，均為連敘修道士的話，倘其間另有由寫日記者所說的話一則，則更明晰。不過我所據的原本是連敘的，故也仍其舊。——此譯本的原本，係巴黎的倭倫采夫書店所發行的名家小說叢書裏的莫泊桑集的第十一本。

（註三）梅士美（Meyner 1738—1815）德國醫藥

家，曾發明動物磁感學。

(註四) 荷爾拉 Herra 爲西班牙人及葡萄牙人流行之

姓，巴西本爲葡萄牙人殖民地，故作者引用之。

最後幾行

這一期上，本來還有一篇傅雷君的「湖上通信」，雖然已排好了版，但因為幅頁關係，祇好移到下期去了。

伏園先生已同春苔嬰珏怡冰諸君到巴黎去了，除春苔先生已有稿子來外，伏園先生也說將旅法的觀感隨時錄寄，我想，這該是喜愛他的文字的朋友們的好消息罷。

本刊從五卷一期起，已改爲月刊。從前已經脫期多時，以後，我們總希望它不再延誤，常能按時和讀者相晤。

近來刊物雖多，但似乎都呈疲乏的樣子；我們對於自己的刊物，當然也有這種感想，希望愛護本刊諸君，常常援助我們，給我們以新的精銳的力量。

嚶嚶書屋巴黎部簡章

- 一、本書屋巴黎部業務爲(一)代售國內新出版物，(二)爲國內學人代購法德文書籍。
- 二、託售新出版物，可送交上海哈同路民厚里六三二本書屋，經本書屋認爲在國外可有銷路者，由本書屋寄交巴黎部。
- 三、定每年六月底及十二月底爲結帳期，本書屋憑巴黎部報告，與各同業結清帳目。
- 四、託購法德文書籍，可先將書名(能連出版者及價目開示更好)寄交下開本書屋巴黎部地址，得本書屋巴黎部覆信連寄費折合華幣若干，卽憑單攜款赴哈同路本書屋取書。
- 五、如有託爲探聽巴黎出版界消息，及託取巴黎出版何科新書目錄者，巴黎部同人願盡義務代辦一切。
- 六、本書屋巴黎部地址如下：

Madame et Monsieur F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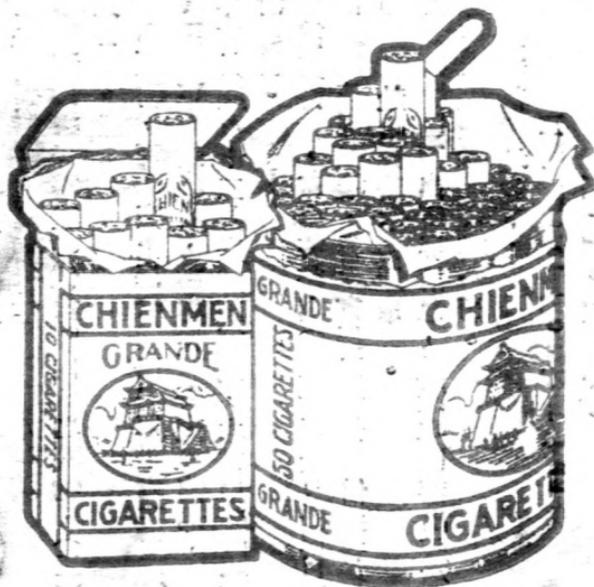
Yin Yin Librairie

59 Avenue de Saxe

Paris 7e

大前門

素負盛名之高等香烟



注意

優待顧客
特價出售

伍拾枝罐

每兩罐售大洋壹圓

拾枝包

每包售大洋壹角